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六十)

卷四
卷四
卷五
卷二
卷七
至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二目錄

卓行十

彭佑

徐夢麒

顧一本

范義買

潘蘊洪

張瑛

白斑

彭淀

張大綸

王敏

潘榮錦

鍾國品

唐德權

胥汝衍

高斗

劉章 彭其位

劉捷

蔣衡

徐萬寶

潘善人

慧子

胡申潮

朱天遺

厲長灝

范毓韻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二目錄

三
月
廿
二
日
癸
巳
年
三
月
廿
二
日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

彭佑

君姓彭氏諱佑字承吉號訥庵始祖宋東京畱守參軍忠扈隆祐
太后南遷遂居南昌七世祖制使義斌眞定之戰與弟五人同日
死事載宋史家聲顯江右至明季衣冠尤盛諸父昆弟多顯仕君
旣冠而諸公皆次第罷歸父禹功尤砥學行深藏不仕君遂力田
以養且耕且讀書足跡不至城市父母歿年近四十始有四方之
志君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於粵東時三藩

逆亂君與甯都魏際瑞以策說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
府金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
冢數百居民洵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語光祖掘濠計誠便第深
廣踰常民且以役死莫如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
中骨光祖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惠未幾城下君在軍數年倦遊
將歸會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
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免胄涕泣立
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眾辱之於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
見而屈云光祖將上功用君攝監司而君遂行抵廣州撫蠻滅寇
將軍傅宏烈以書幣迎謝曰公惟忼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一親

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賊詭計約傳入營果遇害君在軍
諸公所遺金幣皆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
四世十喪凡族媼及朋友之子不能殮不能娶者多代營焉生平
志節忼慷遇王公無所屈履險歷變坦然如平常及家居豪暴人
侵凌詬誶避之如畏然君近四十始出遊旋歸數年復出至五十
竟歸始出遊娶夫人郭氏近四十矣後舉四子及孫皆登甲乙科
一子官翰林君年九十有二夫人八十有二實親見之夫人江甯
名家女善治家子貴後猶勤內事與君布衣蔬食蕭然如故云君
生明天啟癸亥七月二十三日歿今康熙甲午九月十六日夫人
生崇禎癸酉月日歿今康熙甲午某月某日子廷典廷謨並戊子

舉人廷訓翰林院編修廷誥癸巳副榜女一適士人孫五長元璵
與廷誥同中副榜貢太學以某年月日合葬某鄉某原銘曰
既挾策以干時乃成功而不尸嗟心迹之相判繫惟君其自知

右墓誌銘方苞撰

徐夢麒

徐夢麒字忠移潮陽人少孤從叔父明經轍受業博極羣書以五經中辛卯副車甲午登賢書性剛方不屑治產業家貧甚處之泰然所得脩脯悉與轍子均分事叔母如母邑人推孝友焉先是麒爲諸生教授達濠有寒士陳姓者邑之華里東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已而陳病且死與麒訣曰死不足惜但無後負不孝罪耳昔有某齋婦一男頗佳願爲某嗣有成議今已矣言訖嗚咽而卒家不能具殯斂麒拮据爲之經營窆焉訪所謂齋婦男者則陳外遇產也笑且嘗曰豎子作此不切事今死矣弗足責無後爲大猶愈於他人子也詢其狀非六金不可麒徧貸親朋得金六

取其子躬抱送至陳家里人聞輿中有呱呱而泣者以爲女客來矣比至門停輿皆駭愕不知爲誰氏親眷羣趨視輿夫揭簾見抱見者出則龐然長髯昂藏一丈夫也里人皆大笑麒從容呼其父母告以故舉兒昇之里人皆感激或泣下相謂曰此義人也麒仍時省視周其困乏今兒已成立且生孫矣麒生平慷慨好義大都類此

論曰麒爲人孝友方正敦詒行重廉節鄉人以未竟其用惜之獨詳細事何予存孤也事莫大於義敦師厚友風化所關況繼人絕世乎使一鄉一國聞風效尤則鄉國之民歸厚矣麒生平大節無踰於此烏可以細行目之

右小傳藍鼎元撰

右小傳藍鼎元撰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11

顧一本

君諱一本字飲和故編修江都顧公諱圖河三子公以詩振聲淮
海間登上甲鄉人榮之故諸子皆近文章余會試出公門公喪自
楚歸始見君江甯舟次隨赴弔至君家君從諸兄後退然未嘗一
接語言其後君師吾友胡襲參襲參言君好書稟氣不類世俗人
君娶於江甯龔氏其俗不親迎而母將女至壻家爲苛禮以抑壻
一夕稽首至二十有四妻之母坐而受之古者九拜稽首最重非
君父無所施而數止於三見於傳者惟楚臣申包胥乞師秦庭九
頓首而坐外此無有唐顯慶禮子拜父坐母立受事妻之母隆於
君父最陋俗之宜革者偶爲君舉之君遂執禮以爭婦家陳說百

方卒不可奪余自是知君植志果異於眾人君家大橋遠城市而多故家族姻比屋居林沼相錯余每至君家君兄弟常靜習宅後小園竹樹葑鬱誦讀聲鏗然間引余過旁舍亭廡籬落泉石花蔭無不可愛余嘗謂君吾輩爲衣食謀促促至衰老學不殖而落行澗於俗皆此之由子年少守先人田廬諸兄持門戶俯仰泰然用此學古人之學而企其行孰相難者君忻然若有意於余言自余遭難北徙違離五六年未知君所造竟何似而君伯兄友訓以書來訃君中暴疾死矣君侍母疾服勤羸其躬居父喪毀瘠稱禮邇歲約諸史之文欲自成一書絕筆於南史卒之前夕猶編錄不自休友訓云君生於康熙己巳三月卒於乙未七月年二十有七子

季炎甫四歲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有軋其萌而或剔之有坦其行而頓踣之惟縱浪於大化孰究測
之

右墓誌銘方苞撰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

范義買

偃師孝廉陳君嘉猷語余晉中賈范姓貸其鄉富人段姓金買遷洛汝間初折閱益銳身爲之積三十餘年利慮矣范曰吾利之贏由段氏計息有二千餘金不可久通乃載以歸段而晉富人例通項二十餘年不能償者焚其原劑簿內亦削其名至是段堅辭以無其事范以年月子母相俾懇請納之段反訝重賂驟投爲懷他意怒見辭色並起逐之范涕泣行悵惘無策又不肯沒爲己物因思常往來嶽嶺陂道路險峻行旅艱之乃告諸參駕店士民罄所攜歸段姓金伐石登崖長五百餘丈成坦途霖雨冰雪升降無苦立碑阪下歸美於段不列己名亦不令段姓知之范老歸晉十數

卷四十一 卓行十

七

年前其子猶遣人查勘崩剝處修補如舊士民至今稱道不衰余
修邑乘於藝文內錄 國朝新安呂司農履恆平治粵嶺碑記稱
澤州賈人段姓潤色修補之功爲康熙五十四年事距今七十年
矣豈士民求司農撰碑時竟滅范賈之美專載段姓功耶是范賈
之不忘本不掠美不好名雖古義士何以加焉而令其湮沒不彰
非理也段姓固正直然亦循其鄉例之舊豈料數千里外名列通
衢藉范賈垂貞珉於不朽其爲贏利抑洪矣然則世之黠於網利
索算錙銖猶牙睚目剝膚擢髓以病逋者抑獨何哉抑獨何哉因
作晉義賈傳以報陳君焉

右傳張九鉞撰

潘蘊洪

君諱蘊洪字函三湖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與余俱供事蒙養齋性孤特自遂意所欲爲雖重得困不悔也所欲言聽者色倦語而不舍用此眾指笑爲愚惑吾母之喪卜權厝近郊與君行度地會日暮余畱宿而君堅欲歸歸則陷積水中終夜匍匐臥疾累日及相期再行欣然無難色君在湖籍博士弟子第一至京師御試入修書館復第一以未入太學例不得試京兆上特命內閣下其名禮部送棘闈羣士皆驚君自負才望謂科名可垂手得及數試不克而同館士強半舉甲乙科忽忽減食飲余謂君士果自負當與百代人絜短長今直省鄉貢間三歲必千餘人君乃以不得與

於千人者而發憤以死邪其疾也聞方藥輒試余憂之曰子非死
疾也而漫試百藥子必死君感焉淚漬於眶然竟不能止也戊戌
夏四月晦前三日余赴熱河走別君相視而嘻曰吾疾已愈矣越
四日而死君近歲益窘空數典衣道逢廢疾饑人即使持去嘗遊
江西鄰舟覆挈其夫婦子女行千里而致其家授經齊魯間積百
金將歸會大祲死者相望惻然出傭力瘞埋罄其裝余意其尙有
瘳而竟止於此既卒踰年館中士友咸出其力乃得以某月日歸
君之喪而屬余爲銘以畀其孤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某原銘曰

一之不施而信其積者誰既歸骨於而宗尙其無憾

右墓誌銘方苞撰

右墓誌銘方苞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ノ

張瑛

張瑛字玉采汾陽縣人家素饒每於歲杪出粟若干周鄉鄰中之貧者以爲常康熙三十六年饑瑛既出財粟助振而振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於門皆自貶損價值瑛第如其願售之價視平時蓋不及十之二於是得田且千畝明年大熟瑛徧榜各村曰願贖者聽市旬盡贖去人咸謂瑛長者其行事大致類此瑛所居曰西官村先是順治六年姜瓖之亂東官村趙姓者眾乘亂劫其家男婦俱被殺獨一穉子奔至瑛所瑛納之眾來索瑛曰是不可得必欲得者吾兩村且鬪視強弱及亂平瑛助趙氏穉子曰諸官治罪者十餘人當盜賊之遽起也瑛之村人將逃避賊瑛曰賊至未

國朝書局影印 卷四十三
可知而先離散能保卽獲全乎孰若爲守計眾以村故無砦堡難
之瑛曰砦堡誠不可猝爲環村而溝焉其可遂相率爲溝廣一丈
有奇深倍於廣東西設吊橋各一瑛又以其家樓堡封貯村人財
物其中旣而賊大至踰溝村之人退入樓瑛見一賊方據椅坐左
右指麾急趣有力者舉石礮投擊中之身首俱碎立斃乃其渠魁
也餘賊怒攻之急樓上瓦石亂下不得近乃取薪積於門欲火其
樓宅舊有井僅供汲用至是泉忽大涌男婦遞傳水於樓以撲火
賊計不得施又失其魁數日稍稍去瑛曰可以出而逐之矣相與
持械出大呼擊鬪賊奔潰方是時瑛年纔十有九遠近村被賊殘
破不一處而瑛之村獨完聚如平常人服其智勇瑛九十有一歲

視聽不衰不脫齒行不杖一日無疾卒

右傳戴震撰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二 車行十

白斑

康熙癸巳春余出刑部獄卽通書吾友清澗白君玫玉玫玉以書報曰必來視子庚子其弟玳玉以守選至京師曰吾兄歲爲裝而喪荒滯之今行有日矣踰歲絕音耗而凶問至余自童稚從先君子見楚越耆舊長遊四方海內知名士十識八九聰明博達愿謹耿介者時時有之獨未見才識足以立事確然可信如古豪傑之士者及得玫玉始驚喜出望外辛卯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制府噶禮廉使焦映漢俱夙憎余欲因事以螫會玫玉客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所竟賴其力以免困辱玫玉文學重鄉里以拔貢生授高陵縣教諭稱疾不就而客遊諸公間于中丞準其舊交也

巡撫江蘇以重幣招至則與要言曰君以蔭起富貴至此豈君之能以乃祖清端公風節著朝野耳今爲大府而莅其遺民果能繼前人之廉公恢張教治以大庇民則某不敢辭若苟焉爲眾人所爲又安用余越數日假他事以行白氏五世不離居異財攻玉終世客遊齋裝皆盡之族姻朋友幼工書得魏晉人遺意中歲爲詩雄直過人或欲鋟諸版曰士乃以茲自名耶余在難同學二三君子時就縣獄中多欷歔流涕惟玫玉毅然無別離矜憫之色玫玉諱斑以順治丁酉生享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宗舜明萬厯丁酉舉人知山西蒲州祖諱慧元崇禎甲戌進士直隸任邱縣令以忤宦官落職會亂城危士民扳援畱守死之贈河南按察司僉事父諱

補宸順治乙酉舉人三原縣教諭妻郝氏無子以伯兄之子子正嗣女四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人之生也而無以爲吁嗟乎古其有斯

右墓誌銘方苞撰

皇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三

彭淀

君諱淀字定夫號蔚村河南歸德府夏邑縣人也按彭氏先世系出江右自君七世祖徙居中州之夏邑縣六世祖諱中美嘉靖乙酉舉於鄉高祖諱好古以丁酉舉人知直隸新城陝西同官兩縣事萬厯辛丑曾祖諱端吾以進士初入御史臺抗論時事疏數十上權倖膽落卒爲中傷外補參知尋入謫籍光宗卽位有詔求舊擢右通政因東林致仕祖諱堯泰熹廟時爲中書舍人不附逆璫棄官歸父諱舜齡順治己丑進士司李嘉興分校鄉闈所得皆一時名儁然幾爲仇東林者所傾陷及事雪補登州尋有子七之變憂勤軍務卒於官君登州公仲子也生而穎異襁褓時偶語名物

再問輒指以對因舉書示以字字復然百不一誤也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其時梁園侯朝宗太邱練石林及邑中崔正誼李萬宗俱以能文稱數公相矜率於人未嘗輕許可而君年少與之游稱莫逆交蓋文章聲價相頡頏也君具經濟才讀書識大義負至性喜好不苟同於俗登州之司李嘉興也時 國事初定鎮撫士民良不易每以不得盡子職爲念中書公寄書慰之曰有孫善事我能承汝志矣君奉鳩杖朝夕追隨不敢少離左右及卽世登州哀毀骨立凡治喪營葬皆倚君君盡禮竭誠巨細畢舉登州旣補任登俗悍健訟有疑獄株連者無算案積日久惻然曰嗟乎冤哉吾終不忍以疑獄殺此數十人因顧謂君汝意云何君對曰昔歐陽

公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乃苦心反覆詳審卒破成案開釋無辜于七之亂變起倉猝人心洶洶城且旦夕破登州公躬冒矢石而君故知兵法得賊情偽虛實其籌畫山川形勢要害如指諸掌芻糧轉運相繼居民某陰與賊通召之至股慄懼罪請死君宥之密令入賊營曉眾以順逆成敗利害且曰朝廷寬仁司李公智勇誠信愛民如子必不窮治爾等也眾勢稍懈登州督戰益急君預以一軍伏險隘令輕騎誘賊賊至乃發悉就擒軍中初莫知其謀登州喜曰彭氏有子矣賊既平渠魁授首其脅從盡赦之人人涕泣感謝曰彭公活我相與立公生祠其子孫生者必來祭祀父母抱持拜於階下取名以彭俾世世不忘公君

匡贊之力爲多君性孝友能養親志孺慕終其身昆弟怡怡如也
勞則以一身任之當其從父平山東時父以勞疾卒君獨數千里
扶輿歸母倪恭人嘗患瘧瘵病腹中氣結聚散無常處發時膚如
火灼枕席不得甯君輒撫摩達旦既革籲天請減算以益母母忽
甦若有神佑疾竟痊登州歿外侮日至君獨任勞不關白諸昆季
以故終身無閒言君外父郭公諱燮早世無子君旣娶迎外母霍
太君奉養於家數十年如一日復爲請恩表其苦節太君歿厚
葬之其天性過人率類此君素博洽於國家典禮掌故古今事源
流悉貫凡邑中大事人不能決者必折衷於君往往一言立解先
是風尚侈靡世家子多以聲伎裘馬相徵逐君獨屏絕性慷慨臨

財好施意豁如也喜飲友朋相聚酒酣捫腹劇談千百年事風發
泉涌輒傾四座魏用熙者邑中奇士也善讀書經史百家諸子以
至伎藝方外之學無所不通貌極寢衣冠時時垢敝鄉人笑之君
獨受業於門盡得所學爲文章操筆立就作詩豪邁縱橫跌盪然
興至疾書之亦輒棄去有星家者能言人夙生禍福壽殀期以且
夕旬日奇中舉國驚走以爲神君以此中奧旨微叩之囁嚅無以
應旣而意戚戚恐不能相容君笑語之曰戲耳吾不汝戾也其人
拜謝去當是時搢紳先生暨名下士俱心折君之學識操行咸以
公輔器期之而不意遂以明經老也悲夫君甫束髮卽事交游以
友朋爲性命初省親東下過構李其時浙闈所得士如嚴扈臣查

王望胡道南吳曉岳諸公皆一時人望君至莫不相引重而陳子
遜金醇還計甫草輩及吳越之士翕然欲納交於君矣初君抱不
羈之才亦銳意進取自登州公以東林後裔爲仇家所誣陷臨終
鬱鬱意不克伸君隱痛焉乃喟然歎息曰嗟乎明季之禍予先通
政與商邱沈相國侯司徒永城練司馬諸君子共矢大節饜饜諤
諤挺身抗疏爲東林望豈不偉哉今子孫卽因是以被讒譴之口
夫何憾雖然知止不辱吾生平雖無所表見但求檢身無過鄉里
稱善人歿可見先人於地下足矣遂決意不出嗚呼君真可謂見
幾者矣君次子友其字怕山爲金壇主簿因子先伯父綏庵公辛
卯典試浙江闈中與司李交最善予以世講復相契得詳知公生

平如此謹狀

右行狀蔣衡撰

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雜行十

七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十一

張大綸

吾讀史至羊叔子沈碑漢水謂人曰安知千載下高岸爲谷不深
谷爲陵乎因歎古人生而自愛其名猶且如此況沒身之後閱人
成世閱世生人其沈埋泯沒於荒煙蔓草如鄒湛輩者可勝道哉
自非賢子孫僂聞愾見亟爲表章後之人雖欲起隨武於九原訪
滕公之石室其孰從而求之河東建白張公沒且十餘載楸檟成
行矣其長君再齡官西曹一旦以狀來謁請表公墓嗚呼余旣不
文且中年奔走學殖荒落雖官禁近秩甚微雖表烏足爲公重雖
然史職也不可以辭願公之卽世也今冢宰孫公旣爲銘納諸藏
孫視余爲館閣前輩讀公之文繼公之後塵是有忍焉而又深喜

青雲之附也益不敢以辭按狀公諱大綸建白其字也生卒年月
氏族子女諒所詳者不復書書其定傳者公生而穎異甫就塾目
數行下十餘歲貫穿六籍漁獵諸家注疏而折其衷爲文不蹈蹊
徑務規撫秦漢而游衍於唐宋諸大家以博其趣故卓然成一家
言願沖襟若虛深自晦匿不冑問世然聞其風而以業贅者重繭
一迹戶外之履常滿焉藏之名山俟之其人可傳者一天性篤孝
親在之日先意承志左右無方服勞洗腆極情備物父母顧之怡
然相樂忘其歲月之遲暮也親有疾走幣求名醫選珍餌風鑪藥
鼎必躬必親嘗累月不褫巾帶遇困篤則齧指飲泣痛不欲生及
居憂哀毀骨立幾致滅性親卹咸以爲憂暈絕者數四矣繼念宦

岁未安子職猶未盡也附身附棺以至虞墓反哭盜誠盡禮皆發於中情之所自致而適愜乎禮經之所不言而同然可傳者二昆季四人公居長垣旆式好同氣無尤田荆姜被之風終公之身如一日可傳者三至於敦宗睦族黽勉有無推燥就溼有求必應或至倥偬不繼亦必多方措拄以厭其請而後己有不諒者或一日數至從不以無力爲辭里中嫁娶不時者輒相謂曰姑詣張公當不汝鰥也殯葬不給者輒曰以告張公無憂蔓露也歲一不稔則鳩形鵠面者曰張公哺我時當互寒則鶉衣歷落者曰張公煖我知與不知聞公之名皆色然動容以爲今之古人也可傳者四嗟乎自昔貴遊子弟藉父兄餘業熏香籬面傅粉塗朱駕長簷車倚

紫絲隱囊捉白玉麈尾自謂快士彼其意中固不知天地間糟穢
不厭裋褐不完者大有人在也而節齋之家以心計自擅內營邸
舍外構田園日入萬緡牙籌不離手妻子飫梁肉而自食糠覈視
宗族鄉黨有如秦越而粟紅貫朽珍護不已及鐘鳴漏盡轉眼蕩
然如湯沃雪不亦悲哉若先生者積學而不以爲名砥行敦倫而
非以炫俗種陰德廣施予而未嘗求人之知覲造物之美報然而
言爲士則行爲人範人位不足天爵有餘豈不休哉或曰昔陳仲
弓仁愛溫柔正身體化後生子弟瞻仰同情宏農楊公東海陳公
每在裘職謂人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竊位之譏
耳余謂此非知仲弓者太邱一長賢於裘冕遠矣大位未躋何足

道哉今冢宰孫公謂公宏才碩德宜對策 彤廷爲金馬玉堂人
物乃懷奇莫試然其德澤有不可量者孫公以名教爲己任其言
顧如此宜時人服公之德重於公相之位哉再齡字遐甫與余爲
石交春明過從爲余述世德甚詳故余之知公爲最審公之盛德
固不待余言而著然余奔走四方見夫若斧者若堂者若馬鬣焉
者類皆泯沒無考其殘碑斷碣間有存者必下馬拄策徘徊螭趺
斷梗間不忍去或爬掌苔蘚辨其篆刻而考其爲人什得一焉表
之係人輕重也如是則余於遐甫之請又烏可以已耶後之經此
者瞻華表撫松楸讀金石之文興景行之慕流連往復感慨係之
不肖之名將藉公以不朽何其幸歟

王敏

王敏汾陽縣武生也廉潔自持值歲饑斷餐二日得一飯弟手白金至曰少易粟敏正色語弟奈何干人敗家風令持去嘗有督理事司出入事竣眾指餘金曰準材計費不宜餘殆君之物雜入於內耳敏曰諸君謂我貧意以餘金畀我公事不可實私橐友以其困欲有贈袖白金至坐語竟日而返難出諸袖中也遠近咸呼王廉士然敏生平勇於爲人性慤直眾以公事宜謁有司二日不得達敏至徑入陳眾方疑畏而敏詞氣慨然有司無以屈之卒如其請同學李某負屈繫獄敏與眾進於庭爲辨理罄囊恤其囹圄中事白乃已一友人觴官長在縲親戚畏避而敏往來省視官長

訪知其名不加怒也敏老而無子一婢自幼畜之長有姿容或勸
納以爲妾敏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年尋有不惜三百金來購此
婢者或以勸畜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況不得其所彼之生死
事大吾雖終窮弗忍爲於是卽爲擇配嫁之前時敏嘗徒步赴省
試旅舍中遇一穉子察知爲被誘者走百里送歸其家則寡婦撫
此兒忽失之正惶急不欲生望見兒母子如獲更生願齎謝敏曰
吾憐穉子無依耳何謝爲遂行敏狷潔多近義是以人嘖嘖喜稱
道年七十有一卒送葬者塞於途

右傳戴震撰

潘榮錦

潘君字玉符名榮錦先世湖州人高祖某遷於蘇州吳縣洞庭東山施巷父某寓青浦之珠街里君少端重執經詹事王世琛之門以父年高棄舉子業治生產舉所入庀甘旨日夕治具唯謹父病瘍不解帶者數月居喪哀禮兼至故人稱其孝昆弟三人弟出爲季父後析產例不得分君如數以予弟固讓君君不許交讓者久之卒均諸宗黨故人稱其友延名師訓子命諸子皆受業曰吾以家累故不得卒志於學今或於諸子得之以顯揚先人猶身受也康熙戊子己丑間青浦大祲君儲米給其鄉人織者給古貝藉以活者無算貧而歿者俗以火化君買地一區置義冢瘞葬數千計

遂無焚如棄如者又洞庭僻處太湖中節烈事多晦弗著倡議建
祠丹青炳然粟主森列連倦幽蹇以歿者盡得著聞於世蓋君之
敦忠厚尚行誼類如此配葉孺人事姑以孝聞聞有善輒典衣鬻
釵以助君君卒年四十有七孺人後君若干年卒子惟仁惟恆惟
信皆克其家初君之父資性忼直恆緩人之急往來襄漢間以節
俠稱至君益甚蓋家訓使然然亦由君之克承先志焉

費曰子讀周官見先王之訓州黨鄙鄙者至矣大率以孝友睦婣
任卹爲先使人咸以是自勵則道德一風俗同又奚難歟然非家
法淳謹天註足以副之不至此方君之營義冢也有司聞欲請於
朝君固卻之乃止嗚呼此豈邀浮譽以自夸詡者比哉

右小傳王昶撰

皇朝詩林卷之十

三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鍾國品 唐德權

鍾國品湖南桑植人愜慨尚義烈茅岡土司數出抄劫國品率眾防禦鄉里倚以爲安有宗人仕遠父子被擒國品爲贖歸且資贖焉子仕上有學行爲後進所師孫臣南字覲壯由歲貢歷任黔陽安鄉訓導訓諸生犁然有規法成就甚盛同邑唐德權字秉政魁奇有勇力能鎮馭土人嘗赴湖北泊江濱有幼孩墮水其母挽救不及亦投水德權見之急躍入游涌波間久之挈其母子以出其家厚遺之不受也改土後官民相疑忌德權推誠曉譬卒皆帖服弟德教性恂謹與從子仁心同居終身無間言

右傳李元度撰

胥汝衍

胥公諱汝衍字端生別號樸齋先世居撫之宜黃又徙臨川自其
尊人徵君應龍公明末避亂西山之東莊入籍南昌遂爲南昌人
公則徵君次子也生而穎敏十歲能詩文累應童子試不見錄時
吳逆叛亂滇黔兩粵大江東西所在烽煙四起告警公奮然曰大
丈夫生亂離間當爲國家出力何專事帖括博科第爲年十八往
謁定南將軍希公慷慨論天下事希公大奇之授武德將軍參幕
府事軍興旁午文移蝟集公批駁指授悉中機宜仍暇豫若平時
至有關諸將校黜陟及生民利害則周詳審慎一字不妄下蓋才
大而心細如此已而簡王裕王相繼督師剋期進剿諸軍器所需

甚夥承辦者率多遲誤希公言於王曰是非胥某不可請悉以委之公與副總俞公日夜督造一切盔甲器械火藥咄嗟而辦又皆精良二王曰此韓范儔也極見信任時參密議旣而定衡湘平閩粵王師凱旋上平逆功議敘左都督世襲拖沙喇哈番已奉

旨允議爲當道所沮借冊籍遲延參駁遂停錄用公夷然略無怨尤意告歸杜門卻掃絕口不言前功公最孝兩尊人歿已數十年遇忌日及展拜墓下輒感泣嗚咽歲時祭祀起敬起孝觀者莫不感動與兄汝昌公極友愛兄蓋徵君側室子公事之唯謹生爲營產業歿爲備殮葬具輒至罄囊橐不少斬兄歿時遺孤纔數齡公撫之如己子俄而天仰天號泣曰吾兄懋德奚至此耶後言及輒

悲痛竟日不食蓋孝友天性然也家非素封然好施與丙寅督耕
莊上聞鄰婦哭甚哀詢之則曰有子以貧故鬻於富室今聞不任
鞭扑幾死兒卽死儂能獨活耶公惻然許出金代贖富室殊抑勒
甚多方出諸賂危母子俱得活遠近見聞者咸噴噴頌胥公盛德
先是公年三十尙艱嗣息至是連舉兩子人以爲善報云同里有
龔某者貧而多負將鬻妻以償公聞召而讓之悉代償其負龔嬭
得留又有舉家病疫者鄰曲皆遠避公毅然往視給藥餌旣而病
者皆起其生平濟困扶危賙貧卹乏類如此長公辛卯舉於鄉北
上公送之勛曰兒當努力報 國慰汝父夙願父母幸尙健無以
爲念長公體翁志銳意進取而數奇屢躡留都門七八年癸卯秋

忽馳書促歸至則喜甚比歲時伏臘環顧兒孫畢集益欣然飲啖
有加甲辰上元後氣漸弱然起居如故忽一日語諸兒孫曰余殆
將死也願生平心跡坦然幸無遺憾汝曹各自愛毋貽祖父羞至
二月二十九日端坐瞑目而逝距生順治丁酉年正月初七日生
六十有八子二人長上棟辛卯舉人次上李孫男幾人某某公恬
澹寡慾惟喜讀書意興所至閒寄諸吟咏歿前數日猶授口占一
首命錄志之有曰報主滿腔熱血徒作把酒高歌此可以見公之
志矣又曰撫衷衾影無慚蓋棺今日呵呵此可以見公之行誼矣
公既歿家園果樹三年不花不實此可以見公之厚德所感被矣
公歿後四年長公走京師屬予爲傳予與長公同舉於鄉誼最篤

於公生平最悉故不辭而爲之傳

贊曰昔有論介之推者謂爲剛愎自遂人其逃也以祿弗及也懟焉而已余謂此論雖刻然之推之逃誠不免於過激果其淡於祿位也者當不至悻悻若此今觀於先生而益見矣先生矢志爲國著實績於疆場曾不得邀薄賞彼冒軍功都通顯者比比而是此有志之士所爲憤懣不平者也而先生淡然忘之絕無蔑微見於顏面吾不知視介之推爲何如噫先生其弗可及也已抑吾聞之績學而不售者必獲報於子孫況立德立功者乎聞先生父徵君幼孤力學砥節勵行名動公卿間時大學士蔡國用大家宰曾亨應二公交章論薦促詣京投職及見時事不可爲力辭去隱居以

老蓋潛德韜光兩世於此矣斂之彌久則發之彌盛理固然也請於先生後人驗之

右傳甘汝來撰

高斗

霍養仲言雍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一夕有劫盜不甚搜財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曳入後圃仰縛曲項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圃中聞之躍起挺刃出與鬪盜盡披靡女賴以免悲憤泣涕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與楚鍾建事適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爲醫藥及死爲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羅大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負君賣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卻是屠沽解報恩至哉言乎

右筆記紀昀撰

右筆記紀昀撰

劉章 彭其位

劉章字其友湖南益陽人歲貢生明侍郎憲之後雍正初奉文修復憲祠舊基被人侵踞難猝遷章曰先祖積累故有今日而我迫徙居民驟令失所是祖以厚德遺我以薄德承也乃別置拱北街地爲之又彭其位字俟叟巴陵諸生有學行嘗客湖南布政使趙城所雍正九年奉 旨發帑金二十萬修洞庭柁桿洲城令其位督理工竣無絲毫舛誤並節省四萬金父母喪皆廬墓三年服闋徧遊鄒魯閩洛訪先聖賢遺跡負二親木主與俱從弟貧割己產畀之且爲之完娶族黨咸稱之

右傳李元度撰

卷之二十一

三

劉捷

雍正四年五月望後二日兄子道希書至告古塘之喪昔余成童後先兄求友閭巷聞得古塘其後之近邑歸故鄉客京師學同而志相近者復得數人而惟古塘爲本交古塘少以雄豪自處短衣厲飾惟恐見者知爲儒生而先兄獨義之余少好氣數以氣蓋余心不能平久之乃見謂直諒古塘早喪母家貧母家給田數十畝少長覓食自活以田歸庶弟旣爲諸生得時譽學使者大府常以重幣延歲時歸家解裝遇親交隨手盡俄而乏絕飢不得餐晏如也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

見浹日而歸古塘貌精悍有與同姓名者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之而未察也按試呼名忽注視馮怒榜笞數十眾皆譁羣聚而誦之嗣堯愧恨發疾死古塘始無愠色既無寬容嘗語余曰士之大閑二其一義利也其一利害也君子懷刑設子遵禍殃而我退避以爲明哲可乎及余以南山集被逮冒危險以急余如所言辛卯鄉試爲舉首以隨部檄挈余妻子北上失會試期後遂絕意進取年六十有九終於家始余出刑部獄傳客諸公間諸公計數余兄弟早歲諸同好數之奇彼此如一轍時存者惟彝歎古塘因譜其行及歿而未見余文者作四君子傳無何彝歎亦歿至於今無一存者矣而余乃獨畱其衰疾之軀其尙足控揣邪然吾聞古之

爲交者其有失言過行則相引以爲羞今諸君子各以身名完未
爲不幸獨後死者滋懼耳古塘子幼道希與翁君止園紀其喪余
恐不宿乃豫爲誌銘以待事焉古塘姓劉氏名捷懷甯人流寓江
甯祖若宰明崇禎辛未殿試第一父璜桐城縣庠生母張氏兄輝
祖康熙庚午鄉試第一並有聞亦余早歲同好之一也妻王氏早
卒繼室姚氏子四人長敏次敦次敷次敬女一未字並姚氏出其
卒以四月廿五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子子以居蹇蹇以行身之困而道之亨死乎由是信無悔於其生
右墓誌銘方苞撰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甯人遷於桐旣而流寓金陵其爲行篤自信

而不牽於眾文亦然始入江甯縣學課試必歷其僭名日起獨自
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爲文眾弗善
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爲江甯學武生大
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其名而未察也捷入試忽命榜笞數十已
而知其誤乃置其文四等比郡皆譁無何邵以暴疾卒人皆爲捷
快而捷前後無幾微動於詞色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田以
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弊招之一語不合則駕而
歸無能留者遂甯張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
捷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捷曰吾不意君以此待人視余其自遠
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

手盡俄而窘空日旰不得食宴如也捷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第第一人同產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辛卯捷復舉第一眾議皆謂宋明科目有三試皆一者今獨無有惟捷可當之而爲禮部者獨不喜捷所爲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赴公車會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右傳方苞撰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三月

蔣衡

年大將軍羹堯鎮西安時廣求天下才士厚養幕中蔣孝廉衡應聘而往年甚愛其才曰下科狀頭當屬君也蓋年聲勢赫濯諸試官皆不敢違故也蔣見其自用威福驕奢已極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勝威其禍立至吾儕不可久居於此其友不聽蔣因作疾發辭歸年以千金爲贖蔣辭不受因減半與之乃受而歸未逾時年以事誅幕中皆羅其難年素奢侈費用不及千金者不登諸簿故蔣辭干而受百者此也

右錄宗室昭捷撰

按蔣先生與文藝十一
金壇一思貢生同名

古今圖書集成

卷五十二

五十二

徐萬寶

雍正五年歲丁未福建總督高公巡撫常公合辭奏曰維僊遊太學生徐萬寶敦脩累善歲饑賑米八千餘石歿於積勞尙義可風請建坊立祠 上下其議禮部 特給帑金建坊有司虔造牌位入祠致祭 欽定善勞可嘉扁額蔭一子入監讀書越庚戌十有一月將葬徐君於月山之陽漳浦蔡世遠表其墓曰嗚呼講學而不行善猶弗講也行善而力有不逮則行之不廣力大矣而心有未盡則行之猶不力行之廣且力矣又或聞其風而不親見其行事知其行事而不識其人則亦不能熟悉其生平之大節細行若徐君者所謂行之廣且力親見其所行之善蹟且曾遊吾門熟悉

其生平之純孝至弟樂善好施舍上爲 聖天子之喪嘉下爲 閭里之頌禱固宜咨嗟愛慕揚闢撰述而不能置也君字祖甯別號玉林 贈奉直大夫派出唐欣元寅迨裔孫博士日將徙居僊遊遂爲僊遊人代有傳人父南 贈奉政大夫祀鄉賢母李 贈宜人奉政公有子四人曰萬安 封奉政大夫曰望斗大學生需次縣丞日萬卷由訓導署理嵯務皆有賢德君其季子也自幼有至性年十四母夫人病篤陰割胸肉和粥以進後家稍豐痛母不及養思及卽泣下事奉政公孺慕備至每奉金錢聽施予以樂父志病劇願天減壽得瘳歿後出告反面如生時值祭期雖出必反思其所嗜備物致敬父執貧者或養以終身或周其子孫曰父母所愛敬

也事兄如事父愛從子如己子伯兄長子謨官戶部郎中移書與之曰汝但清修勵志京邸日用吾爲汝謀無闕也諸子弟咸策以讀書修己就外傳者日夕必詢其所學子指其爨和樂雍雍別嫌明微內外秩秩子婦無私貨積焉交友以正終身不渝遭橫逆則恬然曰吾不能化之何忍怒之其愛敬所積暨於家門戚友者類如此君又嘗自言吾爲天地之身父母之子胞與吾分也修聖廟建尊經閣紫陽祠靡白金二千三百有奇脩七橋在僊遊者曰東渡曰石馬曰廣曰南門靡千三百有奇在莆田者曰秋廬曰瀨溪靡二千五百有奇施棺者二十餘年歲靡二百有奇施衣者二年施藥者十餘年其於讀書人尤禮愛惓惓雍正三年歲饑君偕里

正稽貧戶以丁口爲差分粟二千餘石餓者多四月煮粥六月乃止捐米三千餘石莆之南日山寄絕島饑尤甚親往捐米數百石丙午歲又饑五月煮粥六月乃止捐米四千餘石兩歲捐米八千餘石其法日定奇偶別男女籤分先後區老幼又慮日久貧人弛業計日盡給戚友則遣送其家貧者倍餽之竟以積勞成疾踰三月而終時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也春秋五十卒之前一月遺囑千餘言戒諸子弟以力學敦行尊師取友勿信奉佛氏作無益費抽家資三之一爲義田曰范文正公以惠一族吾以惠家鄉繼我未了之志也郡人無老少聞訃哭失聲走拜奠者踵相屬憶自康熙丙申君曾執贄吾門願以勤家施善不得久從學業吾謂君

之積行累勞勝於朝夕占畢多矣君立愛立敬不敢惡慢於人每
行一善曰父志也立一功曰兄弟也昆弟一心若敷菑之又疆畷
之若垣墉之又墜茨之家無宿財天亦隨其願欲俾不啻於用余
又以是嘆天人之感應甚神而善道之果可行也世有封己而薄
親故勞瘁鄙嗇厚積以貽子孫使其子若孫諺誕蕩佚墜若燎毛
節幸而守財不失多貲損志錄錄沒沒孰與君之躬仁蹈義以慶
貽子孫身動九重之知廟食百世哉此皆由 聖天子仁育義
正風動四表故我閩以鄒魯餘風首先興起雖不及得位居官宏
敷濺澤而其厚德深仁發於心腹腎腸浹於閩山海嶠者真可以
千百世矣娶林氏仁淑能內助 封宜人子三錦庠生從吾遊好

學篤行能恢前業 恩賜入監讀書需次知州湖勤學早世臨太
學生需次州同觀君之昆仲子姓惠愷肅雍徐氏之興蓋未艾也

右墓表蔡世遠撰

潘善人

余少則識潘君時余家居不數與君見也顧嘗聞鶴聞先兄道君
行事余聞一出輒遇君於道途間見其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
者歸以問之先兄則曰是爲某賸女也爲某完姻也又曰某且餓
死爲之求助也是時君方困於衣食不自給而忘其身以爲人奔
走祈請竭蹶不遑如此君既勇於爲人人有窮苦患難者必以告
君君多愛不忍無所拒逆間爲人所欺給世或以是誚君而君不
自悔也余竊怪君居窮守約泊然無所求於世而以爲人之故蒙
塵埃犯霜露不自愛惜儻所謂學墨子之道者非耶墨子之道摩
頂政腫利天下爲之則君其幾是矣先兄亦以爲然自是後余行

四方而先兄已卒與君絕不相聞者久之今年夏余以病歸里君乃辱過余察其所爲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與前所見無以異而貌加豐筋力加健問之年已七十矣蓋以是老焉而忘其身以爲人者不一日怠也已又出前邑令隴西吳公乾玉所爲潘善人傳示余蓋其勤行數十年所利濟甚眾邑之人無不樂道君者曩之誦君者亦默然服咸稱之曰善人而吳公爲之作傳所述君行事甚具與余所聞皆合而又言君事親孝嘗割股愈親疾此則先兄所未言而余所不及知之事夫墨子二本以其薄於其親君以孝於其親之至推而行之以及於人乃有得於西銘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義而非學墨子之道者所及余既不深與君接先兄

雖熟君亦不悉其家事故缺焉而余曩者之云殆徒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也昔孔子之稱善人並諸聖人君子之間疑非僅今之所謂而孟子又言有天下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一鄉之善士世之論者覽君之本末若一鄉之善士其足以當之而無愧矣余因吳公傳而追憶與先兄語爲附著其說如此又念君以蕭然諸生而勤行不怠窮苦患難者皆有所依倚儻得如君數十人布邑中而富厚勢力或有過君者一邑之人不其大幸乎故願以君風焉而非徒稱道云云也

右書傳後王懋竑撰

盧慧子

梅莊主人在翰林傭三僕一黠一樸一慧一日同館諸公小集酒酣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既又慮慧者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樸者司關而自往召之召未至慧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到門詫曰胡爲來哉黠者曰奉主命慧者厲聲曰自吾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闕而散主人愧之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酡黠者胸樸者再酤遭慧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酤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人強頷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

主人怒命僕者行杖勸者止之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汚衣
燭然鬢不動聲色者主能言不能行乎主人遷怒曰爾欲沽直耶
市恩耶應曰恩出自主僕何有焉僕效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
首路異日跪 御榻與 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
印綬其若蹤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沽直
而爲之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由是黜者日夜伺其短誘
僕者其媒槩勸主人逐之會主人有罪下獄不果未幾奉 命戍
邊出獄治裝黜者逃矣僕者亦力求他去黜者攘臂而前曰此吾
主報 國之時卽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
梁糗以從於是主人喟然嘆曰吾向以爲黜者有用僕者可用也

乃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慧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慧者有用也養以爲子名曰慧子云

右傳謝濟世撰

按慧子姓盧名志仁見謝公梅莊集公成邊事在雍正四年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a table or a page layout. The fram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small square mark on the right side. The frame is composed of several vertical lines and a thick border on the left and bott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 has a small square mark near the bottom.

186-084

胡申潮

太學胡生楚範從子學治舉子業思其祖隱德不曜請予傳以傳之夫子言豈能傳者願太學質重其狀宜不誣其行事宜有可採述按狀居士姓胡氏諱申潮字遠山先世籍隸江西明初別遷來湘陰逮居士傳世十有三葉居士幼失父比長連喪兩兄孤特曷曷能善事其母凡可以適母意者無不曲盡也性能忍卽非意相干不與校嘗誡其子曰吾自計生平幸未以爭訟故一履縣官庭而輩堅持之可守身不辱親湘陰西偏地瀕洞庭居民築隄圍水旱蓄潦洩而耕牧廬舍其中是謂圍田雍正丙午丁未間連年水潦大至圍成巨浸圍之民死於水者相枕藉令長西蜀侯侯發庫

金糴商米振乏絕存活甚眾然吏議竟坐侯擅發罷官居士乃言於眾曰侯拯溺恤饑也奈何以吾民故重陷賢侯淹畱底滯於茲卽捐貲若干爲眾倡眾歡趨之侯卒藉居士力補帑復官以去湘陰其明年山東孔侯來籌復園隄表居士爲率居士計財用料丁壯平畚鍤甚詳而有要以是隄成不潰數十年來無水敗轉沮洳爲樂土居士之力也然牟利者自是遂召佃農按畝質金水田亦與陸田等獨居士不冒質其金但納其租又時時出藏粟貸圍民貧者薄其息又甚者焚券不索償寒解衣暑設茗寒食卽傭人掩露骼歲以爲常乾隆丁丑縣令採其行事入湘陰縣志又嘗合族建祠祀湘陰重修學宮命其子獨建二石坊以壯廟學中年築別

墅憩息其中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自號存樸居士年七十七一
且無病死吾楚瀕湖圍田後來至與水爭地八百里湖面漸狹隘
不足瀦納吞吐前桂林大學士陳公撫湖南曾奏請鋤滅以讓地
於水然富民貪冒走利往往旋鋤旋築添設圍隄不止其工作鹵
莽脆薄可穿蟻鼠其游波偏束震蕩旋宅蛟鼉其幸耕而有獲也
則出入斂散囊括顆粒算無遺秉滯穗若居士之始事於圍也水
必有歸防必可久利必畱餘亦可愧後來之冒沒侵漁不知所止
者矣予忝史職私表而出之俾太學藏之家俟有事於圍田者觀
採焉

右傳余廷燦撰

按湘陰令侯公名國
正四川成都舉人

卷之三十一 雜錄 三十一

三十一

朱天遺

君姓朱氏字天遺嵇村其號也朱氏於邑爲著姓自參政凌谿公知府射陂公皆舉進士以文學有大名至於君蓋七世矣曾大父濁庵公諱渾大父君喜公諱克起父愚山公諱嘆君喜公高抗有大節從兄弟有顯者略不以降意時同榜王姓族頗從橫里中里中以爲諱至今傳之諺曰朱門王進士王門朱進士蓋以王爲忘朱爲諸也君少挺特不羣君喜公愛之以爲類己長補博士弟子員君爲文清思刻削不肯作世俗舉子語其所發明必造於深微而蕭疏兀傲多以曲折出之以是知之者絕少或謂其違時君笑曰吾學固如是也比丁酉以第三人舉於鄉眾始大服君又笑曰是豈足以爲學耶君嘗病

爲科舉所累不得專意於學至是乃盡屏舉子業取六經三史諸
子百家之書而日誦之將以窮天地之變古今之宜與夫國家興
衰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顯晦勝負之由以及於叢雜細碎亦
爲之考其是非正其得失以爲有用之學而又上溯於洛閩之微
言得其大指刊磨浮華趨於本實其志爲甚大其進爲甚銳蓋幾
及於成就而不幸遇病以卒君天性至孝與薦後常以君喜公愚
山公不及見爲大戚奉母太夫人左右無違晨夕不離於側戊戌
辛丑兩就禮部試既出聞卽做車歸人怪問之曰吾親老不可以
久離卽使獲第踰三年殿試豈爲遲耶若其不然則吾已先侍親
側月餘日矣所得不已多乎然君自是亦不復就試矣士子自執

筆爲文則以顯榮爲意奔走勞苦往往老死不能自止及與薦其途愈捷其望愈奢其求亦愈亟君年方逾壯太夫人亦未篤老而獨以奉親爲重引義自斷如此君與弟若蓮尤相友愛家事一以委之絕不問其出入終其身無閒言居家不爲崖岸之行而謹守規矩內外井井皆有法度君面目嚴冷語言峭直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過遇事引據可否未嘗有毫髮假借友朋聞皆畏憚之後生輩見者莫不肅然從君學者於文字外嘗有所訓飭多搖手相戒不敢爲非君之教益行於家而及於一邑矣從兄湘濤名朱氏之學君暇日卽往與之講論有一字之疑必以質問反復辨難與相上下其平居議論多本於此而剛方之節挺直之操則稟之於

天有不可得而屈折者矣昔東坡公爲王元之贊云使其處於眾邪之閒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穿窬斗筭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竊謂君足當此語而惜乎其不遇以歿也余少與君交好議論往往相合里居後常倚君爲助邑有大政令集議時君獨慷慨發憤剖判是非力與之爭卽有觸忤亦無所顧君素行高眾所懼服故不敢與相警警而聞其風者亦爲之振起邑令某以憂去里人將具呈上官請畱之君獨持不可不冝署名或曰得無拂令公意耶君曰此於義不可畱他非所恤也余嘗以事與邑令有違言君面質余曰此不可少自屈禍福天也甯可以避耶余爲之悚然自君歿後令益自專事皆操於吏手集議

送龍不復講而後生子弟奇表恣睢日入於敗壞至有公爲據傲橫行於白晝大都之中有司相與安之而士大夫亦無敢訟言其非者余旣失君助而又益老且病惟日閉門自守默默不復出一語蓋以是愧君嘗嘆使君而尙在必不至流蕩之若此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乎哉君丁酉舉人卒於雍正戊申三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娶潘氏繼娶喬氏男一人舜年郡庠生女子子三人長適張鈿邑庠生次適潘鶴立邑庠生次適趙宜銑君姓光進少從君學其知君爲最深狀君爲甚詳余僅撮其一二大者而細行則不暇書後之人讀其狀可考而知也君素有肝疾服涼劑輒愈是歲發尤劇余視之謂曰人之血氣前後不同涼劑不

可更服也君以爲然居二日少閒卽過余與商訂方藥適余有郡城之行往別君君猶送余至大門外期以速返至郡不三四日乃聞君訃蓋爲庸醫所誤故余之悼痛尤深比君葬又以病不及爲銘至今十餘年矣遺風餘烈日以益遠恐不復有能知君之行事者故追爲之銘以貽其子舜年俾異日刻而納之墓中焉銘曰

在昔孔子時已嘆剛者之未見況降及於末流人人學夫圓轉皆卷舌而固聲各自逞其機變惟君生於百世之下而獨畱其一綫抗然如矢之一往挺然如金之百鍊將與古之汲簫諸君子並而使胡廣趙戒之徒蓄縮而自羞其顏面感斯人之不可作遂貪亂之交煽嗚呼其亦已矣夫孰知余心之哀怨

右墓誌銘王懋鉉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孝德天皇二十二年 行十

皇

屬長瀨

一石先生姓厲氏名長瀨字紹遠青田人也少讀書觀大意臧否古人事跡綱提領舉康熙己巳年十八入邑庠有名磊落豁爽以禮法自繩疾惡頗嚴聞朋友過失必面折之人有醜行者輒匿不敢見小子後進道遇先生咸拱肅道旁俟其過乃行自先生以雍正己酉年歿邑人士矯其習老成者厚自謙損樂與少年人狎少年人與老成者雁鶩相比肩或佻諧謔笑甚至呼姓字相忘形跡故輿論動思悼先生存亡一邑風氣所由涓滴也然人當日畏先生巖巖不可犯而先生樂道人善見一詩一藝卽贊譽不容口若陳有綱徐衍熙諸文士皆力左右之以播其名非故作崖岸戾俗

者比先是耿寇作亂康熙十三年邑陷又明年大兵勦之至十九年寇始滅五六年間刀戈疫病屍骨枕藉村落爲墟而八九兩都偏處甌閩萬山之界周二百餘里烏道險僻奸匪乘機戕劫爲害田荒無人耕種餉正供徵諸子遺農民益復逃竄先生白於邑令鄭公新命請召墾以獻地力緩徵輸可蘇民氣於是傾囊竭財助人執闢前後垂三十年逃者歸耕居者安業禾稻充牣婦孕子續遂成殷富先生每至鄉羣設酒醴雜黍相迎問恐不及因共請遷居其地俾吾儕朝夕視杖履且林壑煙霞可娛也先生笑而謝之曰休矣先生有族兄邦英迫於多難棄室以遁先生爲贖其田百畝訪其蹤跡召而還之其他拯危扶困之事如目之受塵膚之受

刺不必俟其來告而洗之拔之也卽洗之拔之而未嘗自爲德其
勇於行義類如此先生早失怙母孫氏教最嚴後先生居母喪哀
毀柴立友愛族姓才者蒙其訓愚者被其惠卽面受挫折者事後
輒歎曰先生實愛我故責我也所居大峙別業階前有巨石秀聳
而出故稱爲一石云先生娶水南葉氏於余母爲族姊妹子三人
長洪圖次洪疇次洪略俱砥行工文有名

贊曰余於乾隆己卯以艱旋里過南田藝瓣香拜先生墓下鄉人
觀者欷歔流涕蓋距先生歿時又三十餘年矣鄉人語及先生卽
涕下嘻其感人抑何深哉先生葬八都葉岸葉岸亦前兵後召墾
地也傳聞先生將葬時眾卜吉請厝於其鄉靈輻抵嶺下眾迎三

四十里各朔一手登陟若飛而長官莅郡邑噢咻栽植或趨迎恐
後一旦解組去謳思者寥寥何厚薄異趨乃爾無他以德不以勢
也余幼時戲舞先生側先生摩余頂許以大成風塵奔走聲稱蔑
如負老成儀型多矣

右傳韓錫胙撰

范毓麟

士大夫當國家清晏各出其智能材請求效用當世其顯焉者許
讓廟堂布列有位下至奔走一官一職外而折衝禦侮闕一人則
一職不舉此世所共知也其爵未班祿未受奮竭才力而深有神
於國家緩急之用非表著其功伐人未之知也輪轅輓輒一不具
則無以勝重載帆檣棹楫一不利則無以涉大川天下之大國家
庶事之煩且曠其所需於用豈渺聞淺見者意度所能及哉若介
休范府君芝巖其功次可最也范氏有至剛者明初自介邑徙居
張原村七傳而至府君祖肖山公家大起市易邊城以信義著
國朝定鼎初 召至京師授以職力辭因 命主貿易事 賜產

張家口爲世業歲輸皮帶入 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府
君代其事府君諱毓積字芝巖德淵公第三子也以府君弟毓禔
貴祖考並 贈封中憲大夫祖妣鄧氏牛氏妣任氏繼妣任氏並
贈封太淑人又以府君弟毓勳貴曾祖考諱明公暨祖考並 贈
驃騎將軍曾祖妣張氏暨祖妣妣並 贈封太夫人府君生而穎
異性篤孝旣長卓犖瓌偉忠實能任事承祖父遺業曉暢邊地阨
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府君名謂府君魁傑才也親族內外
藉府君衣食者數十百輩府君一見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
才而授之事事無不舉燕楚交廣諸大都會多所置辦從府君口
授指畫雖身其地者弗能易察虛實數千里外無遁情生不坦肝

膈示人人樂爲用其能集事多類此康熙丙子丁丑間 聖祖
仁皇帝有事準噶爾官軍餽餉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
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爲準府君熟籌之曰三之一足矣
遂以家財運饑萬石贖察漢度兒軍費一如所計刻期至無後者
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討策凌師出西北兩路籌餉孔亟怡賢
親王夙知府君前運饑有成效以府君名薦立報 可府君感
上知遇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鄂
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
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度爾而以科卜多爲最遠其值自一
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其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度

見官倉存贖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於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悉中機要計部一如所請不少掣其肘府君益得自展布車輸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芻糧鞅絆率先湖集辦臨事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作屏夷治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所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省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辛亥壬子閒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憲皇帝命據實報銷府君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旣撤所運科卜多米

胥改輸近地計部槩以近值覈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府君
曰運戶悉窮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
亦何可得也卽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二
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計
部乾隆三年奉 命採辦洋銅運京屬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
命採獲烏蘇里綏分歷三年所入視前爲多迄不敷成額八年部
議以應折獲價及所逋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西
安保定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東南外洋長崎諸
島買舶風帆出沒洪濤礁嶼中倭夷居奇畱難承辦官鞫十餘年
不得如願指爲長途府君曰吾受 恩深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

巨舟赴洋採辦其始終任事不擇險易類如此以雍正七年特
恩優敘予太僕寺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此所未有也十
一年以部案波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嗚呼財用之關天下計
也大矣懋遷有無化居見於典訓而薰風之曲不諱阜財其在周
禮冢宰九職六曰商賈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聖人經
世之用未嘗不寓於此而拘迂之士當官以流品相矜尙稍有緩
急騰空言而無濟實用長才無由自見事以儉敗而疲民因之益
困可勝歎哉視府君之受 厚恩有以知我 國家因才器使善
用其長委任當而無遺賢有如此而府君之智力誠亦有過人者
蓋兩得之矣府君之歿也少宗伯梁谿秦公爲之誌孤子清洪奉

其文來請墓道之石子雖未識府君面而秦公端人也其言覈其
文於府君生平善行不具著著其運籌餽餉有裨軍國之大者亦
與史法合因爲之纂次俾揭諸阡其配耐卒葬年月子姓姻戚具
載誌中亦不具述公子四人清洪戊午順天舉人刑部浙江司員
外郎加三級 誥封中憲大夫清注丙辰 恩科順天副榜貢生
候補中書科中書舍人清澳戊午順天舉人清沂丙辰 恩科順
天舉人皆嚮學以文章取科目能世其家云

右墓表汪由敦撰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header, oriented vertically.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三目錄

卓行十一

王睿

夷奴

曹日英

耿兆組

孫鎮

張大俊

程文煥

董允霏

計偉

楊繼起

姚襄

李應卜

張閔

蘇瑞一

湯天煥

陳璿

康惇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一

王睿

西華自理寒石先生以氣節文章高自標置其時有胡亦然洪冷川諸君子與之志同道合主持風會稱一時之盛焉其流風餘韻久而未艾余生也晚不及見諸先輩若胡先生溯遺張先生子厲皆則古稱先不冝汨沒於俗學者余猶幸得見之其與兩公交契最密無間形骸者則元哲王先生其人也余在幼年先生以後輩接引之高情雅度蓋至今不忘於懷焉先生歿以雍正八年距今

二十餘年矣其孤廷輝卜葬有日以孝廉朱君聲遠狀來請銘按狀先生諱睿元哲其字世爲西華人始祖克明以徵辟令臨淮其後世有達人祖諱一統生二子長諱多士以明經任新野訓導次諱吉士先生之生父也新野君無子以先生爲嗣新野君風裁峻厲望之凜然先生小心敬畏能事事得其歡心新野君卒後太孺人春秋高先生晨夕溫清承顏順志里黨以爲難少而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潛心於濂洛之言規行矩步動以古人爲法仲弟元照季弟元池皆當時知名士家庭雍睦自相切劘早歲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弼中彪外聲華爛然迄不得志於有司比以歲貢入太學而先生亦絕意於仕進矣先生賦性端嚴於人不輕許

可然片長小善未嘗不津津稱述之至於師友之誼歷久彌篤士大夫無不樂與締交者嘗從金雲骨問性命之旨雲骨者不知何許人蓋逃名遺世自稱雲骨客死無後先生與諸同人經紀其喪擇地而葬之已而歎曰世情不古師弟子之禮在今日幾不可問矣願相與挽此澆風以無忘先師之訓每歲清明日與諸友人共集雲骨墓下埽地酌爵相向而哭既乃各出弓矢習射冢傍竟日而後去終先生之世無一闕者嗚呼人生於三事之如一貫械護爵之事不可復覩矣若夫常景酌酒於裴墳何點植花於卞墓而世猶且豔稱之得如先生之服膺師訓義同資敬者幾人哉先生之行誼足以停澆激薄至於輕財好施及一切周急扶危之事不

可殫書雖未俗之所希有而先生絕不以此自多也其賢於人也
遠矣晚年飭斷家事幅巾筇杖徜徉長林豐草閒時時出其緒餘
作爲詩文每一脫彙人爭傳寫之所著有洗心齋詩集歷代史斷
二書既而感時會之遷譎歎知交之淪喪列數舊遊作入逸讚蓋
余所見溯遠子厲者先歿十餘年矣端居無聊恆取所作入逸讚
諷詠之往往歔歔悲感至於泣下未幾而先生下世先生歿而前
輩文章氣節之盛規於是乎戛然遠矣人往風微此可爲世道之
一慨也已先生之女遜少稟家訓以殉夫著烈余爲作徵詩小引
徧請於四方之能文者其秋鄉試遇先生於大梁旅館殷勤致謝
情事款然曾幾何時忽忽三十年矣先生之神爽長在孤城煙水

閒而余漢落無成年迫桑榆感舊懷賢恤恤乎有餘恫焉幽竈之銘其庸得辭耶元配周孺人繼配劉孺人並著婦德皆前卒先生生於順治十五年年七十有三子男三人長廷覲出爲仲父後次廷煒又升俱太學生子女四人皆適名族其稱烈婦者則歸胡子本甯者也以乾隆二十五年月日合葬於賈魯河東新塋之次爲之銘曰

千雉之城提封百里望古遙集多隱君子吁嗟先生卓焉高峙其學維何枕經藉史其行維何採山釣水旅客孤墳幾爲餒鬼誰其酌之有門下士不有芳型誰式薄鄙東漢而還此風邈矣我作銘詞表揚遺軌疇無師門庶其仰止

右墓誌銘錢廷文撰

夷奴

夷奴者亡其名事撒甸常氏常氏故居馬龍爲酋豪有常應運者其妻曰鳳阿愛阿愛之母奢卓奢卓之故夫鳳阿歹阿歹叛而降尋死而魯雞妻奢卓是生阿愛冒鳳氏奢卓居撒甸擁徒眾稱土舍時出寇掠康熙初邊吏討之誅魯雞久之奢卓亦死無子阿愛先已嫁普安龍氏及是奔喪至撒甸盡有其母故地徒眾而摺應運來贅生子曰鳳如松阿愛死應運又有妻陸生子曰常守嗣應運婿阿愛遂據撒甸數犯邊五十四年武定知州李廷宰諭降之其後三年復爲亂幕府大發兵三道進擊之應運敗走死獲如松而守嗣纔數歲不知所往久之乃知爲奴抱入山箐中哺芋粟以

活有司嚴蹤跡之不可得稍怠則密結其黨類往來慰問相存護
如是十餘年守嗣長矣雍正八年 詔征烏蒙法戛大帥募夷兵
以從武定參將南天章召奴至謂之曰我知汝主在也及此時出
之有功則罪可贖故業可復不然終身於逋竄忽爲邊人得死不
可悔奴許諾退而計曰信之而出我主恐倉卒被誅弗能救也不
信則終不得出也不若以我子爲代有司殺之則死我子赦之則
復我主遂以其子六斤來天章莫辨也則大喜奴遂率夷兵五百
人以從當戰奮長劍首入賊巢事平功最大吏以 聞乃赦守嗣
罪使自爲一營居撒甸守嗣之幼也奴求士人教之讀書遂補州
學生撒甸至今有常氏奴力也嗚呼其忠義也其智計也而得之

夷也奴也惜乎其名亡也夫志不可屈氣不可奪奴之志伸奴之氣存名之有亡悠悠乎其浮雲乎

右傳錢儀吉撰

按是編土司竊附王人雖微位諸侯上之義列職官末卓行則擷取行實不分奴職

按時編文選之也若夷奴從降佐主立功主遊州學夷非夷矣名亡而從其朔曰夷奴亦伸奴之志云爾

--	--	--	--	--	--	--	--	--	--

曹日英

吏部掌印給事中汾陽曹君學閔一日過其友同年錢大昕告之曰某之先人行甚高而不求聞於世既歿四十年士大夫數鄉之耆德宜有後者必首屈一指焉夫無善而誣其先非孝也有善而不能彰非義也某生十二年而孤於先人行事知之不詳惟夙所聞於先太宜人及親故常所稱述不誣者粗識一二乞吾子一言以誌墓石給事人品修潔其文質直無虛詞乃詮次而誌之曰公諱曰英字彥傑世居汾陽城北十里太平村曾祖朝士嘗遇異人授以術可暴富終不一試客請以千金受其方曰挾術而忘義豈惟害人兼將害己固弗與易簣時告其子曰吾得異術非不知可

少利汝曹也然遺之以利何如遺之以正乎術竟不傳公未冠失所怙事母夫人孝爲邑諸生有聲庠序閒與人交有終始重然諾倜儻好施予宗黨賴以舉火者甚眾邑有王惠庵先生者孝子也貧而樂道獨與公善歲時常餽之粟寒則遺之布人或效公所爲先生輒怒曰君豈彥傑比哉安得以所有溷我張媪者於母夫人爲中表姊妹嫠老無所依公養之終其身張病且死語人曰吾受曹氏恩無以報天道有知其子孫必有顯者矣汾之土斥鹵可鹽塞外鹽亦閒有擔以至者例皆禁不得售而令商轉安邑池鹽鬻於市道險又回遠鹽並貴豪商倚勢陵平民輒誣以私販罪公稔其害糾同志詣官白狀請均其稅於糧而逐商事得行民至今以

爲便居鄉務爲退讓子偶與村氓詬語卽扶之曰此吾鄰里卽汝
諸父行孺子敢無禮耶親詣氓舍謝失教不計其曲直也年五十
有一自剋其亡之日病革家人移牀正寢笑曰尙須數刻及期整
衣冠而逝實雍正九年九月三日也配王宜人壽陽縣儒學訓導
疑道公之女奉養君姑數十年無閒言後公二十歲卒子男四人
長學曾次學思次學雍給諫其叔子也登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
累遷今官孫男六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祝齡保齡曾孫十四人
汝廉汝滔汝瀾汝淵汝儉汝淦汝洵汝勤汝涵汝清汝直汝藻汝
浩汝淳給事又言公歿後數日見夢於給事張蓋輿馬道從甚盛
到家撫子弟如平時類世俗所祀神人嗚呼幽明之理固不可測

而行道有福其常也世果有神人其必正直而壹者矣生不求聞
死而神之此理之可信者夫給事在翰林日逢 國大慶得 贈
及父母 敕贈公儒林郎翰林院檢討王宜人 贈安人葬在本
村之西原以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正月二十六日銘曰

西河古郡卜子所教凜然節槩先民是做疊疊曹公行善於鄉貞
固櫟括以矯俗涼五十未衰乘化則止匪天斬之以昌孫子幽蘭
空谷其芳不言過者必式有道之阡

右墓碣錢大昕撰

耿兆組

周官大司徒教民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本末先後摯然當於人心
蓋天地之常經伊古未之有易末世風譌俗敝人貌榮名孝友不
先發聲任恤率豪舉耳不有立誠積行之君子其何以風世余按
江都耿君疆園狀喟然太息曰此其人矣君諱兆組字前紫疆園
其號故明武愍侯炳文十三世孫侯系出蒲州遷濠從明太祖開
國受封子良世襲指揮使良八世孫顯以指揮使駐防鎮江衛顯
生紹侃駐江都南境號耿官營在明之末葉紹侃生大有恭遇我
朝定鼎遵繳世襲符券印敕給恩蔭生生子二君其次也君自幼
惇行孝友父母既歿築樓懸像晨昏升拜如定省然垂老弗替兄

歿已析業矣君設主於家時時對之曰見主如見兄也伯母張孀
人苦節未旌君爲請建石坊入節孝祠追念武愍侯死於靖難明
末福王恩恤而國旋亡祠未立乃卽耿官營廢址建宗祠修族譜
隨置義田設義學平生自孝友達之睦嫻其大端如是君弱冠隸
江都學工舉業恂恂退處未嘗驚聲於時承先業家頗裕而儉約
甚於單寒嘗語人曰人生當於世有濟其上濟天下其次濟一方
非然與草木同生死耳然非致有贏餘惡得遽行吾志遂悉意治
生家日起中年隨分施濟誠勿與人知己迺爲久遠計事寢著庚
子辛丑閒年凶米騰貴君歲輸米三百石爲貧民償逋糧縣獄隘
禁者多瘐死君捐費廣其舍囚乏食捐田百五十畝歸縣取租給

大鈔關河岸峻水駛小舟爭渡常及溺君捐貲造巨艦募善操者
復捐田百畝以歲租當其傭直他若施棺葺冢不可數計而其大
者尤在瓜渚普濟堂之落成雍正二年 上諭直省募建普濟堂
如京師式君念瓜渚南北水陸衝往來貧病無歸者踵相躡屬僧
見省請於郡守卽庵爲堂構茅屋益之費皆出於君已就養日眾
至不能容歲庚戌余同年友陳君榕門初守揚出俸并所募得千
金授僧改建仍屬君董其事君易茅以瓦拓小而大構殿庭廡室
庖漏溷廁凡百六十楹歸然江上又斟酌條例三十二則揭之於堂
織悉委備前後捐田三百畝用財及萬金蓋君之悉心籌畫八年
於茲矣辛亥陳君擢巡撫江甯與君鄭重語別曰 聖天子病瘵

無告令江陬海澨臣民各盡乃心今此一方振窮恤患救死埋枯
幸君仰副 皇仁力襄善政守土者實嘉賴焉君聞言遜謝無幾
微德色見顏面陳君每爲余縷述益歎君爲君子人維揚五方雜
處俗尙夸奢其閒以鹽筴起家不少輕財市義然皆意氣豪舉沾
沾作富人乘輿張蓋炫燿於道君累世勳舊之裔節衣縮食馴致
贏餘願蕭然韋布蹢躅獨行委巷有山樞蟋蟀之風浮薄子率以
是少君然君絕無所介意而於爲善精知質行惟恐不及士大夫
接其言論知爲經世才居常每數引希文先憂後樂之言欲然自
謂濟人利物之心所就殊無以稱吾意蓋其器識有過人者又况
平生孝友垂老以之異乎務華絕根之徒任恤發聲隱微至不可

問然則君之行謹本末粲然充足爲此邦人觀法而興起而世之論者猥云人富而仁義附非所以知君也君生於康熙丙午卒於雍正辛亥年六十有六元配高孀人子三嘉珮元城俱庠生璋丙午武舉人孫五幼以雍正十一年月日葬邑之西山某原元城嘗從余遊來請銘以余故知君者銘曰

斗牛之野淮海之涯有君子兮歿而猶思末俗澆譌本實先瀉卓哉至行爲世綱維冀君幽宅徵我銘辭我辭不苟厥聲永垂

右墓誌銘王步青撰

士君子苟懷濟世利物之心不以出處殊不以遠近隔惟設誠而致行之功在生民澤貽沒世雖未膺一命之榮固自足仰翊承平

以襄當事之所汲汲此余於文學耿君所爲重其人聞其計而歛
歛不自禁也余昔莅揚聞君行誼自幼以孝友稱族鄰中年存心
利物多所施濟每不欲與人知晚歲施益廣顧爲久遠計事乃顯
著庚子辛丑閒年凶米騰貴負糧者病追呼君歲輸三百餘石請
於官爲貧民償所逋如其數縣獄舍隘禁者多瘐死君損費增屋
居之又憫其乏食捐田百五十畝歸縣收租以補囚糧之缺城南
鈔關河岸峻水駛小舟爭渡往往及溺君請自造巨艦募善操者
捐田百畝以歲租當其傭直至若建家祠設義學置義田倣希文
遺制以及施棺修冢不可數計皆人所豔稱而余於瓜渚普濟堂
之落成則尤心重君之樂善不倦也先是揚郡官吏奉上諭募

建善濟堂收養病人如京師例猝無應者君念瓜渚爲南北水陸
衝往來貧病無歸者尤踵相接因語僧見省請於前守卽庵爲堂
構茅屋益之費皆出於君已而就養者累至不能容余奉 簡命
來守是邦因捐俸并募於紳士得千金授僧改建易茅以瓦拓小
而大仍請君董其事君慨然爲成殿庭廡室庖漏溷廁凡六十餘
楹巍然江上又爲斟酌條例三十二則纖悉周至前後捐田三百
畝捐貲及萬金蓋君之悉心籌畫八年於茲矣今年春余被 命
權巡江甯與君鄭重語別曰 聖天子痾瘝民隱推恩四海令臣
民各盡乃心今此一方振窮恤患救死埋枯幸君仰體 皇仁力
襄善政守土者實嘉賴焉君聞言遜謝無幾微德色見顏面余因

是益歎君爲君子人維揚於江左號稱繁富好行其德者亦所時
有然多意氣豪舉矜任卽名君粥粥若寒素紛華一無所染而於
爲善精知質行惟恐不及吾所見於揚人士罕有其比方謂君年
高德劭自是益享遐齡乃別君半載凶問忽至傷如何矣君令嗣
三孟仲有聲庠序季登賢書並能繼君之志大君之門有子不死
君當含笑九原矣而以余之眷眷揚民喜君高義爲臚列其裨益
於民生之大者以示來茲知君在九原亦必深相鑒許也

右小傳陳宏謀撰

孫鎮

武功太史酉峯先生以乾隆十九年十月十日葬其父例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樸齋公於邑東原張三官砦祖塋之次未志也越十二年而母夫人例封太孺人劉亦卒卽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葬前塋壙在樸齋公右屬門人少詹學士今侍郎韓城王公杰志其墓旣又出所建樸齋公命門人同邑張洲補志公葬爲銘刻石納諸壙中洲承命曷敢辭按公姓孫氏諱鎮字藩臣樸齋號也世爲武功郃封里人而居縣城之西南門內曾祖諱繼元居鄉有隱德祖諱國良縣學生祖妣李氏守節撫孤以壽終考諱起相讀書未售妣張氏生公數歲而卒公育於祖母李太君以貧故

未就學已習爲賈賈輒折閱數爲同賈所謂歎曰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吾無機心奚賈爲因不復賈而其教先生也嚴而有法三易
其師必求成立嘗曰學所以學爲人也吾未知學然吾見善記誦
能文辭而其人無可取者不足法也毋志利祿毋矜己毋市名務
爲切實近裏或仕或處用歸一致爲學之道如是而已一日以爲
人爲文難易問先生先生以爲人難對公曰爲人無難汝難其所
易爲人必無成吾平生無不信之言不謹之行汝其勉之語具先
生所爲行狀而先生果能體其意潛心發憤以研窮性理學爲海
內名儒不獨以科舉官秩顯焉已耳則皆公之教也配劉太孺人
同邑處士孝次女與公莊敬無失時姑已卒事祖姑節母李太君

以孝聞公卒先生猶未第太孺人督先生學甚嚴卽以所聞見於公所以教先生者教先生及諸子先生官翰林迎養京邸其訓誡尤切由是先生孤介自守落落焉少所合所師友當世公卿大夫必篤行醇儒如長白尹文端公蒲坂崔公紀清溪官公獻瑤切磋砥礪交相助爲實學居無何以原官歸里太孺人怡然就道曰仕宦而返初服庶存本來面目吾何憂哉其卒也臨桂相國陳文恭公題其額曰關西孟母人人咸以爲允先生主講關中書院又主蘭山書院於課經義雜文外時時以所得諸高堂訓者訓及門故其及門膺科目歷膺仕者類能有所建立餘亦多修潔自好之士然則先生之教曷勿本於家庭者與公生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

十二日卒雍正十年十二月三日春秋凡五十大孺人生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二日春秋凡七十有九男子四長曰景烈卽酉峯先生己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景昌辛酉副榜景勳景熙縣學生昌與勳皆出嗣其從祖爲孫女子二適士族孫男三燮附貢生藹巒縣學生曾孫男三奕坦奕埭奕塏厥裔懋哉益盛德之後云張洲日程朱爲兩宋理學首稱而其淵源實自其父大中公韋齋先生公以未學之質而媿徽並美尤爲古今所僅有豈非難哉豈不偉哉昔尹母謂彥明曰吾知以善養不聞以祿養而近時蓋屋季中爭母以教子著鄉人至今謂其所居曰貞賢里以觀太孺人何多讓焉宜銘匪諛銘曰

洛閩理宗肇自庭訓公非讀書家學詎遜人亦有言善必歸親如
水有源如木有根公勵先生殫厥心力先生學成彰公名德配惟
賢母柩內相莊繼公爲教懿德齊芳東原鬱鬱佳城不改閩世其
百我公如在

右墓誌銘張洲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empty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header row is at the top, and the remaining 9 rows are empty.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張大俊

張君惻庵諱大俊字傑如其先世由薛川遷於歙南東源遂家焉
世治農隱居不仕君生而魁梧敦重寡言笑晚歲歸里門衣冠古
樸見賓拱揖而外不交一語暇則幅巾拄杖跨烏犍往來霞山栖
雲翠微諸勝與田夫野老課晴雨話桑麻足跡不入城市客至或
杜門避匿人嘗謂君之粥粥無能也而不知慷慨有爲豪宕不羈
之氣其少時固有異人者君年十五念大父母春秋高父母及叔
父母皆斑白自顧世治農執一經無以奉甘旨乃挺身遠遊客陽
羨者數年業少振復挺身單騎經淮泗渡黃河踔齊魯歷燕趙徧
覽秦岱滹沱涿鹿之地直抵居庸遼海與其賢豪長者交當是時

山左大饑白骨相枕藉民間鬻子女直僅數百錢某州築萬人坑以埋鬻掩骼有路遠不能致者多委棄而去積屍滿途爲烏鳶犬彘食君自京師歸適過其地惻然憫之立解橐中金金盡復假貸於同行者雇人荷鋤畚送枯骸數百於某州以瘞焉復出錢鬻童稚之號號將斃者數百人攜之歸里門給其衣食及次年秋熟悉縱之歸召還其父母皆涕泣叩頭而去山左人皆設主於家朔望祀君每垂涕告其子女曰張公而再生父母也雍正壬子夏歛南水暴漲漂室廬君獨守祖居徬徨不忍去水及其半戶戶以外白浪如崩雷諸婦皆登樓君危急乘木扉呼救樓中人垂纜援以升及半纜絕墜水中將蕩而出忽有梯從室中出乃援以升樓得免

於溺人以君之厚德爲神所助云君恫恫友事其大父母及父母叔父母皆婉愉盡禮葬與祭哭泣悲哀弔者皆爲流涕撫其諸昆季恩尤篤析產取其瘠者而讓其腴於諸昆季諸昆季或中落復給貸無倦容匄金至數百緡至子母息無所償有見君而報者君輒焚其券曰昆季吾同體也義重則財輕若之何以錙銖計乎命諸子或仕或商客遊於吳越蓼霍通涿粵閩諸省業益振君乃老而還鄉課諸子孫於家塾立文社以率其鄉人子弟資其膏火而勸其絃誦且倣朱子社倉遺法以給孤貧葺宗祠治道路復刊感應陰騭諸格言及溺女戒遏欲箴以流播遠邇蓋其好善樂施老而彌篤有如此者至暮齡乃命諸子各罷業歸鄉里曰吾祖父世

治農汝其命子孫讀且耕無忘先德也君年踰大耋兩受貤封
賜冠帶粟帛而君則藏鋒斂銜不求名嘯詠於煙霞山水閒遯
跡與漁樵伍有話及其少時慷慨有爲豪宕不羈之氣者輒默然
不應其殆老氏所稱盛德若愚者與君丈夫子五人皆篤誠伉爽
有幹濟才孫十三人曾孫三人其季君佐臣與予交最善次孫倫
慈從予遊故得熟聞其行誼云

論曰士君子存一念好生之仁由一鄉而及於他國者豈必其權
與位哉卽布衣之士慕義無窮焉以予觀惻庵之全活窮黎恩流
異地其所爲拯飢寒於溝壑完骨肉於流離者功何厚歟厥後之
昌宜其未艾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今張氏子孫皆謹守家

規彬彬絃誦食其報者無忘所自來矣

右傳曾學詩撰

--	--	--	--	--	--	--	--	--	--

程文煥

先生諱文煥字豫章號介庵吳郡長洲人程氏得姓於周自晉新安守忠伯公元諱始居徽之篁墩歷代皆有顯人明季祖心齋公諱遇德以中書舍人官南都順治乙酉五月卒於官郡父孝懿先生諱大儒奉母避難徙吳之楓江漁港居母喪悲泣過甚兩目失明又寢苦三年露溼得跛疾遂不起遺老金孝章爰山夫輩過訪常臥對終日既歿朱侍講敬齋議諡孝懿人以爲允先生秉姿端厚性至孝六歲時爲父舐目眚障翳得開宗黨異之弱冠奉父命遊成均試授州佐銜時明史館方需才總裁徐大司寇羅入館甫半月聞父病棄之歸侍湯藥者六年不懈父疾劇徒步延醫新安

六晝夜走七百里足盡腫後父母先後歿毀瘠幾不勝喪既葬築室廬墓旦夕悲號哀動行路同里蔣太史西原紀其事歎曰孝以繼孝信矣哉先生嘗謂父母在思棒檄以養親親亡矣雖椎牛而祭奚益庶幾爲善鄉里以廣吾親之仁惠乎於是絕意仕進疏財好施修橋梁以利涉建水龍以救災凡茶湯藥劑衣被之屬冬夏不絕施有貧而死者爲之置衾棺以殮之爲之置義冢以埋之而親族中之貧者則更爲之給錢米代婚嫁其尤大者則設粥濟飢捐助就食者回籍之資費廣而惠遠康熙己丑及雍正壬子凡二次所活數千人先生之力竭而心亦殫矣中丞張清恪公郡侯陳恪勤公迨制府高公前後慕義竝爲製扁旌門或云盛世標準或

云高風砥世或云年高德劭其見重當代如此而先生蹙然曰吾
過矣其鄰於要譽乎先生居心甚恕而律己甚嚴雖燕居衣冠必
肅端坐儼然嘗書伊川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懸之
壁閉期以不欺暗室不愧先儒教子孫必延名師不少姑息嘗作
家戒曰做秀才當爲根柢之學勿徒專攻章句若通鑑綱目大學
衍義性理大全等書皆當反覆玩味融貫於中庶出而致用不至
空疏吾家自高曾以來敦實學傳忠孝汝曹爲程氏子孫可不紹
家聲以慰先靈乎若急功競名蹈虛聲之誚非所望也先生慎於
擇友而外和道廣不輕絕人後以年高儕輩多盡嘗歎曰歐陽公
云善人君子難得易失今知交零落無存如吾衰老其能久耶雍

正十三年冬十二月疾既革命焚其券之不能償者而卒年八十
有七先生由太學生考授州同知積行著聞爲鄉飲大賓以子簡
營田議敘 封儒林郎卒之日紳士親故服膺弗諼議所以不朽
先生者私謚曰恭惠先生子簡孫鍾皆知名

贊曰甚矣先生之爲盛德也其行己也恭其及物也惠歿而被之
以美名宜哉其或乘風雲枋國政得行其志所欲爲則所施者廣
矣吾又以歎先生之不逢也君子曰積餘慶以貽之後程氏之益
昌也猶信

右傳王時翔撰

董允霖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於是乎出其爲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淩日替新秦之門戶狼狽無狀矣其猶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甬上世家近亦就衰其能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爲最董氏之宿德耆老以予所見蓼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父以來累世擅膏粱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怠吾甬上世家之勤施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六曹或守方面或佐成均相繼翺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澹於宦情終身不出至其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盎然爲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矣先生之

扶藉族部者事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初立先廟先生又建崇
本書院於廟旁置田以充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修始
祖塏道以及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冢重纂族譜又編遠祖
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廩所貯以振諸宗歲杪又贈
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於
二家舅氏一體同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
子買妾贈之禮部侍郎姓中史公先生僚壻也未遇時寰甚先生
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甥使得有成
有先業在鄒溪溪上興築若塘若堰若橋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
以輸家即存之溪上次年平糶以拯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糶

金而去者先生榜之於門曰吾之出內於此略有古人社倉之意
甄爲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互鄉也汝其能無愧乎盜於是夜復
遷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蓋先生之古誼出於天性初非慕義強
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於穿窬之輩俱爲悔悟嗚呼漢人引鄭
長者之語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宮室予嘗以爲鄙言
夫累世富貴而惟飲食宮室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
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稱爲有道士林推爲君子豈非克世其
家而不愧於宿德耆老者歟先生諱允霖字筆雲一字蓼存廩貢
生候補州學正曾王父光永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遵
諸生以孫永昌知府雋馳 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生孺人范

氏生子元裕元毅李氏之適生子元敬敏政胡氏之適生子元敘
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於順治某年
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桃源鄉之姚王塔
又八年而第四子敏乞表墓之文於子惟敏也恂恂有篤行能嗣
先生之風子益樂爲之銘其詞曰

周官六行備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窿墓田高敞
足有容萬家他日壯崇封

右墓表全祖望撰

計倬

古有失馬而認卓茂之馬失牛而認劉寬之牛失屐而認劉凝之
之屐者三君皆默然與之其後失牛失馬失屐者各得所失而以
三君之馬之牛之屐還三君叩頭謝慚負焉此史氏所爲美談者
也以予聞計蓮峯文學述其祖敬堂翁一事頗相類翁有地可盈
畝以佃於人而近某氏之居某爭爲己業春則掘其麥苗夏則拔
其木棉佃人以告翁曰聽之吾獨若租可也某惑於形家言瘞棺
其地佃人又以告翁曰渠旣利此風水若幸勿傷閔五六年某卒
慚謝起所瘞而以其地還乃知盛德感人古今一轍也然彼之認
者誤誤則猶可恕此之奪者故故則無不怒者不怒不爭翁之事

尤難能哉鄰有牛暴管幼安之田幼安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
過牛主然未嘗奪其田也永興有荒田鍾離牧躬墾二十餘畝熟
稻縣民有認識者牧遂以稻與之此蓋以佯認爲奪翁所遇適相
類矣翁以勤力穡善治家家漸裕願好施族人不能舉炊者鄉鄰
苦旱潦者時時貸之粟不責償由是家復落富民多控佃租翁則
終身不投一牒強佃有橫逆來者並夷然受之囑子若孫曰吾忠
厚家風不可失也翁彭澤人名倬敬堂其字國子監生子二某貢
生某監生孫五文學其一也

論曰予以羸官歷數邑見投牒者多爭地詰之曰爾曹爭地曷不
爭天才橫尺縱甲雌乙雄蠶食彼界雀穿我墉是曰爭地訟則終

凶仁跋義辨旬累月積德爲谷容福以田植是曰爭天得則大吉
善夫計翁春和海洪以茲偉量砥彼澆風故優游而彌性壽八十
而考終詒子孫以有穀業詩書而日隆此則天之所與人雖欲奪
其奚從

右傳姜之晉撰

三十一

三十一

楊繼起 姚夔

楊繼起字伯復湖南黔陽廩生在娠時母病殆越三日遇異人活之而繼起生性沈厚爲學務致實用嘗謂士出宜有裨於國處宜爲善於鄉識者謂能副所言初州院試屬於辰寒峻多以道遠自阻繼起請於當事設沅州試院乾隆元年升州爲府實自繼起之請始又姚夔晃州廩諸生事親以孝聞待兄弟友愛方兄弟欲析產夔勸止之不聽則曰吾平生祇癖愛一馬幸以予我田廬什物任兄弟盡分取之吾不有也析曩日諸宗姻皆會而夔已先期避去矣歸時妻子嗷嗷以生計爲言夔祇問馬在否不及其他居平溪春夏常阻水行者病之夔父嘗思建橋未果而卒及夔多方勸

匪軍... 募資不給則並其馬鬻之迄橋成未一年值大水復圯夔面橋而
泣者累日或勸止之曰吾無以對吾父也乾隆三十二年緬甸之
變夔駐芷江助辦軍務知縣曾應封深倚任之有姚某坐軍罪當
遣戍歲行盡矣夔爲請於應封釋歸度歲期以正月二日還獄聽
發遣或謂夔曰姚旣去必逃將爲君累夔默不應及期而姚至

右傳李元度撰

李應卜

古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言察舉此里中什伍中民所爲之善惡皆以告監官而不得有所隱也又鄉置三老凡孝順讓財救患皆扁表其門言既知其善惡必擇善而彰之使民咸興於善行也後世旌閭則命之朝廷造之有司有聽事步櫺樹烏頭築雙闕規以丈尺夾樹槐柳典愈隆而制愈侈然其爲鼓動人心維持風教之微權則古今一而已邠城義士李君應卜乾隆二年里書列其狀於縣以次達於巡撫都御史覆按無異詞上聞於朝下儀部請用故事 賜旌表令制官給直自建造五年七月落成 大書曰 旌表義士李應卜之門其子綰感激 君上之所以惠

綏其先者謀文獻刻金石以侈 君恩而揚先德乃乞文於芝芝
聞君之歿也家不異煙而食者已六代矣門以內不問服有無咸
烏烏哭盡哀閭里閒若宗人戚屬士大夫以及農氓商賈皆來哭
奠遠方之人亦哀悼於是羣謀於君之子若姪斂金錢建祠以祀
每值君忌日登堂而祭者常數百人又有垂髮戴白扶攜提榼而
來者焚香奠於庭或稽顙拜於門外歸憩道旁語及君遺事有歌
而誦者有泣下者歷歲以爲常及表閭 命下邑令祀君於忠義
祠其雲會而來者一如君初歿時嗚呼君之所以致是者豈無故
哉君字白三應卜名也太學生父丕承歿君年纔齠齠跳叫悲號
終日不食叔丕基故遺側室一事之如母壽百歲終姪緯早失怙

特勞勞然飲食教誨之一日病危甚居層樓上時霖雨浹旬君已
老矣日必數數登樓省視泣語緯曰吾夜不能往慰汝然終宵未
嘗成寢也弟應會亡遺孤緝方一歲痛如割一夜鬢髮都白其撫
緝也食必呼共案出必視而行返必問在何許緝病瘡醫針甫下
淚滾滾落曰吾有何方爲汝分痛緝每出望其早歸易簣前一夕
緝歸稍稽更深矣猶坐以待及至厲聲責曰獨不念吾望爾乎君
之內行醇篤如此其施於外者尤未易更僕數有典其田而遠遊
者牽其孤詣君室涕淚以託君爲授室且復其田焉有喪其妻者
君爲之娶再亡復娶更給田六十畝以資其生有以困故欲遠徙
者與粟百石以畱之其他貧不能自存者或與之金使質遷或授

之田使耕或代償其債或歸贖其產又有受其資賈於外者及歸
貨財都盡愧無以見君君無憾容山西賈人間文煥居君肆負君
債而死其幼妻攜穉子涕淚而訴曰吾夫貧有負主翁寡婦孤兒
家鄉千里奈何君太息曰往事勿復言市棺以殮歲給粟布其後
子娶妻完貞路獲遺金守而還之又有攜金市粟者閱其金有官
封心竊疑之與粟遺之去攜封立起入縣庭縣令坐堂皇方夾訊
庫吏盜金而君持封金至乃釋吏令亦雅重君造其廬欲舉爲鄉
飲賓而君固辭不就一時遐邇咸嘖嘖稱嘆君爲古之尙風義者
予謂君厚於其親以及於比閭族黨殆內外行無慚者與嗚呼義
根於性人之與生俱生者也而國家顧必藉是烏頭綽楔爲砥礪

斯民之具以厚俗而興行與然天理民彝每有所觸而易動過其
門者見夫草莽一介之士一行作善巍巍表厥宅里雖頑懦不義
之夫未有不悚然動容悛心而改行者傳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不其然乎棺之意欲使李氏之子若孫歌詠 聖德於罔極而返
續先猷也余則推原 朝廷所以獎善維風之意及其先人所以
邀茲殊典之故俾刻於庭曲之碑使後世得以覽觀焉

右碑劉青芝撰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rightmost column contains a header row with the following text: "MAY 1944". The rest of the table is empty.

									MAY 1944

張閏

昔太倉宮保大司空張公當有明金山晉州之役力糾桐岡宋司馬蔚山之役力駁蘭溪殿學京山給諫議班行中號有深識正位孤卿得大臣體而羣從西銘先生七錄齋手蘭疊鈔之書具有司錄上備祕府乙覽者多至三千卷有奇由是江左覈清望者高太倉張氏大司空公名輔之生洪秩訓導司訓公生凝道倅尹慶都胥以行業著稱倅尹公生元薦 國朝教諭儀真雅具人倫鑒銓推制義颯馳海寓里中簡禮部試有聲者多出其門司諫公德配孺人生岑蜚英文學籍甚州郡德配孺人克仗緒嫩而生特舉孝廉方正鳧襄張先生先生名閏鳧襄其字性至孝齒六歲誦古孝

行諸書輒索縷解齒十有三從文學公飲歸夜業半文學公醉如
廁先生不敢寢心倏動亟持燭趨往迎聞淵池水聲亟視之則文
學公溺焉亟趨水負且左右抱闔戶驚號而先生暨文學公訖獲
全此偕諸暨趙紳之奮身下救墜水父山陰陸尙質之躍江濤挽
父舟胥爲死孝而先生於齒十有三時行之尤可驚傳也文學公
攻苦早卒先生號踊絕移時少蘇司諭公亟諄語尙願吾二老人
而先生乃以不克永事文學公武孺人者昕夕潛泣薪代厥職而
彌祇事司諭公王孺人司諭公晚患瘕先生左右扶侍不少離湯
藥必嘗必手進雖溽暑沍寒不命寢不敢寢者蓋訖十有三年其
事王孺人也如事司諭公司諭公卒慟寢絕不寢暨食者再浹日

夜族戚敦勸不應王孺人諄命無減性迺少進一溢米而號踊不
輟其執王孺人喪也如執司諭公之喪經畫窳窳神體勤瘁歲時
祀司諭文學公暨二孺人輒雪泣益迄寢毫而不少替先生性廉
不義不少取戚嫠而二孫胥縱汰暱匪人嫠不獲已以貲潛寄先
生篋後嫠候卒先生召其二孫懇戒之旋出囊寄物封識具存二
人請獻其半先生正色曰此爾家物也爾祖母懼爾曹汰費故寄
子篋爾兄弟尙慎守此無負爾祖母望二人遂訖爲善士此則春
秋寄帑寄孥漢賜名君子濟之曩烈也先生睦族戚敦姻黨囊不
克贖活者則食且衣之不克婚暨葬者則視家所有飲佐之薪讀
書而勉力者則筆札膏油備給焉族從孤先生代營畫俾獲成立

外兄弟周氏疾且廢館於室者二十年病有醫歿有殯先生尤篤
交舊鄰友窘甚貸以貲助營什一息既而日饒裕倍償貲先生不
受而以築梁于七都之摩羅塘通孔道比葺工復大書鐫勒曰此
友人某氏所建也鄰故士族鬻女於吳趨先生聞之夜促舟贖歸
謹畜別室擇所適後女夫償贖金先生正色曰子誤矣奚有是其
不伐善率此類也先生誨子尤肅伯瞻淇序貢上舍海內所稱茂
苑蓼夫子也且寢埒西銘先生選士遊日下時仲瞻洛蜚聲六館
藝林號張氏二難先生性懇靜杜門惟繙誦經籍非公事未嘗履
州邑署而眾議嗷逯輒侃鑿不少憚懾凡州邑施粥施棉施藥施
棺立義冢修普濟堂諸公務率殫貲倡率釐畫曲諭綜緯而密析

紀而不素植基而不仆維茲與眾實利賴之然則史傳所紀典則
所頒旌孝子旌順孫授義官義士義民秩號署義民署第一家署
孝義家署孝義之門惟先生實克應茲選而宋藍田呂氏鄉約宋
元明浦江鄭氏家範暨明鄭氏損益家範一百六十八則抑惟先
生實克楷模之而無或少歟也 國家重熙累洽九服蒸蒸雍正
乙卯儒學嘗牒先生行於州州上於承宣司制撫二院比乾隆丁
巳部議銓敘州判式標敦化而太倉直隸州又以先生應孝廉方
正 詔戊午夏四月五日撫院楊公特檄徵嘉勞行具刻章迺甫
越二月先生以微疾卒矣齒六十有三州邑人士暨旅行於塗其
慟哭失聲者且計什之三此又古行者不歌春者不相之風也然

則先生行誼彌克振大司空公世望而偕太倉州衛掌故之旌孝
子王在復 詔徵七錄齋遺書其焜耀闔里實鈞也予爰狀先生槩
略俾采風者擇焉

右行狀儲大文撰

蘇瑞一

公性嗜酒無一日不持杯惟執親喪斷酒三年一勺不入口人餽以珍異必焚香薦於寢曰某人以某物饋某男敢敬獻凡四時品物先薦而後敢嘗有某顯者欲求公文至所住聚賢坊不能昇八轎徒步至門拒不納將軍錫公特庫撫軍鶴公年闕榷唐公英咸敬愛公每讌集以得公爲歡公亦時一再往一日遣使延公公不至叩其故則昨夜被竊衣帽不能往大吏震怒飭縣追給令窘甚饋公衣服財物兩大篋公曰此非我故物胡能強顏受令曰大吏促我急而盜又不可得公不受會當重譴矣公曰篋中物不可以污我我爲言大吏贓物已得不以是瑣瑣者累也乾隆三年典試

聞公業素耳公名又知公治春秋欲從暗中摸索徧簡春秋房無
佳文搜遺得一卷已塗抹狼籍愕然曰非老名宿焉能辦此拔冠
房首榜發果公也放榜之夕諸報喜者皆不詣公曰蘇先生中人
誰不知焉用報黎明其門人市題名錄始知之公曰余文艱滯自
分不售今既賞文何爲置第五沈吟久之乃徐徐冠服出門去先
外祖吳寅谷公公姻家也往道喜不相值候至已刻公還則極稱
解元王定九文嘖嘖不去口因爲寅谷公朗誦一徧指謂某處好
某處勝予文遠甚寅谷公固好學聞公稱善處輒求覆誦公援筆
默寫一篇竝加評點以示蓋公出門時問知王住處乞草稟讀一
徧卽能背誦竝虛衷服善如此昨歲晤公仲子赤謂公有文稟數

十篇藏於家將訂正付梓云

右逸事謝蘭生撰

國朝詩人姓名表卷之三

三十一

湯天煥 陳璿

湯天煥字石岑湖南醴陵人乾隆戊午舉人截取知縣以母艱苦節且年老乞終養大吏高其行以孝友端方舉奏 欽賜內閣中書銜後母卒檄催不起蓬蓽蕭然琴書自樂嚴於取舍纖毫非義雖尊貴饋遺不受也安陽許凝道令醴單車造訪劇譚竟夕商榷經義不及時事凝道贈詩云公庭絕迹徐昭法斗室窮居杜五郎紀實也嘉慶戊午重赴鹿鳴筵宴同郡陳璿字在軒益陽諸生家貧力學好飭廉隅不苟阿於世嘗自署其門曰頗堪自問不求人憐與鄉先達蔡璨交最善璨教授衡州嘗薦館其郡縣署主人禮稍懈輒謝去璨歸邑令聞璿賢且貧欲璨介之見因以周之璨語

璿璿曰吾修身潔行數十年豈以貧故見邑宰乎卒不見

右傳李元度撰

康惇

君諱惇字子厚世爲太原興縣人曾祖諱心月祖諱太雍父諱萬方君性闊達好義內行修化行於鄉人鄉之子弟憚君甚見君至坐者植立袒程者率避去或遇君督過卽不敢聞於其父兄其父兄聞之輒不齒其子弟也君有兄弟四人年旣長議分居君拓地建屋數十間旣成乃讓諸兄弟而自居故宅人或問之曰長兄吾所事弱弟吾所撫也吾不可以懷安故也故人張成負客責千餘金不能償以憂得危疾君往問之曰子何憂責吾力能代子償之成叩頭謝曰甚善然成卒病死君召客語之曰成之責吾已任之矣請焚成券而立吾券客驚喜曰諾時君家已落卒如約終君身

償至大半及諸子既長乃盡償之君配王氏善處困自君在時未嘗有愠色君歿後教諸子一以君志行程之既二子基田基淵仕爲縣每戒之曰吾素安貧無以貧故而累汝志君生平好讀書爲文頃刻就獨不利科舉中歲棄去卒以諸生終 贈文林郎昭文縣知縣其卒也在乾隆四年二月初四日年五十二以次年二月初八日葬於大園塚先墓子男三基命國子生基田潮州通判候補府同知基淵嵩縣知縣女一適諸生孫普烈孫男九毓珍殤銘貽國子生林鈞霖鍾儀鈞麟鈇瓊珍文鈞嵩鈞孫女二曾孫男三俊泗登泗章泗曾孫女一基田知昭文數年以廉能聞子故心識之頃奉母喪還太原踰年以書來告曰先君之葬也不肖弱不省

事墓誌之文闕焉今將啟窆以太宜人祔圖所以不朽先君者敢具狀以乞銘遂爲之銘曰

井之濞兮人可食也家之肥兮斯及國也瓶之羸兮我心惻也貽有穀兮子其翼也我銘斯兮爲世則也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三十三

三十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四目錄

卓行十二

鄒魯臺

顧建元

藍光緒

彭儀鳳

查日乾

劉世傑

賈際熙

蔣志述

沈修誠

袁潢

王冰確

陳朝玉

王瑞之

蔣堅

劉大受

郭炎

袁良謨

靳尙端

沈忠華

陳思敬

危露

唐義謙

龔茂城

姬廷實

成祖蔭

孫宗濂

鮑建旌

祝景南

趙震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二

鄒魯臺

君諱魯臺字澹庵世居武昌蒲圻曾王父守宏官梓潼尉王父應
錫前壬午舉人入國朝中進士乙榜由太湖令終光州知州父
履益爲文學諸生有名贅漢陽刑部正郎易公道沛家遂入籍漢
陽生四子君其季爲人老成凝重至性若揭中無城府而多智略
家有勞苦事輒先諸兄無不辦文學公之來漢也資產盡付其兄
兄喜俠唐喪一盡文學公無可歸又試輒蹶道不行至君生室已

如磬君學舉子業或併日而食未嘗釋卷文學公暨其配既沒君
諸兄皆從鄉校謀升斗喪不能舉君益鬱抑不自聊乃棄筆硯學
賈惘惘然攜數金之襄鄧之洞庭衡嶽北之光汝歲以爲常無一
二甯日最後販木附糧艘而北抵沛之夏鎮竟以病卒於旅店其
伯子召南匍匐往扶其柩以歸一時親友以白衣會者數百人皆
太息泣下傷君之爲人咎天道焉夫未富之術較銖黍計往復蠅
營狗苟其常也而君三十年來餐風眠雨凡有所羨則舉親柩於
堂兄失偶迎之家事之如父姪無業飲食之教誨之盡出以行其
志無燧子畱以自封有甥令天津君省其姊於任令以重託嫌於
染指辭弗就羨姊葉子才襁褓家業酷君代理之十年賞漸豐未

嘗一杯不以值嗚呼如君之爲卽素封者所僅有願乃出於持籌
經營之時則其向者慨然棄書之意亦良可思世動言兩漢下無
篤行君子豈其然耶初君旣易業恐墜先緒憂形於色及召南好
學有名益不憚勞頓力爲營構佐誦讀嘗當遠行召南送就道泣
君亦泣曰爾惟苦學繼祖志酒乃父恥則孝矣辛苦而死吾願也
卒之召南成進士祿養可期而君遽死豈非命哉憶君之北也過
余取別爲言生平奔馳僅了人子事家無寸業可占精力漸衰未
知止期因歎曰吾兒幸霑一命吾墓之草其宿乎余爲心動然念
慨歎之言不足信孰知竟去不返也悲夫君貌秀俊鬢疏爽飄然
如仙綜其行事卽昌黎所云少壯爲賢子弟老爲賢父兄者願乃

如此而終天之報施可問哉君生康熙壬申年月日卒於乾隆庚申夏五月一日年四十有九配王有壹德生子女各三人長卽召南丁巳進士候選知縣娶邑劉某女次道南聘余長女次式南未聘女嫁蔡劉黃孫二人某某召南等卜以乾隆壬戌年月日窆君於蒲圻祖塋之次以余知君深也再拜以塋道之文請曷敢辭銘曰

鄒惟尊望中衰於遷獨生偉人力爲之援譬彼滄海厥濤如山舟瀕於危賴我長年濟人彼岸庶幾已安乃長年者反隕於淵勞不獲享積怨何言有往必復天道斯然遺爾子姓視履其旋銘茲墓石爲奕是傳

右墓誌銘彭湘懷撰

右墓誌銘彭湘懷撰

二

宋書卷一百一十四

三

顧建元

公諱建元字振川姓顧氏自吳相醴陵侯雍著望江東元通判潤之始居無錫九傳至廣東提學副使鏞是爲公會祖祖敦考選知縣父候選州同禧兄弟凡八人就塾爲舉子業皆以爲不若旣乃歎曰讀書不爲善縱得第何補於世於是做高忠憲同善會令人集十人人日輸一錢或米一溢瘞捐瘡給寡婦之不朝食者其厚者聽積十年得田二百畝若施衣施藥施棺放生惜字諸會垂五十年以爲常脩學舍脩七世祖洞陽公祠尊賢祠營道成梁產不過千金而爲善日不足往予視學入蜀公之子光旭權按察使每示公家問語嚴至不及生產事其最精者曰除弊恐利去在正

己而已正己則弊自絕興利恐弊隨在因民而已因民則利自溥
當光旭去蜀蜀之人如有所大戚感泣扳送千百里不絕予不知
光旭之感蜀人何以如是深卽公之所以教光旭者何如是而猶
未嫌也公生時母呂恭人夢道士乘五色雲入室繼母病禱石門
之白鶴道院有應後十八年復病禱瀕湖之鎮溪巷夢真武神持
大圓鏡垂絲帕丈餘於地復起輯青年金鑑錄若干卷爲長洲彭
尙書啟豐講大洞經晚歲居錦樹園倚池檻觀水輒盡日出則續
碧山會賦小詩爲前後十老圖以光旭歷御史甘涼兵備道累
封如其官預知臘庚申厭世年六十九及見光旭子永之舉京兆

試

論曰無所爲而爲善之大者也然易言殃慶書言惠逆後之君子藉以去不善而力於善積之既久將言與行與心無非善者善之長曰仁仁之本曰孝弟其推暨曰民物始公亦涉道家感應之說而設誠致行油然而粹然卽子瞻蘇氏所云其生有自來其死有所爲理或然也曰別傳別於史也

右別傳吳省欽撰

同治元年庚子年
九月五日

五

藍光緒 彭儀鳳

藍光緒湖南城步縣學生有膽略雍正乙卯逆獠蒲寅山倡亂知縣蔣德重督兵搜捕不獲寅山復結綬甯獠鳳老一抗拒官兵乾隆元年總兵李琦督軍至募土人爲鄉導光緒謁軍門密陳破賊之計寅山等次第就擒五年橫嶺苗粟賢宇楊清保作亂光緒陰爲客商密探賊情具以報縣糾集丁壯堵禦又爲書徧告地方禁止妖言毋許苗獠往來潛伏又帶鄉勇進攻莫宜喇等處擒獲叛獠碗老大等九人事定後光緒賞不之及亦不自言也同邑彭儀鳳字棲梧乾隆辛酉舉人城步未設長安營以前屢有兵事橫嶺苗叛時儀鳳與知縣蔣德重杜珣力商堵禦之策迫事定奏設長

臣等聞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安營已成議矣當事計忽中變欲棄長安守毛田眾情洶懼儀鳳
力言於同知何璘謂棄橫嶺守毛田是撤藩而求自固非計也璘
固循吏洞悉民情爲陳長安要隘數百萬生靈所障斷不可棄議
遂定儀鳳助之也

右傳李元度撰

查日乾

君姓查氏諱日乾字天行高祖考秀自江西臨川北遷順天之宛
平曾祖考忠中前明萬厯己酉科副榜祖考國英國子監生考如
鑑江都縣縣丞以勤死官君生三歲而孤母夫人劉以育以教姊
聳山陰馬章玉知儀徵縣事迎之往除夕陳諸裘服恣親串所欲
取君年甫十二獨端坐不爲動既長奉母來天津時倉場總督洪
公尼喀順天府尹劉公元慧皆先人生死交數請相見久始報謁
卒不一週竽牘有爲讎所誣陷京兆獄獄急闔室聚泣不知所爲
君聞之立白府尹直其事德君甚奉三千金爲壽君笑曰某故貧
何爲京兆鬻獄哉卒卻之後用鹽筴家漸起長蘆逋賦累萬艱於

稽覈朝使來熟君名坐之堂上諏詢條目君口陳手畫洞中歎會
而月悉定又以商力凋劫陳議爲善後計使者用其言上請利貽
至今天津爲禹貢九河下游白衛二河水遇淫雨輒建瓴而下孤
城縣水中廣野無廬井君倡首設振屨拯民於墊隄全活無算制
府彭城公上其事 天聽匪遠寵賁旋及環城隄岸如渠黃口老
君堂教場單街等地衝決不時夙稱險要君謂宜先事修築從與
艦使疏入得報君親督畚鍤增高蘊厚卒用安堵長蘆奏銷屆時
官商翼以稽緩里吏議君措施有方藉以全者不形德於唇吻城
西旅舍數十區每歲徧除客之不能舉火者君陰爲償之歷久無
怠色晚乃枚家事放意山水抱德場和用孫大蓋而未疾不嬰死

期豫刻斯亦奇矣君長身鶴立音旨洪朗料事若神應變不測攬
環贈佩之好幾徧天下而生死不相負山陰王揆長洲談汝龍會
稽陶良玉先後客死京師皆親視含殮以輜車數千里歸其喪山
陰胡捷僉啟文歿無以爲斂皆始終理其後事太原郭氏貲累鉅
萬託藐孤於君君翼而長之弭其內難家賴以不毀母夫人疾革
時緣事繫都門不能盡大事痛毀幾絕得歸營葬築室墓旁三年
不忍去慕園所自號也讀書不爲章句於史事尤精撰史牋若干
卷嘗曰學不爲世用縱文采彪炳猶瑤檝之不可以川玉莖之不
可以矢也雍正九年以子爲義貴封承德郎江南太平府通判
十三年覃封如故改江南淮南儀所監掣通判配山陰馬氏子

男三長爲仁次爲義次學禮女一適山陰李元皆側室徐州王氏
出孫男六人孫女九人君以乾隆六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
五訃旣告知與不知皆太息其行誼戚屬號咷失所宗仰余與君
諸子交特深重以婚姻之好孤子等將以乾隆七年二月十二日
葬君於三河縣百草溝之新塋哀前事來乞銘銘曰

讀一篋書將以爲世須孰守而窒孰施而迂推之行之管此寸樞
望德而趨有諾勿逋述其咻嘔豈爲鄉閭往不可諛來者庸可誣
徵我悼史盡而不汙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劉世傑

公諱世傑字君玉姓劉氏甫髫失怙依母而生事之惟謹性慤摯多隱德世人弗之知也值歲歉輒傾其囊以濟之不少吝及大稔則復借發常平倉粟以療其荒賴以全活者不下數百十戶嗟乎此汲長孺之所爲也嘗救覆舟者九人中有浮屍鬻棺瘞之榜衣履年貌於道踰年乃知爲鄧姓也適有無賴子唆其家誣控同舟者公質之公庭發棺推驗得死者佩纒二十餘金事乃已有司以聞 詔賜八品頂帶於是里黨翕然稱賢焉有佃戶累租數百石計無以償自請別徙門楣牖櫺一捲而空公置若不聞且予以徙宅之資後佃以他事被逮公復爲之緩頰俾出囹圄其盛德類如

此至救災卹患振饑埋齒事之在人耳目者更不可以枚舉也夫世衰道微澆漓成習往往有坐擁厚貲視人之肥瘠而漠然秦越者公家僅中貲而勇於濟人常若不及非人所難能者哉孟子云樂善不倦公有之矣公生於順治甲午年十月十六日寅時卒於乾隆辛酉年十二月初七日午時享壽八十有八娶楊氏卒年六十有一側室蘇氏善事其嫡既勤且儉並以賢聞嫡沒公以爲繼室子四人大鑑楊出大鉦邑貢生大鑛大鏐並列成均皆蘇出公下世距今有年矣而談公逸事莫不慨然以思而頌不容口此足以見公之感人者深也予因摭其始末而爲之傳

右傳張瑞治撰

賈際熙

先生姓賈氏諱際熙字庶咸故城縣人先生非隱者名在銓部有官秩里中之人不稱其官而曰葑園先生者崇其德也賈爲縣之望族代以文學政事顯父諱棠仕至廣東都轉運使先生幼穎異讀書卽思以古賢人爲法未弱冠爲諸生有名貢入太學援例應授光祿寺典簿念運使宦未忍離膝下不謁選而隨任粵東晨昏定省外益講求經世之略理繁治劇條理井然或回故里省墳墓馳驅南北道路數千里雖勞勩勿卹也故運使公奏課稱最爲時循吏先生實佐成之運使公解組歸先生依依色養常侍左右先意承志而爲其所欲爲立宗祠設義渡病者藥之危者拯之急者

周之歲祲民苦飢出粟以振之孳孽爲善惟日不足運使公喜曰
幸哉有子如此實善事我運使卒殯葬盡禮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盛稱其善無閒言會 天子下明詔徵孝廉方正者集 闕下僉
曰先生眞其人矣大僚檄郡縣俾具其事以聞有司敦迫勸駕而
先生固辭不出也曰吾安敢藉是以爲名乎蓋其恬退有如此者
居閒彌自刻厲以禮法自持聲色貨利一無所動於心詩書之外
無他好其爲學務實行而不尙浮名以是勸乎己亦以是訓於人
有子曰如璽以甲辰聯捷成進士語之曰士人以制科取一第及
試之民社而絀者比比也汝當勉於學明義理識事變乃可以仕
否則毋輕言仕也其訓他子弟亦不越此旨生平未嘗高談理學

而樂取前人之格言反觀內省已合者不敢以自矜未然者則怒然懼有所不逮故其責己重以周其責人輕以約其容貌肅以整其詞氣和以平人之卽之也皆愜於意而當於心聆其言樂聞其教而佩服其德辛酉秋余至故城主先生家塾先生孫五馥六奇寶問字焉先生遇余有加禮余亦歎先生之氣誼有類古人也不半載而先生病又半載而先生歿明年如壘葬先生於祖塋之次遺命勿乞銘於當世余旣悼老成之凋謝而尤念先生之德不可不垂示於後世也爰述其行事附於家乘之末

頓塘倪承茂曰余之友張嵩客先生所十餘年知先生者詳矣嵩於人少可多否不滿其意唾棄如泥滓而傾倒於先生用是知先

生之德足令人佩服勿諛者非偶然也先生之歿親戚故舊哭至
失聲里巷細民吞嗟而歎息推爲長者昌黎韓子云觀人之賢莫
大乎眾所與眾所與則其人可知由此觀之則先生可知矣

右小傳倪承茂撰

蔣志述

蔣志述字培聖湖南東安人初以力農起家始誦詩書好司馬書儀朱子家禮平居褻衣博帶容貌甚偉事兄恭謹歲節率子姪拜寢門外肅肅如也常相見怡怡如也富而好施里人皆呼蔣翁而不名乾隆六年行鄉飲酒禮府縣采眾論以志述當大賓志述固辭謂子弟曰吾觀禮經鄉飲篇賓賢者將爲貢士故與之習禮今或以孝弟力田及退老者當之此養老之禮耳而號爲賓吾非儒生不敢言其非又不敢以老農居士君子之上聞者趨之

右傳李元度撰

--	--	--	--	--	--	--	--	--	--

沈修誠

嗚呼秀水似笠沈先生逝矣予有母之喪齋衰而往哭之先生孫元景凶服至門泣請予狀先生子在疚不能屬辭顧自以夙昔過從談謙甚洽曾語予他日有筆墨累子子不敢負心諾也爰卽予見聞狀其槩先生姓沈諱修誠字辭立似笠其號也先世南渡居會稽三遷家秀水之長溪至僉事公謚副使公啟原修撰公自邠三世起家進士治行文名俱炳焯修撰子太學生鳳爲先生曾祖考妣馮孺人前明祭酒夢禎女 皇朝以節旌其門太學生歿之四月子文學大遇生是爲先生祖考妣包孺人文學蕙纒先生考也至性奇篤事詳予所爲獨行先生傳中妣高孺人先生生六歲

母口授經絕穎慧年十三父挈之入楚寄所親就學徑獨往窮江
右巖壑棄家不顧時先生齒雖穉知父激幽憤自廢號挽不得酸
慙旁人母奇愛先生遽數千里外爲客兒家故艱兄修端僅長先
生一歲伶俜繫母氏憂管中夜飲泣轉奮起懇苦力學不少休尋
歸客蘇州弱冠寄籍崑山補蘇州郡學弟子員旣壯省父北走燕
父將入閩請從之閩父止之命就館以養母因遊楚父自閩遙令
秋試畢而來聚於楚歸適會母病不卽行丁母憂毀瘠踰禮祕不
敢聞於父亟迎父歸自楚而父所善楚督已遣人護父喪還矣先
生慟欲絕營喪葬備極哀瘁平生篤於內行遵治命建曾祖母坊
於先塋之側以父純孝請旌於朝事兄終身盡友恭寡嫂依以

居爲立後授室厚分田宅事陶氏姊如事兄族黨蕃衍恤貧乏教孤幼虔享祀舉以身任之重意氣然諾以友爲命客秦中總角交朱芋塋先生病亟親送之濟甯及考終於家李晴峯使左右手倚先生每事諮而後行近脂膏不之潤後教其貌孤年垂八十矣爲奔波南北扶其顛屝兩家子弟嚴事先生拜牀下予目之動容高安朱文端公撫浙下交先生訪以興革大政不避猜怨指陳如革里書其尤著者也有寡婦子馬某持一米囊豪右指爲其家所失物就行鞠將誣服先生爲直之當事弗聽慷慨義形於色卒白其冤素負經世才足迹涉燕齊秦晉楚閒爲人作封事及擘畫巨事動中機宜一規以義天嗇其遇竟以明經終老文筆迅於下瀨

船詩蒼勁絕俗惜龜采夜光之無人撿拾也性強記通古今道勝
國軼事江南北耆舊衣冠容貌媿媿宛在目前至忠義激發鬢戟
張眼爛爛如燬下電使懦夫亦神王嗚呼今不可得而復聞其語
矣先生生於順治辛丑五月二十有七日卒於乾隆甲子八月十
有四日壽八十有四娶徐孺人先先生卒側室許氏張氏子道熙
許氏出孝友純慤爲中殤族子年多踰強艾難乎爲後乃擇於族
孫著族孫爲後說告於祖而後之卽元景是也撫盛氏女爲女適
丹徒主簿朱源張氏出一女適諸生于啟元亦先卒子後生親炙
先生之風義不能忘也亦不能詳謹狀

右行狀桑調元撰

袁潢

歲貢生袁君諱潢字永蕃號直哉吳江同里人也先世姓陶七世祖受舅袁氏恩爲其後卽從其姓考仲輝公生五子君最幼秉性正直少歲讀書治平寺寺故多妖君至遂絕跡弱冠爲長洲生恬於進取省試不遇不復應舉以歲貢士終其身君三歲喪母未盡孝養事父敬愛兼至二十年無情容懈心居喪盡禮終身念父母旣逝哀慕如嬰兒友愛諸兄無爾我兄世隆喜遠游君屢爲宿春聚糧順適其志兄卒經營喪葬以仲子嗣之兄世昌卒撫其二子逾於己子君讀書古寺時有得於孟子韓歐石徂徠文不惑邪說當世崇信如佛氏者作論距之謂佛教虛無有體無用明心見性

之說竊吾儒之似而不能推行者也況其徒又倡爲福田輪迴之說以誘惑愚民舉世從而惑之自僞釋之餒日熾故淺儒之見不明欲救淺儒之陋必先絕僞釋之妄云云說辨而正居父喪不作佛事有誚讓者曰不敢陷親於罪戾也推而一切禱罪祈福俱屏絕身避危疾喪三子不少動人以是服其大勇持躬儉樸不染奢恣風然可利濟人者每慷慨任之曰天地生財當爲天地用胡自擁爲人有急難隱助之不言德并不使知遇饑歲減租已責散糧粒以振毀家不惜急賦稅催租吏不入其門然遇 國家頒赦喜形於色曰我樂人之樂也治家整飭一遵朱子家禮教子讀有用書親正人四方有道多聞之士經其地令薰炙之談讌無虛日里

中子弟有不令者令至其家觀其父子兄弟雍雍肅肅輒愧惡泣
下多改行綜其生平禋躬與人無或不正直者年七十三卒時爲
乾隆甲子年十月初十日配陸孺人治家有則子三棟太學生勤
著述亦不惑於二氏桓邑庠生嗣兄後先數日卒楷太學生女二
一適梅某一適侍衛葉永清孫男四其一爲諸生孫女九曾孫男
二墓在吳江縣盈字圩葬爲乾隆丙寅年十月初二日昔韓襄毅
雍諸生時有妖魅退避事後以破大藤峽功得爲名臣今妖之退
避與韓公同願以不得位無功可見然處眾人狂惑之時屹然不
搖禍福謂非特立獨行者不可也是卽無功之功也夫銘曰
崇有斥無定識定力勤家而不求封殖無位而化及鄉邑正命而

逝歸於兆宅百千年後過而式者曰此百夫之特而古之遺直也
耶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王冰確

王冰確一字賓恪吾邑山後人也無兄無弟無妻子居無廬冬無
衾夏無帳歲假隴上小茅舍召村童訓讀以資生夜則投僧寺而
棲或倚亭檐宿焉冰確既奇窮而偏孳孳行善事疲心瘁力於橋
梁道路開自山後撞鐘石至白果市春雨冬雪滑澆不可行于昔
往來於女夫趙體仁家每薄暮過心甚惴焉今一望皆鑿礪石成
坦道冰確募修力也凡冰確所見而心惻者則必修修則必成衡
之人感其意之誠操之廉也他募或不應冰確募無不應者冰確
歲獲訓蒙資自給糗糧外偶有餘俱以供修路費或憫之或且嗤
之今山前有路當修者每延冰確爲募主或并請監工嗚乎予嘗

過村中人家門庭之外遇雨輒踣泥中而彼擁厚資者於人世之
顯見曾不一加意又或時誦舉贏耗財於無益之土木求毛髮之
益於人世不可得聞冰碓之風其不可以愧而奮乎如冰碓者其
於人世所謂飽食煖衣且非其所冀豈復更有聲色貨利之足以
繁其慮哉吾輩之役役於美衣美食浮名浮利者又對冰碓而羞
澀無地矣

余有友修一橋三年
未成賴冰碓力竣工

右傳曠敏本撰

陳朝玉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瀆古之行生而魁
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無稱乎先嗇陳君厥諱朝
玉字曰璞完江南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漆臍窪若曰環腰有白
文其圓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衍然魁頤故其
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鴻鸞鳳逝去之無迹是時
皇政熙清后祇效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孰
間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互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
居人蒼芒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搨草屋斲木爲耜冶金
爲犁夫任半耦婦任半耦一耦之力旬有五曰水鹹者立甘沙疏

者立堅沙膚窳者立厚稽苗既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衍自保
於是遠近之民間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
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犂賣隸以求牛懷種陸儲瓶缶挈大男衽幼
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
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 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
年羣姓益眾皆造瓦屋炊煙起如海雲 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
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
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
解繩之紛以計事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
曾孫貢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舖祿於 朝

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
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障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
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
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
旣爲祠奠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
以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替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
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

生爲功民眾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
兮豆觥明粢以報君兮文此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旌於海濱且
以勸田

國朝詩集卷之十四

右祠堂碑文龔自珍撰

王瑞之

自漢已來取士之法不一然未有不惟六藝之文首重者而士氣之振否則宜循其本漢書儒林傳贊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斯言殆今古同譏獨宋之儒者執經講學相師友之眾同於漢其躬行道義幾幾七十子之所講求矣明初用經義選士能是者視昔之期在通經又何如誠欲造乎賢人聖人立言之心雖經師大儒未易以語此若其流弊苟焉皮傅勦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覩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原上之貴士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聞有遠尋漢經師授受

近接宋儒者之緒其人世莫之知也孤學而無友泯焉而不彰嗚
可慨惜也夫汾陽有儒者曰韓五王先生以經義補弟子員一日
讀大學之篇憬然曰曩所學殊非也古之學者其若斯矣自是求
得宋真氏大學衍義明邱氏衍義補讀之卽躬行於家教弟子亦
以是不令急科名視力所能惠於其鄉鄉人無賢不肖咸目先生
善人也然而莫知其有學先生諱瑞之曾大父時來大父明樛父
家擇裕於財有好施名先生性寬厚尤敦師友誼雖或以侮慢加
之不與校意益篤聞者以爲難其居父喪時有誘結家僮盜去千
金者先生廉知其人置不問也娶李氏以賢稱曉大義子二廷槐
廷梧女子子二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日歿於乾隆十

一年九月十四日以賞爲州同知未仕廷槐拔貢生好宋儒書余東西行至汾晉間多以其賢爲余言旣而見之一動一言必有矩法蓋能以儒者躬行世其家如此其先君子旣葬於歿之明年廷槐復再拜請余銘銘曰

維昔之學孰爲儒宗師友相隨名滿道崇維今之學不勤以速誰抱其樸允以爲鶴於家於鄉令聞不忘流厥孫子俾引而彌光

右墓誌銘戴震撰

蔣堅

鉛山蔣翰林士銓自京師乞假歸教授江湖間所至必御母以行
乾隆四十年春母鍾太安人卒於揚州安定書院予寓書往唁之
已而士銓使者來陳幣及報書云將以太安人喪歸鉛山與承德
君合窆於某所而乞予爲之誌予讀士銓所爲承德君狀類古之
豪俠好義者而豈弟積中隨感輒應殆又所養致然惜乎不大其
施其所效者如是焉止矣君諱堅字非磷先世隸浙江之長興父
諱承榮字靜之遭明之亂避居江西之鉛山爲鉛山人人生三子君
其季也七歲出爲叔父後年十三靜之君與二子皆遠遊家甚貧
君念母祝孺人煢然無所賴會其叔父已有子乃泣涕請歸養許

之遂質衣冠得錢八百販米於市以其贏具甘旨祝孺人安之稍
長益怗慨樂赴人之急嘗出爲叔父收責得金一鎰歸過其友黃
黃方負人金索者至出惡語君爲解之索者忿曰我索金於黃何
豫汝汝誠庇黃何不以金與我君笑曰若以吾吝此金邪卽盡出
金子之索者慚謝去君向所主朱君者將謁吏部選欲邀君與俱
未發聞以金子黃而未有以償也乃曰黃吾友也君誠與我偕吾
當任其金君既失金慮無以報叔父乃許諾從朱君行舟出大江
朱君倉猝墮水君故善泅袒裼躍入洪濤中浮里許握朱君髮提
其首出江面翼而行遇浮觴馮焉遂得脫居京師頃之有故人王
君出爲定襄令要之至官司會計出入必嚴有吏袖金私之叱使

去吏皆受約束。期年又去之。岢嵐守備張君所出郭日民聞多執
壺酒饒於道。君爲歷飲醉而去。既至岢嵐前令嚴君習法家言見
君爲攝令判獄語奇。君才招往盡以其學授之。由是君所至決斷
如流發奸擿伏。眾以爲神。康熙五十二年主於澤州。守倬君國瓏
時臨汾令暴而貪。民不堪羣聚大譟執毆之城。中民洶洶各徙於
郊以觀變。巡撫檄倬君往令以兵從。君曰若然是速之變也。乃與
倬君疾馳以七人從。自日中至晡行二百里及郊見四山人皆蟻
聚揭竿樹鉏且作亂。君白倬君取巡撫令箭先往視之而號於眾
曰巡撫憐汝民爲吏所苦令太守來治之。擗不在民汝勿恐。乃還
屬倬君入縣治坐聽事呼令出及其胥五人並縛之鞭胥流血。親

者如堵倭君謂之曰爾等不顧父母妻子邪何不復爾居眾唯唯
皆散去明日挾諸囚復命巡撫臨汾遂甯倭君尋乞休君始歸里
遭母喪服闋娶鍾太安人時君年四十六矣居家篤於兄弟在外
時聞將析產乃讓田於弟嘗累千金施貧者輒盡出遊見貧婦十
餘人率幼稚繞岸泣衣不蔽身問之曰適遭焚剽故致此君出笥
中布二十四匹皆散之已而聞倭君以屬官虧帑被逮責償數千金
獄急遂走天津省其家至欒城爲倭君索逋千金復至澤州澤州
人故德倭君願代之輸州守弗聽及君至守有疑獄欲委君決之
君因責以必脫倭君守遂下令有願代倭君輸者聽三日得五千
金倭君遂出獄復質其衣裘贖之歸客太原三年已復往來南北

乾隆十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一君治法家言二十年間語其子曰
刑法所以救世也能念念求人之生斯善用刑法矣著求生錄四
卷律斷二卷配鍾太安人諱令嘉字守箴年十九歸於君逾年生
子士銓君既赴倭君之難寄孥外舅家太安人口授兒四子書及
唐人詩及士銓年十五受九經畢始就外傳焉平生安憎怕亦好
施子年四十餘夢北斗神官授以梵經一冊既覺以道家言持斗
齋每中夜禮誦爲人所禱多奇驗先及前十餘日夢至一衙見廳
側諸吏據案對簿持算子會計見太安人曰來視此簿爾所誦斗
經已六百六十四藏矣越數日無疾而卒年七十君以太學生監
次州同知尋以士銓官 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妻 封

太安人孫四人知廉知節皆諸生知讓知白曾孫立中立方銘曰
秦燔六籍法律尊商韓錮毒流千春春風扇處寒谷溫拈來藥草
能生人人無數人不聞天公眷爾光後昆左桃古義日月新有
妻翼子陶孟鄰閨房靜好詩書敦入夷出險了不分咸有一德石
與鈞堂防孔固鑄斯文子孫世世宜書紳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肩粟養母困童子
試鬱鬱乃請於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兄侍願遊學
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河洛諸郡而晚
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纍纍牘可

隱人撫軍檄尙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駭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闢之一兒覺異拍髻者肩告之眾咸喑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篡取鉤距異髻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君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螻樹鉤鋤爲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爲奸胥偪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甯爾家有目者覓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

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俛前民環門而囂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撈吏於庭血流民權譟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西鼓牽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俸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卽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去者不得奈何公辟呬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訶之曰渠誦經屢願不在經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訛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晡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迹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遇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食而

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
金獲利市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
子白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主人執訊來
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爲我報蔣君公陰念歸龍喪
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投部署法遲十日告熊
母母果遺蛟往己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闐然在桶舟人
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
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質
易者與有勞焉幸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荅蛟突前睨曰須南昌
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卽明也蛟噤

肩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嘑嚆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見偏事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眾取視感泣嘆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牧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肖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麈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於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捨所劫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

人馬逸公什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名姓去又嘗行崙風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途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甯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 朝廷贈公如其官公卒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嘆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余文丁亥

元日披七品服祀公卽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筴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嘻何其富於善也今之爲公卿者生赫赫死則序恩榮數行便漣然盡公布衣也瑰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義讓入而士銓之腹存手集羅縵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予輯而傳之困於體例無能多書然其犖犖大者殆無遺焉

右傳袁枚撰

劉大受

君姓劉名大受字君度可亭其號也世爲同州朝邑人年二十從叔明經北溪器之遂嗣以爲子未踰年北溪逝君事嗣母董甚謹每周卹舅氏家並善視女弟嗣母安之本生父清若早卒母李稱未亡人君事兩母能竭其力非僅以甘旨博堂上歡也嗣母歿本生母亦衰老被病君益朝夕謹事無怠容年旣壯嘗游湖湘間有鬻銅鑪於市者購得之驗其款識似申甫庵物也先是武當山古刹曰申甫庵庵有銅鑪久沒於盜君徐聞之遣人案諸申甫旣信遂歸焉山中能言之士各爲詩歌以張其事同邑名進士張讓伯爲蜀中縣令以清介稱卒後子孫不能具庵窆君贈以貲乃得窆

聞者咸比諸麥舟云君先世好施于喜賓客有善人之稱君自少承先志平居讀書見嘉言懿行彙錄成冊訓其子若姪必延名師邑校官募修學宮君獨力勸講堂三楹學使者清溪官公訪朝邑之言行篤厚者四人君其一也乾隆十三年歲饑給貧者銀三百兩有奇卽日焚棄其籍會奉 旨振穀至三百石振銀至三百兩皆給八品頂帶君旣沐 朝恩念所以致此皆賴先人之澤遂爲父母援例請八品封典後循例加捐道銜旋捐階至通議大夫馳封父母暨本生父母皆如例有勸君仕者輒以不嫻吏事謝惟恐覆餗負 國恩也卒年五十一身簣前一日念戚友宿逋有不能償者將來子孫或執券以索悉投諸火中計其數至一萬三千

兩君凡四娶張氏郭氏皆 誥封淑人繼雷氏楊氏子二姓珥俱
國子監生

論曰子家去朝邑路不三舍近與劉君不數數晤然其捐社倉置
義冢周貧乏當事者或書扁以褒或勒石以誌平昔樂善之聲邇
邇聞也每自言世所謂豪傑之士吾不敢妄希但事事求其可行
者行之庶幾藉以寡過於是可亭自號聽其言也可以知其人
已昔馬氏之訓嘗願鄉里稱爲善人又閱東漢碑陰率錢助人者
目爲義士余舊爲史官例得闡發幽潛况劉君曾受旌於 朝者
乎余循君長子姓之請而傳之如此義士耶善人耶知後之論者
當有以位置之也

右傳王杰撰

郭炎

貢士君姓郭諱炎字上騰別字介軒系本山右先世松山公官於
吳愛京口江山之勝遂家焉曾大父諱宏大父諱領俱名諸生先
後年少沒曾大母大母並以苦節聞考諱世杰以仲子職 贈承
德郎母趙 敕封安人貢士君其家嗣也君性仁孝少歲發憤讀
書曰我家兩世苦節儻學業不成何由顯揚既受知學使者益自
鞭策未幾遭父喪時大母暨母在堂諸弟皆幼小患遽起幾傾巢
覆卵而君以一書生搢拄其間卒至繼述先緒承歡兩世長育弟
妹成名成家遞衣公食斑白同居凡厥考未竟之事皆一身經理
之已嘗貢入成均而華膺之念曾不少動於中尊天爵也雍正元

年 詔許旌表苦節一門兩世並邀曠典人以爲榮大母沒君以
承重必誠必信四方觀禮先達韋存張公合作節孝傳以揚之先
世舊有宗祠毀於兵燹考有志興復未果君購城南隙地爲祠祀
松山公以下神主而又捐貲置產以供春秋祭祀卽以其餘濟宗
族之貧無告者君之仁孝於是乎無忝云孟子云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此卽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也天下無一坎未盈而
遠達之二坎三坎者卽未有一坎已盈而不能達之二坎三坎者
君旣性仁孝故凡濟人利物一本仁孝推廣之生平如育嬰給構
拯溺埋齒諸善舉皆體厥考志竭力踵行而於設粥救荒尤爲勇
於爲善乾隆庚申歲大饑君率先捐穀設粥甘露寺以待饑者夜

三鼓起督役親驗火候五鼓給籌散粥至午方止兩閱月受病幾不起鳩形鵠面者皆誦佛號頂祝卒無恙所活凡幾千人戊辰夏米價昂貴民有闔戶餓死者時君已臥病聞之涕淚交下欲設局平糶不能行命次子率先轉募仍立廠於北固山下部署有法所活與前略同當事諸公謂郭君嗜善如貪者之嗜欲古人之毀家紆難無以過也交朋友推誠相與有始終時予老友張君聲夏長經學有道而文君延之別墅命子受經張君盲於目無子既沒君經紀喪葬存卹其家擇對嫁其幼女君之死生不渝槩如是至於周卹貧乏歲時有常或其人義不受憐託平日親信之人詭其辭轉致而已不有其名嗚呼此古人所謂陰行善者也而君以仁孝

推廣之殆他人所難而君所獨易者與己巳秋八月朔有十日卒年五十有四君之卒也以行善致病卒之日以不得終事老母爲恨餘無他言存順沒甯君可無愧己配凌孺人孝慈端順稱君之偶子三家駒郡庠生家麟國學生家彪幼家駒字千里卽來吳乞傳者

沈子曰子庚申歲將入都訪張君聲夏於京口空山時張君說經經經旁侍弟子聽講卽郭生家駒也惜未一識貢士君面今相距數年張君墓草久宿旁侍弟子爲名諸生而貢士君竟以未遇終矣雖然君子達則建功業以救時窮則敦本行以澤物廣狹不齊其不私一己一也被居高位而徒炫人爵之榮者獨何心哉

右傳沈德潛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百一十五
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袁良謨

憶十餘年前有同邑王生歸自洛陽倚少袁公所言公孝友任恤樂育後進狀余聞之輒心折歲辛酉與公子大宣同鄉舉詢公起居益聞所未聞壬戌赴公車拜公長安館舍數聆教言始歎曩日所聞果不謬謂當於古人中求之及大宣與余同捷南宮試余廁史館旋憂歸益自乙丑以來不相見者數年矣去年冬大宣以佀來持公行狀而句志余不文何能志公然何忍不志公按狀公諱良謨字叔文倚少其號也其先人卜洛以居蓋自明初三傳至斐斐生孟初孟初生加賜加賜生存渙存渙生 誥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主事文增公祖也生公父拱康熙壬戌進士由翰林院

庶吉士 敕授廣西分巡左江道厥子四三卽公分巡公將赴粵以公侍行抵任七月卽憂歸公繞膝孺唬至不可解嗣遭母夫人喪則哀毀幾至滅性分巡公諭乃止未幾分巡公病且劇偕伯仲侍湯藥醫曰冀苦尙可療公潛嘗之則大痛曰味甘矣病殆不起然猶懼分巡公之見之也及卒哀毀若前喪必誠必信喪葬悉如禮嘗見其哭內詩有九原有覺雙親在好把溫涼代爾夫之句其孺慕益終身云又兩兄未有子弟復早世公獨大宣一人耳鄉黨聞皆爲袁氏危公乃深惟大宗之重而已身之尙可待也則令大宣後伯兄閱數十年竟有三孫伯兄歸厥子乃以長孫嗣次嗣二門焉屆辛丑壬寅閒歲大荒饑餓徧閭里公與伯兄傾囊周濟多

全活或有相質以業者既耐其值矣易時年豐則念向且竭所有與諸人矧可乘隙利其有乃集質業者悉焚其券券千餘金太守將上其事公止之嗟乎晚近之人其不占若矣富而好行其德徒虛語耳當是時大河南北災荒略相等田舍翁多儲數斛粟居爲奇貨同姓戚友或視若秦越聽其輾轉於溝壑不肖者乘人緩急以少值獲多業立券外錙銖不少益矧冒焚且還其業及時和年豐廛稅田租若山積三十年來富厚不絕者比比也而一二慕義樂施者門祚或衰落不復振又余所歷歷目覩矣夫爲善無近名濟困扶危君子本無所爲而爲也而數有不齊所謂報施善人者果安在嗟乎觀公家幾危而盛鄉黨之惑其可解且可勸善於無

窮也先是袁氏居洛數世咸力耕不求聞達分巡公始以詩書大厥家又惴惴焉不克繩武之是懼公少穎異奮於學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益肆力於經史古文辭卓然成家乃自癸卯鄉薦後連不得志於南宮遂以家付厥子訓課惟嚴而四方有志者聞風向往衣食教育之不少吝今大宣舉進士有聲其他亦多成就若王生則不幸死矣乃其言不有微耶惜乎公未大用教澤所及不廣耳然嘗分校己酉山東試同考者應受諸卷外咸樂得官卷公獨白主司願以官卷易五經而所取又皆知名士夫愛惜人才而濟以明人攸難公此事足傳矣又奚見少昔公之侍父而南也七歲耳舟過洞庭暴風斷柁眾皆惶懼無人色公鎮定如常其器宇有

過人者長善書而富著述足迹所至輒見記詠有詩古文各四卷
未梓也梓者對山堂時藝一卷云公生於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十
九日鄉試中式以癸卯迨丙寅將膺縣任乃病三年而沒蓋乾隆
十五年二月之五日也距生時得壽六十二配呂孺人于歸三載
生子而卒繼配郭孺人張孺人男卽大宣呂孺人出娶郭氏孫三
女孫四大宣將於年月日葬公於金鑄鎮祖塋之次而以呂郭兩
孺人耐余於公爲通家子志不容辭又思行義如公所謂老成典
刑者庶其在茲爰爲銘曰

謂天可知耶胡蹙其馳而不竟其施也謂天不可知耶爾苗其芽
而枝葉胡蔓以滋也基培而大山壘而奇渟之畜之乃單厥釐袁

氏載德其昌有時匪天私公惟公自爲

右墓誌銘范泰恆撰

靳尙端

公諱尙端字正夫號九峯姓靳氏世居山右其先自洪洞之皋陶村遷黎城遂家焉曾祖諱文魁不克永年配張孺人節極奇事載郡乘崇祀縣祠祖歲薦公諱于義子三長諱繡庠生早世配喬孺人亦以節顯季諱練邑增生仲諱綺邑學生卽公父也兩事繼母以孝聞初娶韓孺人無子繼娶周孺人實生公公年十六而孤旣畢葬猶日號墓所見者泣下曰此靳孝子之孤子也家貧事寡母思以功名爲顯揚地讀書鳳凰山嵐山之蕭寺中試輒冠軍甲辰登賢書公名旣顯而事母孺人素謹順無敢自專會有司遵詔令舉賢良士備揀發邑令以公應公牒行一日矣公聞之趨白

母而微窺母有傷離色卽詣縣固辭遣急足追牒還乃止公志行卓犖常思有濟於物慨然慕宋范文正公之爲人有亭顏曰後樂邑屢荒禱饑民覬覩富室公慮里人亦囂顧家無甌石儲卽鬻衣物糶米豆三石倡議捐振又分粟散粥里民賴以安業邑北五十畝村有某姓者好捕博利私販公與之賞勸改業旣復迹前非選者捕之其人泣謂曰罪無所辭恨重負我斬君後得釋卒爲良民公初以名孝廉聘充陝西鄉試同考官得士六人平居講學誘後進如不及癸丑丁巳再薦禮闈不售無幾微怨尤色謁選得浙之浦江以病改授忻州學正未赴任而歿有子榮藩戊辰進士公嘗誠之曰人品不盡文藝文藝不盡帖括帖括不盡科名汝曹當見

其大又曰吾生平得力只在一和字岸異嶄絕之行究無補於世
教也嗚乎味公言可想見公之爲人矣公子成進士四年而公歿
德配盛孺人在堂又五年公子謁選得某縣以母老請改河南之
新蔡迎養焉先意承志一如公之事母孺人丁內艱服除例候原
缺 特恩免其坐補由永平之龍門令升宣化之蔚州知州恭遇
覃恩公孺人 贈如其官余維天道報施有恆孝子之後常生孝
子又厚積其醇淑之氣蒸爲光華簪纓闕閭往往而由之靳氏之
以孝聞者三世矣公子實大其家公子與余爲同年友以余悉其
家世甲申之歲索爲文以表公墓旣又以爲未足也按令甲官五
品以上得立碑於隧重以書與狀來請爲神道之文余不獲辭銘

純德承家善門餘慶響應影隨實惟前定猗歎先生風卓望令哀
樂過人出於至性名位不酬高文篤行克家詰嗣致身丁年飢
先訓奉以周旋惠愷在人弗祿自天賢侯良牧嘉績流傳朱紱方
來袞袞縣縣松柏茂術穹碑翼然我銘無愧以俟後賢

右神道碑李中簡撰

沈忠華

直齋先生者瀏陽西鄉之隱君子也瀏居湖湘之東隅而多山山之嶙峋鬼崛巍然聳翠不啻天台雁蕩爲天下之奇觀故其靈氣鍾於人而生先生先生體貌魁梧器宇磊落卓卓有古人風閭里有事艱大則任之紛難則息之平生孝友出於天性凡遠近交遊咸則焉家素饒好積穀多至萬石非誇富也時值凶歉則平糶升斗不拘其所周卹無不至壬申歲大饑捐施粥賴以生活者不可枚舉室中奴婢悉爲及時婚嫁願自贖者不索金而欣然許之其有田授人耕種尤極寬恕隨田之腴瘠以取租無苛求無外取凡佃田者靡不樂先生之厚道焉乃中年多故其後嗣長次俱不幸

更有妄人乘而以橫逆加勿與校或資以財縱不得已首之公庭亦不爲已甚一日邑侯陳公謨聞以公事入其里聞先生高誼遂造門謁享以酒食盡賓主歡日夕止宿書齋劇談終夜相與話民間疾苦農務士習而公門事不及焉時則見其嗣君仁軒邑侯握其手曰此掌中珠也他日必爲沈氏光齋中所設枅木几數事侯見而羨之以其材不易得也先生心知其欲卽舉以相贈侯感之旋報以詩詩至今猶傳誦云云以後無復有欺侮者先生之晚節森森屹然如千丈松年七旬有三而步履不假杖其神完而康且健也顧如是乎邑之人欽其齒與德舉爲鄉飲賓先生姓沈氏名忠華字公亮直齋其號也

論曰先生有道人也以其力之所可及行其心之所不忍奚必在位者而後可澤及於人哉吾嘗過其鄉聞先生之風其亦仰高山而徘徊久不能去云

右傳羅典撰

陳思敬

嘗讀春秋傳及晉三大夫之爭溫未嘗不愀然太息也夫諸子皆賢者當世所稱頌沒利而棄禮議如此夫子稱衛公子荆之善居室豈虛哉至鬪子文毀家紓楚吾人多待晏平仲舉火者彼皆柄國政戴於民上其恤民宜也乃若身處幽側未獲仕而有憂斯人之心此果何爲哉韓子稱仁形於色者其殆然耶嘗讀杜少陵李文公之文推其用心謂庶幾近之然二公有其心矣而未必見諸行事也見諸行事者其惟郭代公范文正乎惜乎今之世吾未見其人也乃所聞同安陳君事可異焉君諱思敬字泰初號鶴山同安登瀛里人也其先有均用者始居登瀛十六傳而至君君幼失

母事繼母盡孝長而博學多通家積書四萬餘卷手校幾徧然喜
名其要者大者嘗倡建大輪山高浦二書院自爲之辭勒石誌其
志也於辭習古人所爲通之制義或諷以不合於時弗顧也癸酉
鄉舉中式額溢爲副時桂林陳相國以巡撫監臨見君名惋惜特
甚主司亦深悔焉人以僥得而失歎君所守爲知命而學行聞於
大人先生則誠必形之驗而君之自信者不苟然也家固饒財諸
從以才俊急自見入貲官內外者相屬君不以動意而好赴人之
急蓋其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心爲質隨事自致以德於人者
多矣今第書其一二爲徵其餘從可推也塾師劉歿家貧君歲周
其乏如常時知劉者歎曰師亡而俸在亦異矣哉吳防禦煊出旌

無依衣食於君歿殯葬之而恤其子又爲亡友范如升立後改葬業師故肥鄉縣尹庭思先生之喪資其孤孫讀書并爲授室何教諭蘭歿君在省應試親爲營窆經紀其家朝夕汲汲若忘試事之及也歲饑家乏粟出財轉穀於外以贍族至質賣世業以濟行給義樽義冢以爲常自奉甚儉生平未嘗衣綺紈晚年用稍窘或勸君爲子孫計者君歎曰自古豈有豐嗇常在一家者耶子孫命享宜自振吾知行吾意而已君與余友葉君蔚文爲內外兄弟余嘗識其從兄中書君京師顧未及知君也歸里後聞有持白金三千助修貢院者詢本末始有意乎其爲人旣余承乏鼇峯再遇行鄉舉試意得見君締交以足其素志而孤鳴珂忽持君狀奉幣請銘

臣等謹將朱仕琇事蹟錄後
卷四十五

臣

余誠不意斯世失君之速也蓋君年五十有五非云短命而義足以興俗勸厚利賴斯世故人欲其久而成也或見君以財急人目爲漢之八廚夫黨錮諸賢雖以風義相高然响濡依附張眾爲勢視獨行君子之風有間矣若張逸隙於袁曹胡母班扈於王匡雖姻舊且不能保豈足以望君之從容乎君子四人鳴珂鳴佩鳴璫鳴瑤鳴珂出嗣伯兄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地銘曰
眾之所棄兮君何營營道之孔迂兮君何獨行瘠爾室而豐於志兮曰市義以自贏豈斯民之共責兮抑權勢之所憑嗚呼賢哉兮今之古人

右墓誌銘朱仕琇撰

危露

危露湖南黔陽人太學生性孝友爲人思深慮遠而慷慨好義乾隆癸酉歲歉以千斛貸鄉戊戌大饑施食數月嘗董建文廟及奎文閣鳩貲覈實人服其費省而工堅捐穀入書院資族中秀者以膏火孤寒多賴以無徙業無廢業壬辰有司採買給半價露慨然津貼下戶垂八百金冊書以擅捐控露詭詞朦準鐫碑縣衙閣邑冤之而露殊不以爲意其濟困扶顛有聞輒赴而不尸其名也如故子成校歲貢生

右傳向達禮撰

唐義謙

昔太史公傳貨殖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後仁義附焉豈盡然哉黔邑唐子和諱義謙邑之供洪鄉人其先大父家頗饒父仁修生子和兄弟六人以長兄遺故產盡絕徙居城廂時子和尙幼窘甚因棄儒習商賈業朝夕經營上供二親下撫弟姪累無倦色遇戚里困乏者輒賙之積勞三十年視其橐可數百金稍稍置田宅乾隆癸酉邑大旱斗米錢四百子和慨然曰子固飢寒中人也今幸而獲生不可立視人之死因捐貲施豆粥計其所費蓋喪其產三之一矣嗚呼當此之時黔邑雖旱其富者多或數萬金少亦不下數千金子和且十不逮一焉而是時邑侯柳公秉謙方軫

念饑黎勸富戶納穀減價以糶雖其中一二好義士踴躍願輸而
逡巡規避與勉強應命退有後言者不少也子和未嘗列名富戶
不勸而自捐其賢不肖何如哉人情得之也難則珍重愛惜而守
之必堅春秋時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爲粥與國之餓者其歿也猶
諡曰惠然文子世卿所號素封者也子和以飢不得食寒不得衣
之人一旦天災流行不惜傾廩倒困以甦人困雖黔民全活不專
賴此而其仁義之性所鬱於中而大作於外者灼灼明矣余秉鐸
是邑有風教責故樂爲傳之以愧世之爲富不仁者

右傳范孟瑄撰

唐義謙字子和黔陽人性孝友兄弟六人謙行六家貧服賈竭力

奉親兄義諭早喪嫂黃氏守節遺三孤子皆幼贍養不缺雖勤儉成家而以睦嫻任恤爲己任遇戚里窘急者周之或感謝輒不悅乾隆歲癸酉邑中大旱明年夏民饑甚邑侯柳秉謙設法勸富戶納穀助常平糶貧者奔守縣城多菜色義謙因傾其橐出累年所積金三百兩施豆粥儒學范孟瑄爲立義行傳義謙愀然顧諸子曰當日道殣相望予從飢寒中來自難爲懷是區區者於邑人何補顧以此邀名乎蓋其盛德類如此

右傳易變堯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三

龔茂城

錢塘龔鑑朋輩中之方聞者也方其未通籍時家貧甚顧子過之見其雞黍之養不匱於堂上猶能以餘力爲吾曹蔥湯麥飯之驩因叩其所由來則曰非我叔父之力曷至此叔父七歲而孤吳回爲虐蕩吾家世父與吾父皆出遊以希一遇叔父始棄書卷習計然策牽車奉母稍足自給而吳回又困之顧叔父才敏幹不數年復振會世父薄宦資其行李吾父困於久客清其逋蓋叔父自六十以前幾三致千金陶朱公不足多也世父卒於官家早罄叔父任其八口之事吾父病臙不肖依賴者益多惟叔父所以教吾兄弟者非徒推肥就瘠衣食之惠而時時以立身行己先正格言諄

諄三致意焉是尤世俗中所未有又曰叔父所見卓然如堪輿家
鬼蔭之說世爭信之而叔父唾之每言吾父子兄弟生爲一氣死
當一邱斯古人族葬之說所以不可易也遂買地南高峯下傍大
父母墓約他日左昭右穆兄弟則同昭穆之位以次竝列子孫輩
無違也不肖以拔萃上成均叔父謂曰行矣報國以光大其家
不必以老親甘旨爲念也當是時鑑爲子言感慨於邑至淚下是
年先生七十因乞予文爲先生壽鑑尋知江南之甘泉六年以丁
艱歸不名一錢先生喜曰是吾家兒也未幾鑑卒子少無以爲喪
先生經紀而撫綏之然先生之勤施正不止期功以內平生麥舟
之惠多至三十餘家未嘗挂諸齒頗有王之元者里人也作客久

矣忽得一官過家以重幣致先生且以書謝平生所受之恩而先生茫然曰吾疇曩與之交亦無甚施惠也蓋其不責報如此人或挾詐以來先生知而待之以誠其人遂化爲善士少年嘗客吳門拒奔女然終不自言每逢忌日雖年篤老必屏酒肉孺慕之感如一日謂諸子曰財能益人亦能害人汝曹勿羨多金惟讀書敦行爲可久耳嗚呼如先生者可不謂之獨行傳中人物歟世道澆漓斯人日自戕其元氣如啖徑尺之野葛而自謂足以長生何其謬也聞此風者其亦可以瞿然矣先生諱茂城字汝璞一字省齋先世由餘姚遷錢唐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苦節教先生以有立者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八十九娶

某氏少房嵇氏艱於得子撫從子鐸爲子己而得斌皆諸生學行
不下於鑑女一適項根孫六鐸斌乞予銘銘曰

鬼蔭之說大儒惑焉孝友之至悟彼妄言南高先基昭穆訢然

右壙誌銘全祖望撰

姬廷實

甲辰歲冬十月姬鳳梧卜葬其先考妣合祔祖塋之次既將事乃乞於同里武億使敘次世行用以識墓之藏億故與鳳梧昆季皆辱游好且又重以禮請義不可辭按狀君諱廷實字惠庵姬姓世居偃師其上祖譜逸不見錄於今猶可識別者曰周允爲君高祖周允生三子長之章次之奇之英之奇出爲季父際太後易名有丁終縣學廩膳生是爲君曾祖有丁亦有子三人長固次圉次圖圉歸後其世父之章有子安生而固於君爲祖考實生君父曰宜生宜生既老而安生先亦卒無嗣凡兩世再絕而延皆君以一身承祧其所處人歎謂難方君之少苦貧也家日窘促又出嗣安生

尚逮事叔祖營費甘旨冀以博老人歡或時餽口且不給終未嘗
言其瘁也久之生計少裕矣君猶務爲貶損節衣約食垂三十年
謀爲勤身取給不以絲粒仰給於人而又徇所有以待貧者自其
親族諸姑姊妹窮多無依每爲存撫周悉收其遺孥凡教畜婚嫁
孤子女累數人君卒不怠雍正某年君友張某以事繫洛陽累且
不測君聞卽奔赴之方夜未半行惶迫失足墮路渠中急不得出
展轉爲他器物戕入腰膂寸餘血流沒踵蹀君起不顧行益疾抵
明馳七十里至繫所當是時一衣盡重殷望之羸憊色無人君獨
強力慰藉銳身居間幸爲某營脫歸無他於是傳一縣聞之皆高
君義君生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卒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

六日年六十有六配劉氏與君共貧窶相敬怡然未有一懟言歲
凶乞者日踵門必節所餘分給之今歲秋七月七日自鄉居移歸
城內環諸女媳及女孫孫媳聚立左右舉生平勤苦懇懇爲訓已
而覺體小不適遽曰願就寢有頃化去孺人生康熙三十年十一
月初五日卒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年九十有四實享大耋
爲家母儀迄不少衰與君可謂合德子二鳳梧國子監生鳳桐歲
貢生候選訓導孫六模焜銑泉焯焜焜銑俱縣學生曾孫四育堂
琴堂治堂法堂女二長適趙夢鵠次適寇雲程銘曰
允矣府公蹈義而終十身不恤當難之衝更百千載其猶可風

右墓誌銘武億撰

匪草三下原委不牙方 附台 113-1

113

成祖蔭

通州成教諭文燦以婦翁保君兆炳爲子同年進士持書來請曰
燦七歲而孤諸弟僅襁褓賴吾母丁宜人教得稍自立吾母相吾
父久素善病家政苦凌雜旦起至丙夜始得休憶燦補學官弟子
員及以婦廢見僅見吾母笑顏今吾母見背又五載惟所以述吾
父之行謹識焉不敢忘幸以文志其墓按君諱祖蔭字宜振先世
自江右遷通之海門鄉曾祖一行兩舉副榜貢生以書名祖宏蔚
邑庠生三舉鄉飲大賓父志山東淄川縣知縣治行舉第一母梁
宜人早卒生母孫宜人娶丁宜人扶風縣知縣腹松女子四文燦
其長也文焯文煥文炯俱國子生女二壻某國子生孫某辛卯舉

人葬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丁宜人先君若
千年生後君若干年卒祔葬某阡君就傅卽解四聲顧不喜舉子
業卽專治詩古文下筆有家法淄川公以校官滿秩遷莅治時年
已踰七十巡撫海南陳文簡公以爲賢雖他郡縣疑獄舉埤益之
又善病觸暑病益殆乞歸公固不許曰若子才足倚也方淄川公
歿於新城攝篆時所徵賦大半代者許君未至亟拆封羨入可數
千金君泣曰焉有父死而因以爲利者俗忌歸櫬不入門君與丁
宜人扶襯翼正寢旣授秩府同知以母老不出視族人有恩誼卽
朋友告緩急無不應四方遊士聞君名輒至至輒埽室待圖書茗
椀相聚如古懽蓋君家自淄川公以仕毀丁宜人佐操作親織齋

雖見義必爲家顧日益起州學啟聖祠久廢君獨輸數百金新之
乙亥歲大設出千斛米力疾爲之倡疾革猶以州人乏食爲語州
之中焚香祠禱願減己算益君者以千計其卒也巷哭不絕予觀
富之人其性嗇其用侈聲色土木之娛一旦糜多金不惜至爲子
弟延一師恆斤斤靳之況謹之所不居責之所可諉而惻然動心
至死不怠哉此尤中銘法也銘曰

匪力之餘繫德之餘學之優不以溫卷仕之優不以截裾以堂以
斧以慶於爾家

右墓志銘吳省欽撰

孫宗濂

孫君隱谷捐館舍既卒哭士友謁余而言曰隱谷磊磊奇士而有
利於物且辱知於子者甚深子如勿言久且湮沒不彰是重亡吾
友也責在子子不得辭乃爲傳曰君名宗濂字栗忱一字隱谷孫
氏系出餘姚以文章忠孝顯名前代高祖安山公始自姚遷杭隸
籍仁和封公對生子二人君其季也少有大志不因俗俛仰母夫
人范鍾愛特甚然淬勵之以學未嘗一日廢書入太學一試京兆
不利三就本省鄉試始列賢書明年戰藝於京師而絀遂絕意進
取時年未三十也上承祖父苞蔭用計然之策懋遷有無內外兄
弟眾夥廉其精幹者悉引爲己助北窮遼薊南達楚粵時其消息

而操奇贏發縱指示千里之外洞若觀火以故九族之親無憔悴
失職者君亦收其指臂之效而家益饒母夫人病亟行不正履脇
不貼席刲股和藥竟不起三年讀禮容色貶瘁其奉封公也涼堂
燠室飭廚豐膳招延親故棋奕相娛以順適其意善養士者未之
或過也庭有嘉樹築堂名壽松廣儲羣籍增長神智有友六七人
皆高岸無凡情伯兄黃門宗溥告養家居時來偃息還共談笑以
余爲老馬之識塗一字之疑剖析毫芒究極根柢君有過舉余輒
面規言議所及余絞訐不少假借君未嘗不婉受也君學於錢孝
廉戢曾督課甚嚴孝廉歿後妻孥不免寒餓君感其意廩之終身
年家子湯憲胡一諤韶年有備才使來家塾以養以教而業成從

子照屢困童試不得志禮聘湯孝廉尊棠指授文律卒隸學官孝廉病失血火色上炎畏風避人如螫燕君鬯水稱藥令海甯林元處方捐千金不問出入而病漸差陳大令廷獻遠官雲南舟車萬里君資之以達旋以憂歸官廉不能償君益自憊曰爲吾友者不當如是耶疏戚吳粥粥無他能依君以老爲營美櫝或曰豫凶事何亟亟也曰使及見之恐其遽瞑目而疑我之薄也逮君死而吳尚健飯用意深厚雖細不遺如此君素有奔豚之疾每發宛轉諱胸痛不欲生醫工以爲寒氣所致故金石酷烈之藥恣啖而不復疑盛夏薄遊禾興歸而痢一日服來復丸至六十暴下臭穢不可近旣而腹膨脝堅如石疾竟不可爲俛尸於堂哭聲殷牆屋其增

歛桑息竟日夕而不能自己者皆世所謂孤嫠嫠獨之人待君以
舉火者也余聞噩耗悲咤不自聊賴理不可測數不可推輒爲荒
唐曼衍之說以自解曰彼世所謂孤嫠嫠獨之人上天之所剝落
而摧抑之者也君獨力振諸溝壑逆天而行事其犯造物之所忌
也固宜一夫不獲若已納隍此禹稷之奢願也君泐然一匹夫爾
智小而謀大力將不繼夫以匹夫而參帝王師相之權固已爲世
所側目而芸芸之眾君所施德者爭效畏壘尸祝於君而福不能
勝千人所指無病自死其以是哉其以是哉君恥謁選人又不宜
入貲得官乙亥歲大祲嘗出粟千石以活鄉人大吏高其誼請於
朝例得議敘非君本志也娶於范卽母夫人之姪有賢行三子皆

幼居喪擗踊如成人君子卜其後之必大也

舊史曰隱谷性僻冷與世俗殊趨而有三反生平不肯就人飲而獨喜客一日無客則不樂飲食川流廉空察貳酣嬉顛倒窮日累夕而不厭一也後門寒峻禮接殷勤有高位於朝者眾人爭趨若驚君避之惟恐不後雖在親串未嘗輕身先謁二也性喜施與疾有藥死有積寒衣暑帳歲無程限而不肯飯僧佞佛彼教所謂福田利益之說堅扞而不爲其所惑三也嗚呼特立獨行之士世不槩見庸人以蠢愚而享遐齡富人以鄙吝而保厚實尸居肉食耗農家之粟米造物不之靳而獨速君之死鬼伯不仁天心難問而謂吾能無憾乎哉

國朝文獻類編卷之...

右傳杭世駿撰

三

鮑建旌

乾隆丁丑春三月溯江而上經南徐舊遊地道有遂宇重簷翼然
高聳者詢之曰朱子書院新安鮑君東源倡建以爲鄉人歲時洽
比後俊雒誦地江以南無不頌說東源高誼者先是余遊黃山過
新安信宿金司勳瞻原家羨其風土淳樸人情敦厚司勳曰此固
習俗使然亦賴一二仁人君子爲之倡導故禮讓不衰卽首舉東
源以告予心識東源久惜乎未及接其風範也會其孫家本郵君
事狀請爲墓銘予弗忍辭君諱建旌字廷羽東源其號先世自齊
敬叔食采於鮑晉咸和中有諱弘者爲新安太守因家焉後由鮑
屯三徙過塘山至鄉飲者賓國仕爲祖考昭儒林郎世敏爲君考

君年十三儒林君歿十五鄉飲君歿與母程安人熒熒孤露饗殮不給君慨然曰不能以功名顯吾親奈何以貧困憂吾親因子身往來湘漢間營白華養居南徐最久家遂隆隆起事程安人視寒燠潔滌灑五十年如一日其歿也喪盡哀葬盡禮有古孝子風平生敦倫崇義揮千黃金不惜同祖以下伯叔兄弟權厝淺土者數十棺皆爲擇地安窆窆構宗祠俱先世烝嘗依山築居閭內外門扉以百數曰吾子孫同鎗共甌世世無有所析友朋緩急鄉里患難拯濟恐後有貸君數千金者貧不能償檢其券焚之辛未歲大旱斗米錢四百流離載塗君出資糴粟以振全活無算嗚呼今之富室因時凶歉鎬倉閉箱以待騰貴桑梓顛連漠然無動於中者

能無愧乎雅好賓客客至流連宴飲積日月無倦遊屐所至必以
圖書自隨籃輿畫舫聞繙篇帙可以覘君襟抱矣太史公云淵深
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其所稱蜀卓氏程
氏宛孔氏之屬其贏餘倍君什伯而輕財好施不聞有似君者使
君而遇太史公其濡染當何如也君生康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四
日歿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候選州同知 敕授
儒林郎元配吳安人繼配汪安人子二長仁早卒次義爲弟建節
後孫家本家松家松又爲義後並能承君之緒曾孫二承熙承燾
乾隆二十幾年月日葬君某原銘曰

其積也厚其流也長君起儉約性乃慨慷散財振粟行善一鄉垂

休委祉其報不爽孫曾顯融厥宗以九齋前豐後天道有常過塘
之山松柏蔚蒼縣縣餘慶徵此銘章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祝景南

乾隆二十年江南北大禋大吏飛章入告振恤有加而崇邑地幽人滿道殣相枕藉當事議東西百里間設粥廠十一所圍視有難色君獨慨然肩二廠一在演武場一在長沙地胥衝饑驅日纍萬人或危而匍行或瞽而扶肩或老而次且或穉弱不任擠而顛或憊不支而喘或挈鉶頓地碎而哭失聲君率子姓僕從輩區男婦掖衰殘勿亂勿遺畀錢米以代不給加夜粥以餉止宿病則醫斃則殮爲泣然曰若求須臾毋死而猥以枉其生是吾咎也莊大中丞有恭聞之題額曰善冠海邦次藩伯州牧邑大令交致旌蓋公義也嗚呼自天災流行 聖天子不恡巨萬水衡錢以拯飢溺而

胥吏因緣爲奸蠹藪則不肖有司潛營飽壑猶有鬼神彼終無所
逃譴不能起溝中之骼而使之生此萬戶一哭者也君雖仕通籍
未及當官爲 國家任事乃若此惜以家居老耳當是時民德君
甚拈瓣香呼於門曰公活我公活我謝遣之不去堅閉門戶乃各
設拜投香填衢巷氣氤氳累日夕不絕而君以積勞故又觸於饑
民之危悴羸憊而傷神焉病且亟猶書空作擘畫狀語誦誦皆厥
中事遂卒於收廠後一日悲夫君直以死求人之生也君事父母
曲得其歡心肩家督數十年雍正甲辰海溢飲其父粥廠事令歲
杪中輟請補十日父喜從之兩弟前歿撫孤姪萬年愷胥成之卽
承君指授分理長沙廠者也蓋祝氏率以卑身種德爲家法云君

卒於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葬有日矣孤子忻以狀來徵銘予感往事之未盡宣上德以究下澤而君獨厚有造於桑梓爲誌犖犖大者而其他葺宗譜置墓田修學宮拓神宇建橋梁甃道路輕租額減典息伙平糶折債券揀棄骮一切鄉曲慕義之士所能勉者皆不書君諱景南字紹良家世自歛而蘭而崇今爲崇之享沙里人妻蔡氏繼徐氏張氏胥贈宜人子二長恆太學生早世次忻候選部郎中所以宣力君國而續成推大君未竟之緒者必於是乎在孫四人曾孫二人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沙某原銘曰

顛連無告吾弟昆一體痼之大父恩誰歟蝕帑膏則屯嗚呼能禦

大災祀典存鄉校尸祝斯其人綠章應爲叫天閻

右墓誌銘何忠相撰

趙鎮寰

秀才姓趙氏諱如山字鎮寰以字行江南人多舉其字故也紹興府上虞縣人其先故宋燕王之裔南渡後再遷居之瀝海世有隱德王父宗文父拾明並以其弟孫英貴 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爲邑諸生以貧故奔走衣食封母太宜人高自課讀於家鎮寰年十八補府學弟子員而拾明公居喪哀毀得嘔血疾家以益貧同母弟六人年皆差肩家累幾二十口於時鎮寰喟然嘆曰焉有不能養父母畜子弟而號爲丈夫者乎會族祖前相國泰安仁圃先生撫福建遂往依焉相國故理學巨儒起家縣令習吏事鎮寰至則雜試以章疏案牘靡不立就相國大驚以爲老成諳練者莫能

過嘗以所屬彙徧示座客然密戒以毋廢舉子業終當遠到越三
四年相國內遷鎮寧因別遊梁宋間旋反東南當事爭辟致幕下
所擘畫累著成效以故日益有名歲入脯脩頗厚自是得粗贖其
家在江左垂二十年遇歲鄉試必歸歸輒與諸弟話兒時事嗚咽
流涕識者謂其志不在小拾明公自得疾後畏寒特甚必以身溫
被奉寢又念諸弟以次將婚每歸與同卧起手摩肥瘠以爲憂樂
其篤愛如此嘗渡錢塘同舟一人意色慘沮問之不應及中流卒
起自沈亟救始蘇自謂負人十金迫急耳鎮寧卽質衣爲償其負
乙丑秋大風海溢江水驟漲浮棺蔽江而下鎮寧亟出金錢募善
沒者索引其棺升之岸不終日得數十百具縛草舍居之或言宜

焚而聚塋其骨鎮寰曰嘻所以爲此冀其親蹤至而仍還其鄉耳
拯諸水而投諸火奚擇焉未幾棺歸者過半皆望空哭謝而去故
蕪湖令某卒於官虧賦額若干略無遺橐孤寡晝夜泣鎮寰乃出
還其向所致脩幣並自質貸數百金以濟眾感其義爭賻贈之事
以獲全卒歸其柩與孥焉其第四弟孫英官西曹有能名鎮寰每
寓書以上報 君國下顧子孫爲言孫英嘗述之同官僉曰此賢
兄不好刑名之符驗而其不得已爲人謀與其素所矜慎者槩可
知也鎮寰工詩尤善古體喜爲擘窠大書竟以冒寒作書中疾不
瘳逾年而卒時乾隆丙子六月得年四十有五所著詩文多散佚
諸弟將求諸四方彙而傳之配某氏生一女無子以弟子鶴田爲

後

舊史官贊曰余嘗獲交趙君及其仲谷盤於閩撫署中是時君兄弟年纔弱冠上下而善屬文中丞泰安先生以君銳意時務懇荒素業諄諄切戒而君意色蹙然如有不得已焉者後六七年余官京師君以幕下名傾動江左又十餘年得其凶問而谷盤已前卒以彼其才能取重於重臣老吏而不得一當於考官此不可解鶴田勉乎哉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古志之矣

右別傳陳兆崙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五目錄

卓行十三

温芝山

鄭際熙

王希聖

張仕敬

陳世爵

于蓋臣

汪士榮

施謨

蔡正笏

吳邦佩

董懷書

何亮直

王之宴

毛應鎬

曹王在

劉啟周

汪壘庵

張子焯

李之琳

張國錦

馮益

子志

王彥孔

張啟倬

夏朝衡

姬南唐

匡
三
月
未
省
不
果
身
口
三
三

劉敬祖 曾紀燦

饒尙芳

胡文珪

俞大鴻

王南有

鄭中節

貝紹溥

趙士沆

許堯堂

王賓尹

祁仲

黃雲師

鄭之罕

陳書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三

溫芝山

君諱芝山字養冲號友琴姓溫氏溫故烏程望族世所稱寶忠先生官徽州明亡閩門殉節者君從曾祖也父菊隱翁天性至孝好善勇於爲義兄芝田文行師法歸太僕君倜儻負奇氣嘗慨然曰人生不能致通顯澤蒼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出所幹濟爲鄉黨利益不爲虛生矣讀書不事章句喜經濟家言時有著論兄見之許爲陳同甫一輩語願不愛惜多散失人勸業舉子不屑也請於

翁得徧遊名山水遇有觸發輒爲詩歌且歌且行歸亦不復省歲
率往返數千里後以親老不出菊隱翁日以利物爲事君守益力
鄉里困窮者請卽應且區畫其生計如己事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湖郡饑餓殍載道君惻然與同志張元燦等請於通判澄海陳公
榮議捐振陳公首捐俸徧勸得銀五千兩君語陳公曰經費不難
分給難分給不難弱不漏澤強不冒濫難陳公曰微君言余籌之
已熟此事非君才不能辦非君心不冒辦君其行矣時疫癘盛作
戚族多沮畱君曰此吾志也一方之人瀕於死義不可止得多活
人余焉惜乃日徒步數十里到一鄉按戶目驗其丁口得極貧一
萬二百七十七人手注冊給符一口錢四十小口半之一給七日

勞苦兩閱月病作力疾赴廠事竣竟不起疾革命嗣子曰我家世
尚節義以自便利爲大辱非祇辱其身且辱其祖若父我死汝宜
益勉於善卒年五十有四

丁子曰先生弱冠卽志爲善丙子一役活人萬餘志亦稍展矣及
觀其臨沒之言以自便利爲辱祖父推此心以往義至於不可勝
用蓋其得於寶忠先生之遺烈菊隱翁之貽謀者爲深切也其所
著論與所爲詩歌惜不傳使後人無以得其性情根柢之所在然
其性情根柢卽尚節義一言見之世有尚節義之人而後鄉里得
以被其澤且何止鄉里余獨惜君之所施僅止於此也亦豈徒爲
君惜哉

國朝子史類存卷之二

右傳丁子復撰

鄭際熙

閩縣鄭君諱際熙字大純爲人介節而敦誼勤學而遠志年三十六終於舉人而士知其生平者靡弗思焉君初爲諸生家甚貧借得人地才丈許編茅以居日奔走營米以奉父母而妻子食薯蕷君意願充然鄰有吳生者亦介士死至不能殮君重其節獨往手殯之將去顧見吳生母老慙衣破卽解衣與母母知君無餘衣弗忍受也君置衣室中趨出君旣中鄉試將試京師行過蘇州或告之曰有閩某舉人至此發狂疾忽詈大吏吏繫之禍不測矣君瞿然曰吾友也卽謝同行者步就其繫所爲供醫藥飯羹至便溺皆君掖之適君有所識貴人至蘇州求爲之解某始得釋君卽護之

南行至乍浦乃遇其家人言與別去於是君往來蘇州月餘失會
試期不得與君文章高厲越俗其鄉舉爲乾隆丙子科同考知龍
谿縣陽湖吳某得君文大喜以冠所得士及君見吳君吳君曰吾
不必見生見生文知生必奇士也然已矣生文品太峻終不可與
庸愚爭福君自是三值會試一以友故不及赴再絀於有司君意
不自得遂不試往主漳州雲陽書院歸謁吳君於龍谿遂於龍谿
卒君有弟字曰大章少與君同學同執家苦長而同有名君歿八
年大章登進士爲編修去年余與大章同纂修四庫全書大章日
見余每如欲有言而止今秋余疾請假大章乃悽然曰世好文者
多矣莫若吾兄吾兄鄙夷凡近人而追慕古人則忘寢食弃人事

以求其文之用意惜乎不見君文吾兄必愛之也今吾兄沒十四年矣君又將去安得君文傳之余爲惻焉昔吾鄉方望谿宗伯與兄百川先生至友愛百川死而宗伯貴吾鄉前輩皆告余宗伯與人言一及百川未嘗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異是大純學行皆卓然雖生不遇表其墓宜可以勸後人余固不憚爲辭而大章之志則亦益可悲矣君無子其詩文曰浩波集大章爲鐫行之

右墓表姚簡撰

按鄭先生弟大章名際唐乾隆己丑科進士

王希聖

獻縣有句者王希聖足雙孿以股代足以肘撐之行一日於路得遺金二百移橐匿草間坐守以待覓者俄商家林人張際飛蒼黃尋至叩之語相符舉以還之際飛請分取不受延至家議養贍終其身希聖曰吾形殘廢天所罰也違天坐食將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後困臥裴聖公祠下裴聖公不知何時人志乘亦不能詳土人云祈雨時有驗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後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際飛故先祖門客余猶及見自述此事甚詳蓋希聖爲善宜受報而以命自安不受人報故神代報焉非似無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輩嘗載此事於縣志

國朝書目考卷之六十一

右筆記紀昀撰

張仕敬

張仕敬字儼庵一字覺夫祿勸之他頗人也其先本安氏安氏故
出火濟當漢季助丞相亮南征有功封羅甸世長烏蠻滇黔土官
安氏皆其後仕敬遠祖肫由尋甸守分牧霑益當宋時其後分駐
祿勸之補知絞擺他頗始氏張有明開滇張氏以地歸順世爲他
頗望族其祖興國以軍功擢官守備駐省城興國卒官其父明鑑
復歸他頗他頗之民純而毅爭趨約束不似他夷跳盪不可拘化
張氏之教也仕敬少好讀書有文采補諸生康熙庚子舉雲南武
鄉試爲人沈深有幹略時魏肅國南天章先後參戎府於武定雅
知仕敬所居他頗扼東川尋甸之衝有事每以仕敬爲倚重雍正

五年冬東川土酋祿天佑據法戛私造軍器謀不軌劫掠附近居民祿勸首被其害署牧許廷佐以聞滇督檄竊國與參將楊國華分路剿之竊國過他頗要仕敬行仕敬戒其屬多載布袋眾莫測時天佑與其妻沙氏屯集三岔口花椒園率眾拒險殺傷兵練官軍屢卻賊盡扼諸隘莫敢先進仕敬率屬連破諸隘道復通將偪賊巢命所屬盡出布袋囊沙負以進賊望見以爲糧空壁逐利眾棄囊而走賊爭囊伏起大殪賊進攻花椒園破之天祐奔九龍箐又破之乃遁入多顆落時六年之正月也進攻之天祐遁二月乃獲之於老烏老雪山箐賊平幕府敘仕敬功欲予以官固不受竊國訝之謂君何不樂官仕敬曰吾負債深不能官竊國笑而不之

強也幕府重違其意以情 聞 上加賜繒綵自是仕敬能兵之名頗籍甚然心所不樂也八年翦國以中軍副將總統東川一路征烏蒙夷賊祿萬福於是南天章參武定戎府檄仕敬以土練從翦國過他頗仕敬使其弟仕恆率土練從翦國先行翦國既收東川而土酋祿良珍祿承爵叛從賊焚掠村砦進徧東川翦國屢出兵擊之不能勝賊勢方殷道路阻塞郵遞不通翦國遣人間行請救督府檄楚姚總兵官祿往援之祿畏賊眾不敢進連趨之始抵東川閉門自守賊大猖獗將奔尋甸直犯省城州郡大震時仕敬後發所屬僅二三十人行至紫牛坡大遇賊且盈萬適和曲吏目仇某運糧至亦抵坡甫駐運夫五百人坐地飯忽報賊至運夫驚

欲走仕敬按刀前曰爾等坐毋起起吾斬爾眾肅然時已夜仕敬計賊不知吾虛實乃多舉火令五百人分執之而身率所屬前薄賊賊見火光滿山谷疑大軍至不敢進仕敬因奮擊之殺四十餘賊賊大驚還走遂四散不敢復犯紫牛坡當是時黔蜀兵亦已破烏蒙賊竊國亦固守東川而東川羣賊道中梗信息絕督府大憂之紫牛坡者東尋二郡之要塞也賊苟軼此長驅尋甸省城必大潰決散漫不可收拾故大吏焦思甚仕敬既扼紫牛坡大破賊賊散不能復集其蹙之益易直抵東川竊國聞仕敬至大喜遂引兵與黔蜀師合因擒賊如破竹卽令仕敬奴由間道走省報捷舉城大歡不意張舉人以數十人破走萬賊收奇功至此自督府而下

各大吏爭呼奴親問狀且食之犒以銀牌榮寵甚賊旣平幕府敘
仕敬功謂熱水塘小江口之捷救護燒毀之村砦紫牛坡之捷保
護難民五百餘人三江口之捷獲賊器械無算乃加仕敬都司僉
書頌以劄付敘仕恆之功謂從游擊王先攻古牛砦先登奏捷仕
恆本諸生以功進貢生頌以貢照然仕敬紫牛坡之戰繫瀕省安
危厥功最偉他小者不足論也仕敬早深於學養恥言功又本無
宦情加武階非其所樂卒不起自是杜門誦索不關人事好宋儒
周邵程張書探討至忘寢食晚精於易恍然有得合參同陰符而
一之其微往往見於論說嘗論陰符云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非
童見者所可窺非闕見者所可測必大見而後能知神見而後能

覺何者天之道神道也見之者窮神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矣天之
行一日一月而已非不敬者所可企非不識者所可及必不息而
後能守無息而後能化何者天之行化育也執之者知化也知知
化則善述其事矣天之所以爲天盡於此人之所以爲人盡於此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精以察之一以守
之可也其中說也謂乾坤先天之父母坎離後天之父母中者乾
坤坎離之交又論心字一點乾兩點坤則乾坤之體立矣一點坎
兩點離則坎離之用行矣三點三家相見之象也一鉤新月復見
天地之心也又曰心之爲象一爲陽祖故居正中兩爲陰宗故列
兩旁居中者心也主也全體之所以立也旁列者情也從也大用

之所以行也一鉤者性之郭郭也合內外之道也仕敬處於窮山其學出之獨得空所依傍每豎議輒發人之所未發涵養深粹不見蹶張之氣陶情詩酒自然曉暢有擊壤集之遺音其贈三家村老人詩云聖境出於中華方圓三五人家住一生長安宅看四時不謝花壺內乾坤活計杯中日月生涯欲問何行何止往來自在煙霞蓋寓言也六十初度詩云記得兒童如昨日而今白髮漸相加乾坤不老方常在日月長生藥更嘉遇酒飲時聊自醉值花開處且相誇時將周易爲生活始信三才本一家仕敬深於性命之學會合諸家不存門戶之見恐以訟言受俗儒之指摘時時微露其旨於吟詠之間率多類此時以爲近康節云其教人也必出於

忠厚而俗漸其名乃著論以正之曰自三代以來忠厚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夫忠厚者乃本於天之理也四時流行而不息萬物生生於不已非有无妄之真敦化之體何以裕資始資生之用是故天地者無爲之忠厚也粵稽古之人有忠厚開基而福澤綿於子孫可以悠遠無替源遠則流長本深則枝茂罔不如乎天理所自然然則忠厚之義大矣哉乃世俗謂愚夫爲忠厚而忠厚竟屬愚夫之目呼之者以爲鄙受之者以爲辱何其呼之者之謬而受之者亦不解也昔老聃告我夫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非真愚也忠厚之至也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亦非果愚也唯其愚而後見武子之忠厚也若夫奸雄自命不難以巧計陰謀欺一世之人

是自處於不忠而謂忠者爲可欺孰知能欺人者必不能以欺天或輕浮殘忍而薄一世之人是自居於不厚而謂厚者爲可薄孰知所以薄人者卽所以自薄故吾謂不能忠與厚不如其眞爲愚也不如其安於愚也爲愚則不識不知猶存樸實之體不安於愚則狂妄淺率陷爲輕薄子矣今有人焉誠知忠厚之本於天而裨於人將見以之存心必不敢有或忘以之力行必不敢有或懈由是以一節之忠推之於無所不忠以一節之厚推之於無所不厚則庶乎爲天道之所眷顧爲君子長者之所見取爲世道人心之所挽回又孰謂三代之風俗不存於今日也哉仕敬以齒德膺爵秩爲鄉里所敬乾隆十九年舉鄉飲大賓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卯時卒年七十三所著有雪山集一卷

右傳檀萃撰

陳世爵

公諱世爵字浣脩世居江西之新城至公始自縣治徙居鄉聚曰鍾溪公父以汧縣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晚歲益困而公乃奮於賈起家始公嘗病市道詐僞歎曰信義人所棄自我得之則富資也既而四方爭任之交易者有不重千金而重公一言以是致富嘗曰財者生人之大命也吾儉自奉將推以益世之不足者非封殖也乾隆壬戌歲饑公在南昌舟稻四千石將歸下估以紓貧民既而曰使市販聞而不前非計也後米日騰販亦益集公舟適至下其估市價遂平嘗泣謂子道曰吾家世士也吾以困失業幸天地之靈家道稍豐每望繼先志而大之者非爾耶爾其勉之道偶

涉家事公輒怒曰此爾所當爲耶道兒時卽親課以小學近思錄
等書道遊太學以學行顯名所交盡四方賢豪公聞甚喜旣兩試
不遇公書慰曰此命耳不足憂也道卒成進士得援例 馳贈縣
學公成公志云嘗新鍾溪橋修祖祠置二代祭田又欲立義產以
贍族老客南昌未肯歸道固以請公怒曰我欲爲事甚眾也而尼
我也且我性不耐問也嘗曰人能勤則無邪思儉則不妄求非獨
治生宜之也夫人魯氏縣學生正音之女柔嘉淑明嘗有竊公物
者而覺公將白治之夫人曰物未必復得也而益仇怨焉用之治
家事能使公客外無憂過道尤嚴曰吾惟一子非有他屬望者也
道以夫人年老不卽官夫人以爲宜旣孫守誠官金衢嚴道則趣

道往曰守誠年少慮其易事而病下也公本太學生例選州同知以子道貴援例加級封奉直大夫夫人封太宜人仕琇與道爲兄弟交成進士又同年道在京師人怪其處饒家自奉樸菲而早夜刻苦力學過於寒士不知其本家教者乃如此蓋士族以貧徙業者數世之後或夷於百工隸圉而不自振其富厚則淫侈驕溢忘其貧矣而儒素之風衰焉若公夫婦之教子者其爲賈也與其爲士無以異也其在富也與其在貧無以異也其規模蓋已閎廓深遠矣及考其所自業者則又以信義勤儉爲守益知司馬遷所載計然白圭之說蓋衰世之末術而市道雖猥以君子之義處之亦未嘗不得其志也進士爲當世聞人而諸嗣君方分官內外

貴顯蓋公夫婦之德在人者子孫宜享之而其身宜受 國家追
榮加錫之典於累世者此傳所稱以道受命其福祉非自外至也
進士以乾隆二十四年某月日祔葬太宜人於公墓次書來請表
其阡仕琇書此歸之至其生沒葬期兆域世次子姓已具誌銘故
此不著

右墓表朱仕琇撰

于蓋臣

先生姓于氏諱蓋臣字子忠西華下隄人也下隄之子尙勇健好騎射往往秉節旄爲大帥田園狗馬音樂之盛甲於一縣而先生獨用儒而貧先生幼讀書敏且勤長而益博在鄉黨恂恂退謙無賢愚必以貌故內雖岸然自異而人人皆得與先生親性介而好施常數日不舉火自非其子弟門人餽之弗受也嘗有十金爲盜攫去久不得會縣有公事令與搢紳畢會令語先生曰盜金者獲矣金具在卽奉金於座先生曰吾久愧貧不能襄公事具聞修縣志願以此助筆札之資令大驚堂下吏相與竊笑曰老人又不欲其家舉火矣初先生於雍正二年舉於鄉至今三十餘年先生之

同舉有列官至九卿卽最次亦爲州縣校官而先生竟以窮餓終
先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若干配某氏子
凌雲以乾隆二十五年某月甲子葬於某里某原其門人來謁余
銘曰先生之遺言也銘曰

內振振焉而遭何薄也吏則必廉信綽綽也於社而祀焉云胡怍
也

右墓誌銘張遠覽撰

汪士榮

吾蘇汪氏自休甯來者多饒於財其人而好施者必歸汪君伯仁君既歿而君之二子又好施州人有興作無小大踵君門而請者相屬也嘗出金千餘再新文廟及他浮屠之宮橋梁道路率先修舉者不可一二數然而二子者皆曰非吾等之能也嘻先人之志也君子聞之曰賢哉伯仁其終不歿矣先是乾隆二十年州人大饑且疫死者枕藉於道而郊野間尤甚角里故有同仁堂爲施棺所君大輸金爲助得棺者以千計卽買地葬之歲以爲常城中育嬰堂歲久人滿有來者君別令乳母養之盡三十餘年活兒以百數其有殘疾者資之終身平居樂赴人之急遇窮交恩義尤至其

所加惠常以他辭致之不欲受者以爲恩也嗚呼如君者所謂積
而能散者邪予嘗慨夫人生之蹇也以有財者之好積也好積者
之不能爲散也一鄉中有能散者則一鄉之蹇者得舒焉由鄉而
推之國由國而推之天下使積者無弗散則蹇者無弗舒矣蹇者
舒然後禮義有所錯而攘奪姦宄之萌絕矣其去古大同之風何
遠哉予故於君之行事而樂爲之志者也君諱士榮伯仁字先世
休甯人祖諱世華 贈奉直大夫考諱有方 贈中憲大夫始遷
於蘇君生三歲母韓太恭人卒又五年而中憲君亦卒鞠於大母
馮太宜人君事大母如母居喪柴立少勤學已得歐血疾遂棄科
舉然好書錄先輩格言爲家訓教子孫君二子皆以諸生貢太學

而諸孫亦早歲有文君之教也疾亟豫爲終制而逝年七十有七時爲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配俞太恭人性寬厚能助君施後六年而卒二子者長虞炳待次儒學訓導封奉直大夫太常博士次鼎煌授守巡道銜孫十人美基貢生授太常博士銜詞垣貢生待次州同知厚坤府學生畱階吳學生德壩太學生餘殤者五曾孫五人曾鎮孫詮孫鈞翼鎬翼銘今以三十七年十二月旣塋葬於木瀆法雲庵之東銘曰

財如川兮壅則害流膏沃兮物所賴拯苦厄兮邦人泰皇降觀兮諸福沛子孫承兮施日大歸山邱兮澤未艾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施謨

君諱謨字在廷號舊山浙江嘉興人後遷錢塘父□□公與錢塘謝氏姻婭投分最密謝氏無子請於□□公曰公故多子而某獨無兒蒙見憐竊觀三郎敏悟善讀書願勺爲嗣俾身後得從渠假一盂麥飯可乎□□公旣素與謝厚又感其言酸痛許之歸卽強君以行由是寄姓於謝謝賴以起家後謝自得子君乃歸宗數往來杭州置生產因占籍焉平生以孝友信義方嚴著稱乾隆二十有六年病終正寢距生於康熙辛未年七十有一方君之出繼謝氏也謝以大賈中衰家日以落迫君棄故業治生事於時歷遊大江南北陟五管下七閩蒙犯瘴霧垂十餘載而謝氏寢以隆起會

有以貳心譖君於謝者君聞慨然曰所以謁蹶效區區者不敢忘先人之命願謝已有後義當去卽不去亦何詫乎人言遂簿計田宅及歲時出納之數大會親族一一宣示隨於眾前傾筐垂橐辭於謝氏諸謝及在座見者始知謝氏見產視前增數倍君又不私一錢爭固留之不可謝爲握手垂涕贈以行資不受眾咸歎息君故居嘉興郡城兄二人在焉兄弟故相愛往依之一日告其兄曰二兄以勞苦農務致畜聚而弟願居而坐享其逸不忍向在謝氏與杭人習當就彼謀營以冀自拔二兄慨然各贈金若干君量受其半遂之杭州賃屋以居稍積貲歸金其兄兄拂然曰弟乃以我爲非人也曰非也人事消長不可知萬一蹉跌欲更貸兄金兄詎

不可復見與耶且與爲耗散而重困孰若得子而歸母由此以思
金之歸弟之福而阿兄之所樂也二兄曰善自是家於杭後二兄
相繼歿君歸經紀其喪撫遺孤以至成立嘗欲啟二親窆改兆會
城之西而嫂氏不許不得已瀝血書木主瘞於艮山施家橋之麓
又數年扶柩葬西湖法相嘗語其家人曰吾親存不能養歿年又
不能以時上冢是無人心也吾所爲非必於古有合但求吾心少
安而已言訖淚下聞者悲之娶文山孫氏少君九歲君中年目疾
時作晚節益昏花不見物蓋由間闕百越蒸溼中膚理所致然兼
綜家事纖悉治辦非獨神明不衰抑孫佐助之力居多子五人長
口楷次光遠又次錦前卒又次光輅遠輅見爲諸生並有文譽孫

四人

贊曰吾觀施氏子孫言貌恂恂動中禮法其伯兄以少年治家事羣季治經書各殫厥職皆能以和順色養其親閨門之內離離如也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舊山處士遇諸子嚴教自巾角又其素行足以感動興起之夫不閱艱難無以顯性行之美不積清素無以致碩大之報是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天道惡盈福謙較然不爽舊山之孳孳爲善而福未稱德爲其子若孫者可不勉哉

右別傳陳兆崙撰

蔡正笏

余同年蔡公書存余仲父任遠公壻也余生也晚不及見余仲父顧嘗讀其遺文以不得親奉几席爲恨歲在己丑余以王太夫人艱歸里余姊蔡孺人來年已七十餘矣余不及見余仲父見余姊如見仲父焉甥眉山侍其母恂恂如孺子一日告余曰先府君之沒七年矣今始得吉兆於豐城之銅槽敢請銘嗚呼余於蔡公匪特懿親且良友也曷可辭公名正笏號松亭書存其字也台州太守兩田公中子年甫十齡應童子試先大夫奇其文語余仲父以余姊字焉乾隆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與余爲同年友計登第後至公捐館二十五年矣公足跡未嘗再至京師銓部檄赴選隊

不起居鄉不入城府惟大吏以修邑乘請慨然應聘成書凡七十卷他著述則隨手散去不復存易簣時遺命勿作佛事又謂我老未仕斂以儒服分也嗚呼此其所見加人一等矣尤可異者公一書生耳顧余聞公少時從太守公於台台故有海盜蔡元亮者閩弁也以殺人拒捕逃海上嘯聚至萬人太守會黃巖鎮臣往勦之軍勢甚盛公請於太守公曰吾盛兵臨之賊且畏而深匿不出卒難圖也請裒甲僞爲估舟也者先入使勿備後以戰艦夾擊之可盡殲焉太守公言於鎮臣如其計以五月五日張水嬉出不意獲元亮盡俘其眾海氛以息此一事雖老將知兵所不逮蓋公所蘊蓄不可測者如此公生於康熙庚午二月二十日卒於乾隆癸未

二月初九日得年七十有四配袁氏余姊也生子一名綬郡庠生
次莊次綬皆庶出早卒女七均適望族銘曰

公始終不仕與古高士爲期居鄉有隱德又如長者之所爲其從
太守破賊於海上也又何應變多奇嗚呼其沒也未竟其設施

右墓誌銘袁曰修撰

皇朝通志卷之...

...

吳邦佩

贈大夫吳府君者諱邦佩字紉蘭歙之豐溪人也曾祖諱夢斗祖諱爾襄皆不仕父諱之隣爲學官弟子有聲府君國學生以子貴初 贈中憲大夫晉 贈資政大夫其爲人中懷坦直好善喜施與嘗誡其子弟曰欲善者人之同心也吾力不能爲吾心慕之不敢忘曰吾以有待也若力能爲之矣而不爲將何待乎其能爲盡吾力爲之其不能爲吾倡言之使他人共爲之其可也故終府君之身凡欲有所爲其事鮮不成者吳氏族繁人眾其窮者或至無告重以水旱饑饉府君有憂之一日謂其從父損齋及弟軼容曰吾儕何遽不如古人昔范文正公置義田至今猶在盍師其意

行於族黨間也。損齋軼容以爲然而族人漢延輩英復交口贊成之。遂共輸白金萬兩有奇買田宣州泚水間歲收其入以賑族人。之困乏行之三十餘年矣。府君實董其事。然不以自居而推功於族人曰。微此四公者。吾言之而誰與聽邪。乾隆辛未歲大凶。君於漢江運米數千石減價以糶。邑人賴以無饑。其他修祠宇平道路。焚債券苟有利於人。倒篋傾筐恐後也。又常多蓄善藥以救人疾。苦求之者愈廣。其應愈不倦。君自爲童子時愛與賢豪長者交遊。聞晉陵有秦龍光者不歆羨於世俗之榮利而好研究儒先之學。乃往迎至家。命諸子皆受業其門。秦君重輯諸儒四書之說爲大全。稱引最爲詳備。君與休甯金於藝共爲刊刻以廣其傳。居

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當爲求良師友使究先聖之微言習爲家
庭孝弟之行而已至於祿爵名譽非所以勸也其事父母多爲孺
子歡一日不見則悽然不樂嘗病瘡居家塾中時時使僮奴往候
二人起居其與人交無賢愚皆接以誠信其不賢者未嘗逆億其
不賢有不善乃忠告以冀其改不改則顯與之爭而人以中心相
告卽深信之不疑人亦卒不忍欺也平生不趨走炎熱年已六十
郡守朱公舉爲鄉飲賓君不獲辭然足跡未嘗入官府也性好山
水東南多名勝遊覽幾徧焉府君以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
卒年八十有二娶許氏生子七人銷早卒銜候選按察司副使鍾
候選光祿寺署正鎔鈇皆歲貢生鈇早卒銜國學生鉅乾隆庚申

選貢生復中庚寅科鄉試舉人女二長適國學生許式次幼府君
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里某原其孫紹澤從余遊爲余道其大
父之行最詳余謂以府君之賢而不爲昭揭後之人何以勸焉於
是伐石鐫辭以表其墓

右墓表劉大槐撰

董懷書

先生名懷書字遂學世居邑西南山中胥井村號胥井董氏父啟
峯公舉五丈夫子先生其季行十學者稱董十先生生有異稟跡
弛不羈五六歲時鄰家醞酒仰臥其下以口盛之大醉淋漓濡首
顧聞讀書聲則喜竊聽一二過卽背誦如流水啟峯公奇之九歲
令就鄉塾穎悟絕人年十一瀏覽左國史漢諸書輒捉筆爲文勃
勃有奇氣尋丁父喪以貧故廢學業農兼服賈伯兄某以百金命
之潤州貿易數月傾其貲垂橐而歸兄大怒先生雅不屑意也然
緣此益寤兼值旱蝗幾不能自存乃更折節砥行發篋陳書晨耕
夕讀帶經而鋤或采樵山中高歌秦漢人文字尤嗜韓昌黎吟誦

不少輟里中課藝常荷鋤往授筆立就每冠其曹名震一邑工文
士爭先結納於是輟耕樵業教授生徒而所得脩脯輒以沽酒隨
手立盡貧益甚酒興日益豪每醉則哭淚如雨下時或放聲長號
儕輩胥怪之以爲狂平川蔣公以詩古文辭伏一世目空古今魁
所當意獨心折先生延禮於家誨諸孫前後凡六載時與上下其
議論謂其子楚誦曰此振古豪傑士也年垂三十尙困童子試一
日自塾中歸聞縣試期迫卽夕秉燧夜行試畢復夜馳歸往返二
百里深山峻嶺高吟長嘯聲震林谷竟冠一軍卽以是年籍於校
先生長身鶴立慷慨負大節以古人自期家徒壁立而揮財如糞
土意氣浩然公正事輒發憤遇豪彊桀黠不少懾避而山案升科

一事有德於民滋鉅荆溪之南萬山環峙居民雜植竹木梨栗樵
蘇採茶以供衣食賦最輕邑宰某聽吏胥簧鼓抑勒升科山民
狂駭聚眾竄曉後成大變先生諭止之上書邑宰娓娓千言指陳
利害明悉曉暢令不能改而姦胥恐其事遂止愆恩邑宰羅織先
生將興大獄先生乃赴郡鳴冤山民間之胥憤激奔赴呼號羸糧
從者以千計舳舨相接陸行者肩相摩駱驛於道晝夜不絕署郡
守某公聞報遲遲亟檄宜興審勘宜令張侯徵有左袒同僚意先
生與庭辨理直詞強侃侃不屈一時環觀者如堵先生指以示張
侯曰明公治宜頗無失德畢生名節在此一舉柰何徇貪鄙之實
僚而得罪數萬生靈貽千秋唾罵乎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抑眾怒

如水火正未易虐也張侯氣沮語塞久之曰而不顧身家性命乎先生曰某業以身殉矣何畏獨爲明公惜耳張侯無以詰揮使退會荊令以墨敗嗣郡守江西魏公稔知其情先生竟得直而山地訖永免升科於是奸胥恨先生刺骨尋以社倉事爲先生所持計無復之私齎百金爲先生壽先生斥之曰若輩乃敢陷我速持去否者當抵諸河羣吏相顧咋舌遂巡而退其他義激公憤挺身犯大難幾困者數矣賴當道賢明卒得平反無恙亦屬有天幸云先生內行醇備幼喪父哭踊如成人事母烝烝色養雖奇貧必日市甘旨以佐饌克恭諸兄恩撫諸子終身無間言家範最嚴子弟有過痛加斥責改然後已凡里中有不孝不弟暨延師而不忠且敬

者必親往諭之山中俗爲之不變生平尤篤友誼知交數子相見
喜笑真意盎然樂道人之長而掩覆其短應試澄江白下輒沽酒
置精饌招同志諸人痛飲雖金盡典衣不顧也嘗曰考試甚苦余
獨甘之非爲沽名樂與素心人共晨夕耳接引後進殷殷不倦一
藝之長揄揚獎借不容口間或中道廢學必多方勸勉繼以怒詈
往往有感激改行卒致成立者工制藝間爲詩古文率真自達浩
浩落落稱其爲人上邑侯書久行世餘竝刊娶陳孺人生卒子女
詳家乘不具書

論曰余少時讀先生所上荆令書壯其文想慕其人意必廉厲嚴
肅丰骨棱棱不可犯既與相見握手款洽坦白和易藹如也嗣後

每入城輒過從酣嬉淋漓不辨賓主遂訂忘年交余嘗語諸子曰
使董生者得爲諫官必能面折廷諍不避權貴揚椒山海剛峯一
輩人也猶憶甲申歲偕寓暨陽相聚爲久酒酣耳熱偶及人世不
平事感激憤烈義形於色余謂之曰先生僻處深山松陰澗底扶
杖遨遊茗椀清尊授徒談道何樂如之戶外事幸勿復關慮先生
慨然曰是何言吾儕讀書達則爲蒼生造福窮亦砥柱一鄉庶幾
范公後樂先憂之誼不然生無益於人死無聞於後坐老窮山與
木石鹿豕何異因拍案呼酒立盡數巨觥復顧余而笑曰君知我
者今老矣無能爲矣君輩尙勉之爾時豪邁之氣不減少壯孰意
竟於是歲遽遊道山嗚呼其可悲也聞先生沒後頗著靈異聰明

正直死而爲神理或然歟墓在寒墅祖塋側過之者雖樵夫牧豎
必肅拜殆類江都相之下馬陵云

右傳儲研璘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header section containing several lines of text, likely representing a title or a list of categories. The text is oriented vertically and appears to be in a non-Latin script, possibly Chinese or Japanese.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with no data entries.

何亮直

宜興之萬金鄉有善士焉何姓亮直名靖陶字考某蓄德闡修不自表暴號訥庵有三子君次居季在母七月而生及長資性端慤讀書之外默坐一室與人言抑然自下然賓客論難眾或不能析其義君從容袖繹無不折服屢試有司不遇處之泊然惟汲汲爲善訥庵歿後戚郇逋債三千餘金君悉焚其券館鬻田二頃鄉農之黠者每短其升斗而於良者取盈焉君親課其租而還其盈者曰腴瘠等而租異吾不以汝良而課汝也黠者始漸知媿一寡婦佃數畝十餘年無償君置不責轉賙卹之遇歉歲施糶設糜尤力有夫婦挈子自遠來浮舟乞食未幾夫死君爲具衣棺斂之婦欲

鬻子與舟爲歸費納券於君及歸母子相持哭君迺取券焚之而
還其舟曰我向受汝券者恐汝子不鬻於我卽屬他人則歸未可
必且不見別離之苦卽歸亦難保後此之不輕棄其子也聞者咸
感泣君從姑適朱氏者爲貞女有 旨旌其門家貧嗣子死貞女
歿幾不成喪君傾貲以購進粟主於節孝祠嘗曰事蘄盡吾心以
力弋名非敢出也卒年五十一配陳氏有壺德子一人孫三人某
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原君之壻龔迎恩余同學友也數爲余述
其槩余維一介之士苟爲善無論久暫人必蒙其賜若君之行義
皆世人所難而亦迂其事不冝爲者乃歷數十年如一日非有恆
而進於善人者何以及此因揭其墓俾觀於鄉者有所矜式云

右基碣趙懷玉撰

國朝書牘卷之四
卷之四十一卓行十三

三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王之宴

君諱之宴字遠思吉安安福人其先世以忠節理學入明史列傳故吉安稱望族曰金田王氏十餘年前子主講白鷺洲書院餼聞人稱君云君性倜儻樂施予遇事直前無所避足跡徧秦楚燕越閩粵滇黔間少年遇難婦爲盜劫爲經理寄居糧艘需其夫至贈貲歸故里撫州某從君假千金賈溺於彭蠡以身免罄產得二百金償君立反之族人某挾貲客黔爲僕殺詭以虎齧報旣成獄君走數千里訟其冤令執前讞經兩年令罷代者始直君置僕於法君扶族人匱以歸是時君年已七十矣或曰君蓋慷慨任俠人也予曰不然負氣好義之士握手澁膽倉卒立高行爲人所不能爲

以此負重名於世而學問不足以精義血氣盛而中疏名高而多闊略問其門內之行或反不足木之多華者其本必瘁水旁潤數里非有源則涸矣以予所聞君蓋篤行人也君少讀書學既成貧不能奉母棄而爲客又棄而賈所得橐中金歸則爲母指市田宅分諸兄弟君年五十六而母卒兄弟蓋四析產云郡有大官者其世父爲吏以產分其兄弟歿而家落其子與兄弟之子訟而破其家江南諸生父爲縣令歿家有田產曰父官所得也伯叔之子曰未析箸也以是訟數年不決予爲學使者旁舉前事諭遣之未革心也嗚呼世之人如君者又多乎哉

右家傳彭元瑞撰

毛應鑄

毛叔成名應鑄錢塘人年十三而孤其母張挈叔成并攜五百金
依宗長者學爲賈宗長者待叔成嚴訶怒扑責隨所加受之無怨
數年學成將去母欲言向所攜者叔成曰宗長者供我母子衣食
又婚我訓我使知賈方是終身業我者也遺金可復道耶卽拜謝
宗長者而去然貧甚家復遭火轉徙無常居與其妻謝勤儉操作
後得稍紓然終不習杭侈俗嘗造居宅工琢梁稍華美叔成怒以
爲僭也必令削去任其細勿惜兄歿於粵供養寡嫂五十餘年歲
時肅衣冠致詞皆如古禮人有負叔成金錢而貧不能償者輒焚
其券先後凡數千金嘗過一債家會日暮主人畱叔成飲因出沽

酒不來婦披帷出與叔成語叔成不荅疾去遂棄債不更往親交
有顯者絕不依藉于請而間通禮意必將以恭曰傲凶德也我其
敢以貧賤驕人而狎士大夫之喜怒乎叔成始好讀四子性理書
功於闢佛少見喜愠而獨與人辨佛則怒嘗與人論釋氏數以十
罪其書至三千餘言詞義嚴確而其晚歲好閒靜恆閉門不預世
事乃更喜閱梵典自謂有得卒年八十一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曹王在

嗚呼師道之不立也爲主人者視同眾客不以師爲重爲師者不以師自重而詭隨傾側以自媚於主人一切不以教子弟爲事於是師日卑主人日驕而子弟之成焉者寡矣是兩失之也吾觀太原王公之禮其師亡友曹先生仙李之報其主人有可以爲世法者焉君名王在郡之上海人曹氏爲縣著姓吾師朱旦平先生乃其外舅而諤庭侍御其從兄也問學制義授受有自甲寅之春與余同游嶺南客學使王表丈東麓所繼余去館太原公越一年公聞曹先生名迎以爲諸子師大合樂置酒賓客咸會公具公服拜之延之上坐指謂眾人曰此江表曹先生海內名士卽僕亦當師

之君遜謝不敢當而公終席未倦既罷君私謂余曰我館人多矣未有王公之禮我若此也吾何以報之自是生辰及歲朝節日公必具公服拜有疾晨夕往問暇卽至館與論文史蓋由粵去閩迄公之薨如一日也公既歸葬蜀其家僑儒須君將渡江其妻弟補園少詹招之試京兆君曰王氏諸子學未成義不可它去且援親戚以就功名非吾志也後公家仍返蜀而君以疾畱逾年其家以鄉無碩師也書來言故嫌於道遠家貧不敢彊之行君欣然治裝攜其長子閒關入蜀有沮之者曰此吾報王公之日也卽死無憾去數年歸過余曰王氏諸子學皆成其季汝嘉汝璧尤刻苦趾美吾可死見王公於地下矣久之君病卒汝嘉發解蜀中汝璧以丙

成成進士官銓部

贊曰昔宋之呂正獻公以焦先生為子弟師故其家皆修儒行致顯仕吾觀太原公之於曹先生可謂後先一轍矣然焦先生悻直使酒難近而曹先生退讓樂易溫然篤厚之君子也豈不尤可法哉

右傳沈大成撰

按王公名恕四川銅梁人由庶常官終福建巡撫子汝璧仕至安徽巡撫工部侍郎

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
人事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劉啟周

劉先生諱啟周字嶽鳳號正時長沙醴陵人甫一歲失怙事節母
郭孺人以孝聞苦心嗜學枕藉經史嘗夜讀咳血濡卷帙深掩之
恐傷母心與兄啟海以五經應試攻制舉莪自先秦訖勝代名家
文搜括罔遺固欲以是遂顯揚志也母沒哀毀骨立廬墓三載乃
絕意進取筮易得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則吉予其爲苞桑之繫
乎居家課子孫在外課生徒皆嚴立程期彬彬有所成就會桂林
陳文恭公撫楚修通志先生縷母節行願末呈於公爲傳以傳至
今邑省通志咸表彰之母固報本樂施先生視聽無違凡可以收
族利人者無不爲不程其力之贏紬倡立培高追遠諸祀用貽無

替曾拾遺金多餅慎封而榜還其人佃有鬻妻償債者捐穀數百斛以全廉於納而惠於出儉於己而不刻於人臨財率類此丈夫子四長君繼志見任正紅旗教習曾爲余兒輩師余知先生益悉先生生平無疾言遽色與人交不設城府所至卽小夫孺子皆歡語款洽意所不爲雖達官要人面折之不少避謝諸生業久讀書猶矻矻靡懈自節母之亡值誕辰諱日率家人奠醊涕泗橫流不能自己終其身如一日尤難能也慨自內行之鮮舉狂者或斷裾奪情愚者至刳股毀性是皆有愧於先生者吾聞先生有傳癖殆欲擇純孝一言蔽左氏內外之旨而以身示之也與

前史官曰世傳先生游藝甚賅於日者叢辰家言無不旁涉鉤致

迹其撰時營壙協吉發達皆預定於生前以爲先生之術之精子竊非之瓜地牛眠古人俱以孝感先生之誠能前知宅無後艱在此不在彼不然如郭璞者著葬經矣而石鐘孤墓何以稱焉

右傳劉權之撰

皇朝詩林卷之八
名臣詩
三

汪壑庵

杭州汪壑庵富且達者也築家庵於西湖年七十將屆召其子女而告曰慶生日不過絃歌燈宴鞠踞拜趨縱極豪華我嘗之厭矣今年心有大願說與兒曹眾皆起立拱聽曰人誰不亡我願未亡而受亡人之奉哭則能聞奠則能餐拜則能受汝等縷麻則能量其長短而觀其稱身尤妙者引輜時旃檀之香黼荒池紐之設鼓吹導從旌旗柳髮之儀緇流梵音羽士法曲夾道數十重吾坐靈車中游目傾耳威儀赫然行者避道汝等佯哀詐泣送入西湖靈妙庵中選精舍授几作妥靈狀開奠三日極牢醴而甘焉是享古人未享之樂也樂極再歸行生日禮何如家人色不相許壑庵怒

云孝莫大於順親我豈不知預凶非禮然此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較之唐人李清爲壽繼入少室山中不猶愈乎遂親買紙錢魂旛
啟期昇之諸戚里愛其通脫笑其癡至期來送路祭者百餘家壑
庵稷稷盛服停車揚觶不遺一席是日飲至石許顏愈温克到庵
禮畢語妻子曰吾不歸矣吾在此茹葷伴佛玩山水以終餘年汝
等來則相見不來我亦不汝召有以家事白者雖來亦不見也居
湖上十五年而卒今湖上小有天園卽其處矣

右傳袁枚撰

張子焯

張翁子焯字潛文崑山陳墓人也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翁終身孺子慕祭祀必涕泣及病垂絕喃喃呼父不置也篤於三族患難共之出私財葬族人棺凡六七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不娶翁與之金勸之娶祁諾受金而去明日過祁察其容甚戚詰之不肖告詢其鄰曰噫是以金歸而道遺翁反其金如前往語之曰爾有遺乎曰否如是者三翁笑曰汝欺我邪出金袖中曰此非汝道何祁大喜以爲誠然道見賣菜傭失百錢忿欲死翁呼傭至家令人平菜而陰置百錢菜甲中錢墜地翁佯驚曰爾錢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一夕歲除慨然語其妻曰吾往歲

除夕每懷金二十兩饋貧交未嘗有餘今饋損於前而金不盡言未既有相訪者出餘金子之年饑平價糶於其鄰不計直也陳墓人至今思之而翁歿蓋四十餘年矣其曾孫觀瀾從子學能慕翁之行徵予文予爲之傳

右傳彭紹升撰

李之琳

嗚呼瑤圃死世無復此人矣瑤圃篤行君子也自其父秉直君以慕義好施與落其家於時三喪未葬家無十日糧積逋甚夥餘口嗷嗷而仲弟松之婦早孀貞苦節大傷乃公心君曰兒在大人何憂恩禮之者四十餘年以其間節縮儲峙家漸起撫季弟嫁弱妹俾各得所迎姑母之適於蔡次妹之適於計長妹之適於周助貧薄無依者贍生送死又給許氏甥以治生資嫁周氏女甥如己女裝凡皆豪有力者所縮手然君產實不逾中人也母龔孺人老矣性嗜河豚君烹漑必先啗越一宿乃進蓋世傳此魚有毒欲以身當之後大耋乃卒君亦衰矣猶作孺子號及君壽七十親朋謀舉

三
三
觴猶痛念罔極恩作詩峻謝乃罷或曰瑤圃詩人也或又曰活人
手也其爲詩學白傳清遠有真氣其爲醫精世業多奇中遠邇德
之斯二者於他人爲絕藝於瑤圃爲緒餘瑤圃篤行君子也余嘗
序白友軒詩鈔舉其數事許生事卵翼者且二十年雅重其爲人
居平耽山水亟遊洞庭廣陵西泠諸勝地有吟詠必以相示余母
老且病延醫者趾相錯必先余母故其卒也余尤痛之然未敢以
哭其私直以善人君子世不常有坐視夫民彝人紀之渙焉若冕
泛萍流而莫與爲砥焉君姓李氏諱之琳字天木先世自西洞庭
遷虞山之語溪配龔氏前歿終身不置妾媵子一熊

右傳略何忠相撰

張國錦

知仁和縣事張君元文聞其考之喪號泣將歸以行狀示余而請誌其墓余與君以今上御極之元年舉於鄉君宰嘉興仁和有德於吾土善則歸親其源有自余固不敢辭也按狀公諱國錦字甯遠號靜軒曾祖鶚翠順治丙戌科副榜祖政淑延津縣學訓導父樛筠 贈徵仕郎素業懿行世爲模楷於河洛間公承先人規矩持身應務尺寸不敢縱性尚澹泊俗情所豔慕而趨赴者毫不以擾其懷沖然悠然名教以爲菽粟文章以爲膏腴而已學旣成顧引疾自闕孝親恭兄終身若一日訓子孫以躬行而簡於言論仁和君久宦於浙屢婉言迎公始則以父年高堅拒其請旣而一

至嘉禾標清心寡欲興利剔弊八字於縣齋而感念廬墓急命駕歸矣張氏先居大梁自遷甯陵至公已十餘世族人繁衍公手輯譜牒付仁和君成之施惠於宗黨姻戚者更不可悉數然則公眞篤行之君子也已夫君子之立身成名不必盡在從政也古有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之謠矣當匡坐藏修無躁心無鬱志卽聖賢素位之學而所謂良貴者也且天之厚於人固別有盈縮之數矣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時至適然耳世人不察爭自矯飾以蕪用於世植不固之根投以不克勝之任萎且撥焉又奚咎也公則慎於內而約於外盡屏紛華以宅心於甯靜凡所蘊而未抒者胥貽之克家之子今仁和君賢能懋著 翠華三幸浙水皆蒙 褒

勵疊奉 錫命以娛其親其承公遺志而措於家國者方未有艾
公之澤其曷有窮歟公娶陳當仁和君十齡而卒繼娶於徐撫仁
和君如己出仁和君事之備盡其孝斯固庸行之常亦足見公之
德化於家而流俗所難能者已公壽七十有九子男六人仁和君
將率諸弟奉公與陳孺人合葬於某原而築其右爲徐太孺人之
壽藏實乾隆某年月日也銘曰

眾情徇物膏火熬煎謙亨君子獨全乎天既不驟與自不驟替積
善餘慶繩繩相繼清風我師令嗣我友勒實幽宮千秋永久

右墓誌銘馮浩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

三

馮益子志

馮三友名益甘肅皋蘭人先世居江寧高祖某宦於蘭遂家焉父諱福從戎有官勳病歿三友纔四歲福之妾張所生嫡母王生三祿三祿弗爲養遂張及弟三友稍長賣餅餌以供生母時觀察某爲子求塾侶或進三友纔九齡角總長揖舉止端謹觀察異之酬以揖曰是子良足爲吾子友觀察母夫人呼而問之曰孺子有母乎三友噉然哭失聲伏地不能起叩之知遂於兄而寄食尼庵負飯賃不能歸夫人曰爾欲歸而母乎乃遣人償其賃且助以薪水費於是人籍籍稱馮孝童云越四年觀察死將歸燕三友感其德將送喪請於母曰微觀察兒不得侍母且兒之報觀察者止此矣

請期一歲返遂往力襄葬事有若成人葬畢觀察子強畱之三友
曰吾與母約一歲歸敢以交情貽倚廬憂卒歸時年纔十三三友
自燕歸以義烈稱成邑宰延主常平倉會計倉故多弊蠹胥從糧
長索賄三友聞之怒胥曰將饋公爾三友益怒曰爾爲盜吾亦盜
耶乃止長安尉某聞三友賢招往日君職在恤囚吾請助子至獄
命卒滌刑具檢囚食詢疾苦日以黎明赴獄獄卒曰公何自苦曰
吾與若起居無禁囚手足貫銀鑊便旋候監放何忍貪一己安貽
眾囚苦囚皆感泣嘗偕友行於途會捕逸犯捕者誤執其同行友
三友遽呼曰我逸也彼何罪其友曰彼已繫我矣爾何爲捕者並
執之將解官三友密謂其友曰爾羸弱不任拷掠吾請當之適逸

犯獲皆釋余至蘭州得識三友豐頤方瞳修髯長眉言論誠實知
爲君子人也余病三友朝夕視我湯糜必手調以進自病至瘳閱
三月如一日余益感其義三友子名志字繡虎豪俠尙義力挽十
石弓能作擘窠大字從余遊余病時繡虎方客肅州千里來視余
余已南下悵然而返其好義類有父風三友歿葬蘭州郭嗚呼三
友孝子也義士也於余又良友也余不文不足傳三友然三友平
生事余知之深不可不記作馮孝義傳

右傳孫雲桂撰

王彥孔

永甯閭境之水匯流西達於河曰離石水見郟道元水經注自清龍驛以上咸山谿易涸至是泉涌波襄乃齋漣淳泓足資霑溉又十里而近得一舊城遺址水經注離石水南徑離石縣西又南出西轉徑隰城縣故城南宜在是間西爲穆村村南隔岸有渠堰灌田八百餘畝沂川君所導也君名彥孔字子修姓王氏沂川其別字能文章不獲展所學爲當世用及歿鄉人思君行誼且教民引渠近邨田疇無憂陽旱茲利永永無極也相與爲君立祠前時值歲饑邨民流離轉徙多失所君惻然求所以拯救者既得之以語鄉之人曰有田而窮於食雖天時使然亦人事未盡也有水而不

知用之非阻於地勢蓋智未竭也願吾邨婦子世相保聚莫穿渠
若眾以地高澗下舊嘗欲導水入畝而無成績難之君爲指畫其
法又躬親其勞鑿石岸屈曲行八里許岐爲南北二渠凡再易寒
暑渠成方此時君實無畦隴之地鄉人旣屢有秋釀百金爲君壽
固謝不受君生平孝友力學有節槩雖貧視人猶己周急扶危之
念盈於懷邇八十以歲貢生銓陽高訓導自視頽然老矣遂不果
行然君之學行重於一鄉遠近士考德問業滿其廬洵如古所謂
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君固其人況念民生聚畀之無饑爲鄉人
每飯不忘歟於是歲時具精膳酒漿進君之堂侑以詩其詞曰
黃梁兮白黍雲油油兮澗之澣行奠水兮溝塍刻鏤以交午漲不

爲虞兮賜無苦用荅君兮飛榮而遼宇君甘醪胖兮慰我士女憶
在昔兮告語繼今勿教兮終古

右祠碑戴震撰

張啟倬 夏朝衡

張啟倬字雲漢湖南衡陽人乾隆時諸生祖家特富而好禮啟倬三歲喪父承祖志割腴田建祠宇置祭田助學租設橋渡貸青苗施藥餌養衰疾給棺槨遇歲饑則煮粥以振故善醫值大疫沿門診視弔生賻死義聲震一時同邑夏朝衡幼有至性以貧行賈漢中歸遇客舟被寇掠者男女踣踴號哭心憐之出百金資其行同舟三少年異所爲問姓名致禮焉夜半羣盜遮舟索朝衡曰劫客舟者我曹也汝舟有巨商能予人百金餘金宜盡納我朝衡懼三少年起各揮以杖盜扶服乞命去朝衡喜謝三人且請姓名則笑不荅至鄖陽三人辭去朝衡謝以金復笑不取曰吾輩亦盜也敬

公義故改而護公不顧而去其夜復來謂朝衡曰吾輩劫人多矣
見公所爲自恥其盜故不敢告名姓今願從公歸而前所獲資盡
不義之取不宜仍以自污公能假我一室乎朝衡喜諾三人者從
至衡陽以力作自食數年各娶婦生子其一姓王其二皆姓劉至
今百餘年鄉人能道之

右傳李元度撰

姬南唐

永濟縣諸馮里有篤行君子曰姬南唐先生諱某字充九性篤孝方七歲念父衰病艱步履兀坐鬱鬱則命僕扶掖貫鐵環履首綴細繩身曳以行周視原野耕刈父以是忘其病及長好五行陰陽之術所言多奇中嘗遊河濱眾漁者方覷波紋上下先生指正北語之曰往此必有獲果一網得巨魚媼家殯有期先生曰果以是日殯恐有火戾及殯火猝發廬舍盡焚先生之術視魏書所載徐路王早二人蓋無多讓但顯晦異耳重儒業三子皆就學敬塾師雖有僕隸出必躬爲之御負郭田無十畝儲侍不及擔石見困乏必拯之每秋陰積雨輒詣鄰舍下戶問所須告以餓則罄囊盜散

之已無以炊弗顧也聞人以采雁不足不能成婚禮誼里中持數
十金與之不責償有償夙負者稱父遺命謂姬氏之恩不可忘先
生檢舊券弗得遂弗受性嗜佳山水老不衰年七十有九窮冬入
終南旬日乃返方渡河而南人詢安往笑荅曰雲深不知處有孫
曰光璧與余同辛酉 恩科進士

論曰士有愛子死者弗深哀諄諄語其備某所息錢十貫宜往索
某所本資數十貫宜往收桃熟若干株價可十餘千少勿售莫切
於父子之恩莫痛於哭兒不啻斬剡然今以籌利忘之尙望其讓
財他人耶先生恤人之困忘己之匱乏賢於世俗萬萬矣使處贏
餘之地全琮之米船濟倒懸范堯夫之麥舟助喪舉所優爲也光

壁積學登第鄉邑咸謂善人之報有以也夫

右傳岳震川撰

世宗皇帝御製詩集卷之二十一

三

劉敬祖 曾紀燦

劉敬祖字其中湖南桂陽州人幼習儒術輟業爲鉛商乾隆時鉛
卅饒益致貲累巨萬揮霍慕義鄰人負債將嫁婦敬祖聞夜哭代
償主者主故土豪欲得婦故難之委曲乃解當鄉試州人士歸者
多困乏敬祖商於衡日詢歸舟遇桂陽州諸生輒資其用還則受
之終不問所貸多少以此得俠名爲人排難濟急來謝不自居也
弟範以貲選西安府經歷布政使郭某見範問桂陽劉其中汝族
耶範驚對兄敬祖字也何自識公公揖範上設賓主禮曰吾昔困
漢口其中不問名姓假二百金得歸心不敢一日忘爲報賢兄藩
司俸祿厚可以償前負矣範歷署神木甘泉知縣護耀州事軍功

遷韓城知縣有幹才敬祖以貨註衛守備年六十二卒又曾紀燦
字紋焜桂陽縣人貨殖爲業有石某者逋紀燦金石醫婦以償紀
燦還其券石爲感泣一日負囊將歸自郴行及梁山日已薄暮忽
後有人自言王琪願代之負從行過山坳見有虎噬人紀燦大懼
王曰虎所傷者不義人也君毋恐及抵旅舍其人忽不見紀燦異
之歸以語兄兄曰吾憶石某妻王氏也其父名琪無乃結草之報
歟紀燦乃檢諸貸券酌其貧者悉歸之遇治橋道輒傾囊以助無
德色

右傳李元度撰

饒尚芳

饒尚芳字流泉湖南龍山監生初家貧負販爲業由縣至湖北之來鳳路僅十餘里然嶮艱不利行尚芳往返則慨然曰吾終當易此爲康莊也已而果然自是家亦隆起縣初改土凡城垣費序祠宇倉廩百役繁興尚芳胥捐助之族鄰求貸隨多寡無弗應者延師課子弟禮文恇備聞有名宿雖千里必延致之每朔望具衣冠至塾肅拜始終不懈自道光乙酉至己酉三舉選貢皆屬其孫曾人謂尊師之報

右傳李元度撰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五

五

胡文珪

胡文珪字元璋湖南零陵監生所居介巨族或凌犯之忍而不校老且貧者敬而憐之且時濟其乏嚮善者委曲成全之嗜飲博者由其規勸皆改行有董姓者素無行曰吾於人無所畏惟憚見胡劉兩先生蓋謂文珪與劉烺也晚年講求心性之學座右嘗書隨處體認天理字以自置義田百畝爲族人讀書費及今子孫約數百人或以貧執他藝然無不識字者卒年八十六子及孫曾多列庠序次孫朝崙由貢生任辰谿訓導

右傳李元度撰

186-398

186

俞大鴻

梁溪俞蓉江大鴻幼警悟嗜學工詩畫得唐宋人意及長循例入
太學肄業歲需膏火自顧弗遑也有吉水某與俞素相善遊學至
都遵疾不起俞經紀其喪盡罄已資且撫育其十歲孤兒延師課
讀數年學大就適俞以考職發河工將出都以某尙未歸葬其子
不能獨留都下急託其鄉人給資令扶柩同歸其子旋游庠食餼
感俞高義至今尸祝之俞年四十九無疾卒著有蓉湖吟草

右記余金撰

王南有

王翁南有甯鄉人素廉謹乾隆丙戌冬初某日午晡自趙市歸渡河舟中徒行者負米者呼庚癸者肩背相摩翁後登繭足舫隈有囊迂足鞠臆探之金也知爲過客所遺慮聲張難完趙璧徐取而袖之達岸忍飢坐胡宅以俟日將入見一人踉蹌對岸反首抵掌愬失金狀甚悉囊具銀袱皆合翁出招之來曰金固在無憂出囊開袱就沙中展視約百兩散亂未權予之曰若細檢視某固未啟若封也請酬以半不許請三之一不許曰咳脫利若金抵岸卽走當數十程耳安從物色哉世豈有不掩人之物爲己有者反乘窘急矜德色而析之乎若第持歸慰家人望毋緩其人泣拜去翁非

豐於財者而能檢押若此亦難矣哉翁吾妻之姑之夫也距予家
不入里嘗耳其事一夕飲翁宅面詢之因得其詳

右書事羅鑿龜撰

鄭中節

慈水鶴浦安仁里之有鄭氏自宋南渡時始至今垂六百年遠有世序越幾傳至溱前明貢生官按察副使是爲秦川先生與姚江南雷黃先生宗義友善秦川生梁康熙戊辰進士入翰林知高州府事師南雷得其學有詩文集行於時世稱寒邨先生寒邨生性字義門紹寒邨之業篤學能詩嗜遠遊晚號五嶽遊人以金庭洞天竹刻爲刺謁所知椶屨桐帽脩然出塵與鄞人李東門萬西郭蛟川謝北溟倡和爲詩稱四明四友遊人生二子君其仲也諱中節字發之號拙齋幼承遊人庭訓務有本之學性倜儻負氣節讀書不屑章句家故多藏書輒雜覽經史以及五行九數青烏之學

靡不瀏覽短衣馳馬習射意豪縱類俠早歲遊秦中涉涇渭登岍
崎壯志激越悉宣潔之於詩著遊秦草以自見或有勸之仕者君
慨然曰學者不能正誼明道徒以文藝博富貴君子恥之矧以質
進乎遂從秦中歸初秦川先生與南雷黃先生交南雷館鄭氏最
久甬東諸名宿爭師事南雷湖陂山劉氏遺緒剏講經會究性命
之旨學者翕然宗之渡孝女江抵四明遠鶴浦四五里外望見崇
簷傑峙天際歸然與紫蟾山若揖者爲君家二老閣上奉秦川南
雷兩粟主旁列寒邨下皮羣籍遊人之所建也百年以來南雷之
書存遺水火甬上遺老亦零落殆盡矣而君家遺籍獨完好如故
流風餘韻髣髴猶能道之此亦吾道絕續之一候益歎鄭氏爲善

繼也君既歸訖無所成就念先人之清芬延令緒於將墜皇然有
守先待後之志於是發所藏篋勤加讐比篇帙壞舛者輯裨刊正
之與天台齊宗伯召南仁和杭太史世駿同郡全太史祖望爲友
有疑義輒就裁審延名師課子嚴而有法每朔望率諸子焚香拜
閣下春秋丁日束牲以祭誠敬如遊人在時其克濟前美不忘世
守視庾肩吾萬石君爲何如也與兄析箸後嘗捐田七百餘畝於
郡之月湖書院宗祠有經費首傾貲爲宗人勸宗老稱之配錢氏
少房錢氏有子十人曰廷圭曰如璋曰竺曰城曰安曰宸曰甲曰
鴻曰佶曰慕圭璋竺安皆先卒城後君十月卒女五人孫男一人
君晚年淡於世榮獨於諸子學業消長未嘗一日釋諸懷圭與竺

皆庠生而竺尤有文名耽詩善病類長爪生竺之死君哭之慟近
又喪安輒回廷不自禁雖善自裁抑其神傷矣竟以乾隆戊子八
月二十七日疾卒春秋六十其降辰則康熙己丑十月八日也葬
以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兆在邑南大畧山之原竺初與余交宸與
甲近從余遊故悉其家世宸來請銘謹詮次應銘法者如此銘曰
有閭屹萃雲飛翔六籍森列崇姚江邈邈世德遺芬芳公寶守之
若球琅貽我後昆罔敢忘其躬匪羸道則光譬彼父播穫也穰相
原卜吉大畧陽幽宮斥斥唯允臧歷千百禩齊瀧岡是在後嗣之
賢昌嗚呼是在後嗣之賢昌

右墓誌銘余集撰

貝紹溥

貝翁慕庭之歿也將葬孤子模等介其所親乞予銘其墓予謂銘者諡誅之遺非有善行雖親故不得私焉唯翁之善足於己信於人矣豈可無徵於後遂不復以不文辭按狀翁諱紹溥字載南世爲蘇州人曾祖諱啟祚本姓何其舅氏貝開仲無子取以爲嗣更貝姓祖諱珽父諱鉞以商起家翁少長佐理家事強幹自力父有疾視湯藥者三載連遭兩世喪哀毀骨立卜兆於射瀆歲時上冢哀慕不自勝生平自奉儉怕衣無重綺食不兼味至於見人之急見人之飢寒見公家利民事出其私財卽如公家財一不以介意乾隆七年有司建社倉翁首捐穀五百石十二年米價騰貴翁出

粟平糶取值減常值三之二曰吾不忍嗷嗷者填溝壑也其同祖
戚屬有孤露者撫之如己子既長而婚分產投之中外族姻貧不
能衣食嫁娶者必以告死喪不能斂埋者必以告悉厭其欲去百
里內外築橋平道路必翁之倡及他利濟事瑣碎不可勝載年六
十遇始生之辰諸子奉觴稱壽翁出一篋悉債券謂諸子曰焚之
所以爲若翁壽也年六十五得痰疾甚召貝氏何氏子姓諸姻
親之黨至牀前款語良久出金次第分贈下至婢僕罔遺者既乃
屬家事命豫治棺斂具謂諸子曰吾胷中無挂闕瞑目死矣整衣
端坐而逝予初聞翁疾革時事心竊歎異之及讀翁狀乃知其善
之積於中者深非猶夫襲取於外以自文其躬者也妻袁宜人有

婦德早卒翁終身不再娶子男子四人長模府學增貢生次琪吳學附貢生次棟候選布政使司理問先歿次桐國學生女子五人長適毛三壽次適國學生張元統次適程承璋次適徐鼎銓次許字陸耀宗孫男子五人廷榮廷犖廷焱廷莢廷杰女子十二人翁卒以乾隆三十四年孟春十七日卽以今年孟冬二十六日葬於長洲陸墓高涇巷之原銘曰

貝之得姓派衍清河吳越之閒族大且多甥實承祧介茲繁祉財以潤身穀以貽子閭門風尙旣汰而嚮唯翁聞然德重不佻家用平均惠於鄉里稱心而施視人如己自翁之歿遠邇生悲飢者寒者孰噢咻之嗚呼貝翁無驕者師

皇朝通志卷之九十五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三

趙士沆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十二月二十五日趙宗夫卒明年庚寅九月五日孤子廷拔廷慧廷光將葬君於南鄉許家莊之陽敘家狀以墓銘請按君諱士沆宗夫其字分宜之中趙人也生士族而業儒以父某生產薄讀書經至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掩卷長歎曰吾安得拘縛章句訓詁中使我二人缺於供乎遂力勤作家計稍稍足於養而父遽卒君痛哭曰我因養故服賈迺不幸至此悲夫於是以獨子奉母母貧家婦不甚饒肥鮮常曰爾以賈有起色養遽豐念爾父貧時食不下咽矣君背母泣而強以他語解其顏承歡至九十乃卒個人羅光廷苦赤貧將嫁其妻翁

聞之曰吾之佃乃有此苦況耶予以銀米周恤之得不嫁妻君從
兄弟皆窶艱多賴君舉火此三事皆足以見君之質行故特書之
君生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九月初三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一元
配陸源謝氏繼配新喻王氏子三長廷拔邑庠生次廷慧郡庠生
三廷光國子生孫曾不具銘曰

藝黍稷而封殖生無以養於邑無色師於古經中有得刑寡妻至
兄弟宜人家室好行其德我銘質實藏翁此域

右墓誌銘林有席撰

許堯堂

吾讀九靈山人所撰殷德輅墓志何其與吾友樂亭許君相似也
山人序德輅所折獄者八九事出其被冤者多至二十人釋其株
連者多至八十人晚年憂先人墓廬圯廢謝事歸治田築室於先
墓之側屬其子從大儒先生學以紹隆其先業德輅起家縣吏終
縉雲縣幕而其治效乃與漢于公張釋之等豈在居顯位都尊官
哉樂亭與吾偕遊鬢序有聲名未三十卽棄諸生服出參人幕余
嘗哂其急於謀食不知掇科第取青紫無顯揚之志旣而其子鉞
舉於鄉又三十載而其孫學范復舉京兆試余固謂讀書不食報
不於身必於子孫則又疑其如于公之有陰德而莫得其端倪旣

而憬然悟孛然興曰其在斷獄乎獄有小大歐陽子云求其生而不得則生者與死者均無憾也君持此意以終身獄之有冤濫者寡矣至其小事外之株繫貧民失業或以畏死或以飢寒疾疫而瘐死此治獄者不失之疏緩卽失之迂謹也君行年七十有六經歷燕齊秦閩之區者踰四十年此四十年中所全活者或二十人或不止二十人所省釋者或八十人或不止八十人積功累行而不自知卽其子孫亦不知旁觀之人孰有載筆而爆其事者此于公所謂陰德也許氏自再從以下四十餘棺未葬君深以爲疚買地於橫山之陽自平涼命孫學范歸營春秋窀穸之事依古族葬之禮無問親疏遠近悉斬板而封之及學范成進士從弟堅曰此

吾兄澤及枯骨之報也嗚呼君於斷獄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幾而謂自炫以求報哉責報於天尙可謂之陰德哉君名堯堂字□□曾祖維新有鶴峯集十五卷祖棧邑諸生有萍影集十卷父熒以孫貴勲 贈如其官三世皆隱而不耀至君子孫始以科第顯弟整早卒遺孤二曰鈞曰銘敎之成立長而筮仕皆有几案之才筮宅煖契以妥閭族之幽宮鈞銘所行視也君晚景恬愉就養子舍優游觀化歲在庚寅六月七日考終鹽茶官署娶海甯張氏先君十八年卒 贈宜人子二鉞平涼府鹽茶同知鑑國子監生女一適錢邑庠生趙錄孫三學韓殤學范乾隆壬辰進士學文尙幼曾孫二乃順乃大曾孫女三人鉞自平涼反杭將以某年月

日穿張宜人之窺而合葬焉求如九靈山人銘其墓而不得其人
也以屬余是中銘法宜爲銘銘曰

刑鼎菌蠹宜饗殮中涵厚澤種子孫晉州虎冠畫殺人狡援獨子
留侍親以李代僵全厥元法官向以故殺論望天無路終戴盆有
父控訴駢駢奔三刺三又宏天恩爲理出之以不冤羸衣如莢
車啍啍與誦載路誼平反殺梁撥善讖伯尊我詰過庭知其原例
其用意他可援胡取一一形諸言不信觀我銘辭傳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王賓尹

辛卯冬賓尹先生卒於家其子孝廉子靜走狀索銘于既爲之銘因思子靜狀雖始末備具而未盡先生之生平俟稍暇當別立傳誌余所聞見於先生而有當於古人者卒不果今年又三月余偶過江村宿及門楊大才家中酒夜分不寐樓外雨聲琅琅繞屋溪流作怒濤聲枕上構思粗成歸而旋病病愈索曩日所構杳不復得初秋因題天峯楊思虞先生像念余獲交子靜先於望古先生又余父執不可寢其事乃略次梗槩如左計余初見先生蓋在壬申歲先是辛未余與子靜受知邑侯沔陽李公旋同補郡弟子員時子靜才名籍甚余方毀齒謬附驥尾先君子攜余試院前徧拜

諸同袍子靜以弟視余明年李公升任湖州先君子祖道南塘客
既去偕同人飲驛後僧舍其地鄰先生宅先生聞先君子至特過
相視適座有狂生放言迂先生先生面斥之伊不服先生怒欲批
其頰賴先君子以免當是時先生髮上指目如電聲如雷余心懾
焉歸塗先君子爲余道先生行甚悉已而曰此非近世所有殆古
之人也比余年漸長屢與子靜戰鎖闔子靜輒書上考余亦時
獲以意氣相許時過從先生遊先生門無雜賓以課農教子爲務
視一切勢利淡如獨余輩至必命酒酒酣慷慨論史事旁及稗官
野乘人物覩縷不遺或抗聲歌唐宋人詩音節高亮不作兒女子
語又或談近事追憶父兄師友感念存沒輒哽噎泣數行下先生

性既亢直負氣多面摘人過人咸憚之雖余素爲所契時不相中
動見訶責自非責己而不自是者不能一朝與居嗟乎風之下也
士大夫習於輒熟競以容悅相高而惡聞其過不自今日始往余
讀史記竊悲灌將軍以酒失爲武安所陷厥後馬文淵遺書戒兄
子今讀其書意念深矣而亦以此嬰梁松之譖藁葬城西此古之
人所以有緘口之銘屬垣之懼也雖然天下事尙借一二強有力
者相支持庶幾朝有司直野畱正氣不至相隨以俱靡鄭伯翊之
言曰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冠反奄奄不振余每誦斯言爲
之氣結士當伏處朋好往來噤不敢發一語一旦立乎明廷尙望
其埋輪折角哉余鄉風氣近古以余所聞若抱眞宮培諸先生不

畏強禦至今有能道之者然率士氣之盛同聲相助是以獲免於
當世近則少衰矣先生暮年以使酒罵坐爲一二褊衷者所切齒
幾罹於羅僅而獲免而先生亦用知世之不可以莊言乃深自閉
匿一放於酒其氣尙悻悻欲動也先生稟氣厚至老精神不衰曩
壬午秋闈後余與子靜冒雨衝泥歸漏三下始抵其家先生已臥
聞余聲披衣起把酒相對時余氣餒甚有寒色先生艴然曰壯夫
奈何若是吾雖老尙能從風雪中走數百里自古英雄豈有老死
牖下者乎因爲詠兩三點露不成雨七八箇星猶在天之句及先
君子見背余卜地大井以先生習青烏家書邀同往方出門雨淋
漓先生迅步行犖确中余與子靜竭蹶追弗及時先生已餘七秩

云今泚筆爲先生傳猶想見曹景宗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時也先生生年卒葬及其孝友大節備載前銘茲不復贅

右傳楊履寬撰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header row contains text tha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scan quality.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list of items or a set of data. The table is otherwise empty.

...

祁仲

嘗讀太史公游俠傳曰予不知其何許人不禁神飛色壯英氣勃然滿牘其視小儒拘謹墨邊隅者奚翅坐之百尺樓下準此意以傳瑞巖公亦如袁石公之傳方山子董文敏之傳王義士致使髯髯欲動而罄欬如聞庶不失廬山真面目耳公諱仲字君相瑞巖其別號也秉質堅剛賦性慷慨自守正與人恭臨財廉取與義平居耿耿以方正自矢殆毅然有維持風氣之槩而非與俗浮沈者比少壯探討奇古書籍通達天文大尹趙公寬嘗贈額曰宣夜才高余秉鐸來郡與公子若孫交公亦不時來署與余集談洪範大易之書自旦至暮久而忘倦使蘊此學問著爲經濟當必卓然有

爲乃徒卷懷獨喜快然於蠱之上九焉余誠私心惜之公門外數
十步有巖一座特立似獅余曾有詩云異像夙傳天上瑞奇姿特
表地中形公之得號蓋取諸此乾隆癸酉乙酉歲兩次饑鄉鄰有
困乏持券向貸者公慨然予之後閒還趙者有槩不歸者公焚券
不議鄉人罔不銘其德壬辰夏公八十有奇捐館舍父老子弟羣
感泣數行下古云生不愧生死而不死者惟公有焉公之蘭桂芬
芳鬢序其後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於公益信平生美行奇節
未能一一枚舉余聊傳一二軼事以見公本來眞面目此乃實也
非名也以視夫世之隨聲附和循名而不責實者其誠僞輕重爲
何如耶有公如此又可不待余言而傳矣

右傳汪晉勳撰

國朝書林典故

卷五十五 卓行十三

三

國朝子月表行新編

卷四十四

三

黃雲師

黃雲師字騶書松江上海人父衡松生子二長爲章次卽雲師雲師幼習舉子業長而獨理家政暇卽泛觀諸史及宋明諸儒書性孝友樂赴人之急兄歿後撫兄子四人如其子戚族中有匱乏者必周之所居鄉數十里潮汐衝突橋梁數圯渠道塞雲師糾眾修治鄉人賴焉乾隆二十年大饑吏勸富人煮粥以賑雲師曰無益也民饑而來雖得粥且不飽又有候伺填溢之患不如捐錢給之乃自爲倡卽所居五十二畝驗其最貧者別大小口大者日給錢二十小者半之家給一票令民持票取錢按畝之次五日一周民不勞而得食所活者甚眾母張安人年九十戒不得爲壽雲師乃

捐貧人租負共二千金曰以是爲母壽也嘗建宗祠合祀六世祖
以下之主春秋享祀會祭者百餘人三十八年夏有疾將卒時母
不在乃強起北面再拜屬子姪善事吾母還就寢而卒年六十餘
子森

贊曰周禮地官施教法於州黨使之相賙相救雖有凶荒疾疫之
災而民得免於患害由此道也然其權實自一二富者操之故係
息之目終以安富先王之所以爲斯民計者至深遠矣觀黃君之
事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予故傳之以爲世勸焉

右傳彭啟豐撰

鄭之罕

常州之鄭初在南唐係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仕晉陵卜居郡西
北江濱曰鄭港九世原善遷千秋鄉之鄭塔十七世儼遷東堯二
十三世琢庵公章爲邑諸生生三子長曰之罕字展宗又字賓日
世爲武進人六歲大父畱耕公授以小學閒問兒喜書中何句對
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畀書田十
畝已而琢庵公欲售田爲考作壽藏曰兒言不對曰祖父所賜爲
祖父作藏不亦宜乎畱耕公之妻憚有段氏妹以其孤女孫約爲
昏媾故君聘於段已而女患風病右肱折右足跛欲辭昏君甫九
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

孤女負諾兒忍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不宥琢庵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爲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爲繼室於卜廟見後卽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顧養之終身歿葬於段墓之右卜氏以田六畝歸君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爲諸生授館於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弟之子爲從兄弟授室無私財焉四十五丁父憂鬚髮盡白越十年而母卒越五年妻卜卒遂不取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突冲素爲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庵公力爭之不得遂別構祠於孔邨竝輯舊譜以識其眞至是君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嗜學工古今詩文辭八試不售與同縣劉文定公

爲老友文定以宰輔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有富者以生日召客時歲歉餓者叢集譁其門欲撻而訟之官公方食聞之投箸趨告曰人子穀一升錢十文不數十金眾立散弭禍而種德何訟爲從之盡解去君念鄉人乏食卽出所得脩脯振之以爲倡其勇於義也多類此年七十七以蹶傷足明年夏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六日也生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子環丙午科舉人孫二旦興庚子科舉人昱興曾孫兩便環合葬君及繼室卜於禮巷東原

贊曰子丙午科典試江南榜發人以爲得士而最指稱者鄭生環也環以歲貢生教於鄉從之者多掇科第而生孳孳爲善不啻其

國朝詩集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口生謁予則匍匐請爲其父作傳每謁必跽拜何其誠也予讀環
所作行實知君之篤行有以先之矣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
畚君耕且菑矣子孫之穫畚豈妄也哉

右家傳朱珪撰

陳書紳

陳童子書紳濮之東許村人年十二從清豐秀才尚含章學四子三經皆成誦循循雅飭眾謂陳氏有子乾隆癸巳季春朔九日見途有遺囊一布一法錢四千六百一者拾而伺之無還覓者則攜以入館請於師書帖招之明日有輓車人男女八口揭帖以來則莘人王姓赴河南者也問所失相符遂盡與之其人拜謝去噫嘻童子其易之蒙亨者邪余從眾請錫之額曰蒙亨作聖童子其益靜而清作聖正功勿以爲名而市之卽古大儒名臣事業皆於是乎在

右贈額序潘相撰

中華書局影印

卷四十五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六目錄

卓行十四

莫大綱

朱濂

汪汝淮

李國標

莫紘

黃本田

張鍋魁

閩安壯士

張書紳

胡德銓

黃林

爰蓮

李特秀

俞煥

呂揚庭

戴宗誥

郭連選

楊禾

朱圻

夏寶傳

臣等謹將各省不孝
文正公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六

通奉大夫前著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四

莫大綱

莫公諱大綱字宿常一字鹿溪世爲善化人篤內行事親以孝聞性嗜學無書不讀旁及藝術務窮其奧而於宋儒之學尤潛玩弗置故義利之辨最嚴事所當爲雖極艱鉅無少憚人以爲公負奇氣果於任事而不知皆自學問中出也公先塋被侵占力爲申辨塋乃得無恙當公之訴諸縣也以理直語涉慙時方縣試已冠其曹抑置之及事白官召慰曰吾向屈子今伸矣宜勉爲學必不負

于是歲院試竟隸學籍爲縣學附生所居鄉有以事來質者得公一言立解鄉人感其誠遂相率以讓而爭構之風息嶽麓同舍生胡某者交最久貧甚公嘗資給之後猝病公促之曰視子疾劇宜速歸設不諱身後吾任之歸未幾卒公常厚恤其家初習舉業盛時譽既久困場屋慨然曰吾不獲濟於世獨不當有益於鄉邦乎乃稍試其方沈痾頓起貧者並資其藥餌而求治者踵相接自是遠邇無不知有鹿溪先生者殆所謂不爲良相卽爲良醫者歟公則欣然昕夕研摩謂吾於身心小有得卽出應事與活人術亦小有進老忽忽其將至展卷撫膺差堪借鏡公其甘以方技自限者歟卒於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二月壽六十有一配唐孺人嫺內則

勤婦職相夫尤善體其志卒於嘉慶十一年丙寅三月壽九十有一子三際雲際曙際世女三長適陳大木次適蕭緒太三適宋運度孫四家典家謨家訓家誥際曙家典能世其家學予備聞公碩德懿行因撮其大要爲作家傳焉

贊曰嶽嶽我公百夫之特烝烝怡怡孝友不忒交遊稱仁鄉閭仰德心粹行純藝超才絕心粹伊何胞與弗測藝超伊何和緩是式婦孺知名林泉戢翼積厚流光蔚生英哲維彼達人耀垂千億

右家傳黃楷盛撰

鹿溪莫公活人者多矣旣沒而稱道弗衰余童時耳熟焉繼與文孫立五家典締交家人疾疢延輒至診輒效葢以醫名而大異乎

俗工之輕於嘗試者閱三世間造其廬拜重慈瞻先像徧觀架上
羅列宋五子以及 國朝陸清獻遺著較醫筴尤夥余詫曰君業
殊焉事此立五日大父手澤也大父以醫名而又不僅以醫名胥
日從事於茲之效也因備述公孝親信友型仁善俗諸徵驗余固
亦聞之今喜益得其詳不禁以手加額曰公非茶作菹也乃乳成
酪也其飲人以和而薰人以德固宜儻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
社者歟爰系以贊

追維我公賦性奇慧研精理道采芹易易假手軒岐逢人普濟月
窟天根陰陽酌劑易以貫醫仁以寓智六十餘年卓犖斯世望之
儼然無敢狎視維公之配克相我自唐來嬪德言容工公往九

原母永闈中年登九秩如萱如松子若孫曾繞膝融融從子我愚
敬寫雙容公飽長留母壽靡窮

右像贊秦光倬撰

按秦公後更名敬
衡官宜昌府知府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八

名臣五十八

三

朱濂

朱君敦夫名濂其先自崑山之蓬閩鎮徙太倉世有潛德至濂父某以乾隆辛未成進士先後任太平常州兩府教授有風範人士至今思之濂幼有至性五歲侍祖父疾衣不解帶常親浣滌廁牕見者咸嘖嘖以爲非常童長從父受學深自刻厲業日進未幾補博士弟子銳志進取才氣奮發謂青紫旦暮可俯拾也值父卒於官濂哀號殫力營殯葬如禮既奉母居里中授徒以自給冀東故人文藪當事者設書院爲講肄地歲擇髻髦之士遊處其中濂始以高等被選每校文藝恆超出流輩上顧數奇屢舉不售處書舍十餘年舊時等輩往往獵科第去而濂猶抑首經案閒後來同學

者恆推重之罕與抗濂爲人敦篤不事矜飾顧獨慷慨重氣誼其
視生計有無泊然弗屑也家故貧資脯脩以事母晨饑夕膳必具
甘旨妻子無戚戚之色庭幃內雍容以和同學之士重其行焉平
居未嘗言貧又好緩急人人亦忘其爲貧者里中毛太史詠主講
席數年多所成就其卒也及門謀尸而祝之濂率先出貲倡義親
董其役不月而竣事旬朔瓣香春秋薦菜終其身弗懈同學之士
重其誼焉與人交無款曲亦無猜嫌友有過斷斷必規以正或以
詩文質者直言不隱與物無爭競之事亦莫得以非禮干之同學
之士重其品焉久躡棘闈意不少挫朝夕研經矻矻如束髮始受
書時雖私試必盡一日之長殫心力而後已後來精進者或弗逮

也同學之士重其志焉甲午六月槐花始黃循故事舉夏課方益發憤磨礪以須期必得一當以酬夙志忽遇疾不數日竟歿歿之夕同學之士聞者莫不悲悼失聲嗚呼若濂者何以死耶其居心敦厚行事有始有終意氣甚壯不委靡皆無死法母老子弱百事交賴而豈可死之人耶將造物者之於人必死其所不能料死者以示弗測耶抑人之久戾於天而志弗衰者天必故夭其年以勝人爲有權耶予旣哀濂之志行又其諸子方稚恐未能詳也故就同學之士所共徵信者略傳之貽諸其後以備家乘云

右傳于雯峻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四

五

汪汝淮

乾隆丁卯予與同邑溶川汪君共領鄉薦君年三十有四予少君十二齡投分如同懷者三十年今則銘君墓矣不亦痛哉君諱汝淮字禹績號溶川姓汪氏世居縣西之湖坊破岡前曾祖諱繼秋明季庠生多義行祖諱如濤每破產爲人解紛俠聲大著考諱中鼇邑庠生剛直不阿事親以孝聞後以哭母喪明配江早卒繼配吳君妣也君有奇慧髫年讀書達旦嗜莊老諸子書窮治經史學有本原爲古今文奧永純粹君考每使習勞苦君輒默誦於途不輟旣而入七里山寺下帷歷數載學益醇作明堂圖考辨凡若干卷君氣力宏毅尤講求經世之術乾隆庚午兩持父母服哀禮盡

制明年邑大饑居奇者爭閉糴民無所不食或旬日不舉火君憂
痛如切膚率家人減餐傾廩以濟其鄉米既竭欲轉粟鄰境苦金
少君配姚毅然出其匭相助且勸君謀諸同志者曾君朝瀾故好
義與君衡宇相望又最善君至是來約君入闔市米乃同走光澤
使人疾運百石歸呼於市曰闔米萬斛將至矣諸買豎怖於是米
溢於衢價減而民食以裕既而使其子徧嘗草根木葉曰汝曹當
知此味他日見義不爲罔生也里兒某嘗負君金後爲諸債家偏
嘔血一斗其鄰來囚君藥君故精方書歲合丸散施人治病有奇
效君笑持金數餅納鄰懷曰以此付彼償其逋勿藥可愈也饑民
既食白土俗名觀音粉者苦便秘君令食豨膏澤其腸胃全活無

算君隨事賙卹不遺餘力嘗持金笑曰此有用之物壅之則無用矣又焚篋中券曰畱之恐貽子孫多事尤篤於友誼弋陽黃庶常鴻閣客死京師賴君歸其櫬故人葉次玉卒君沒蹀雪中往經紀其喪立嗣以歸凡君長者之行類如此君十八補庠生又十年食廩鄉舉後凡四上公車卒無所遇而文名動京師知君者傅笥山學使金檜門總憲錢香樹尙書馮靜山侍御周蘭坡學士鄭東里觀察皆名卿大夫也君教人有方扶植寒畯如子弟跡弛之士咸就軌範君既不爲世用乃築三中園賦詩飲酒有終焉之志其講學則以篤謹爲本戒輕議古人軒輊時代自言所學得力從流溯源而入甘苦疾徐功候自異所著詩文若干卷嗚呼如君者豈非

粹然儒者哉王辰冬君得風痺疾歷三載卒於乙未四月四日距
生於康熙甲午十一月九日春秋六十有二子四人雯庠生霽乾
隆甲午科舉人雲電皆能守君學孫九人景岱景衡景華景常景
嵩景崙景岷景峒景嶠女二長適庠生李友梅雯等將以某年某
月日葬君於某阡乞子銘固子志也銘曰

春風澹澹孝瀟於身肫肫繆繆惟義是循握粟哺飢洗洗不涸
智策仁篤賄苞物浩然之文橋腓作者未達諸用緘憂地下社享
厥尸黷漆燄青崖屢弗摧永固斯銘

右墓誌銘蔣士銓撰

李國標

君姓李諱國標字示章號魚石明嘉靖中自湖北遷湖南之衡陽北鄉七里站歷五世爲君父諱良通有陰德君生八歲而孤伯兄國柱長君二歲家素貧依母銀太孺人學書稍長就塾學性聰敏能博記日誦千餘言年二十入縣學爲名諸生益肆力於學君英朗有至性方少時母銀太孺人勤紡績爲業以資生延日君嘗惻惻發憤自爲諸生後名譽益起鄉人後進稍稍從君問學君亦求友於四方然念太孺人獨居雖遊學不敢遠每遇人饋珍饈味則泫然泣曰吾母常茹苦食糲不忍獨甘旨卽緘封寄獻焉君性仁悌其講學誨人必知其根柢授後進書必先授小學性理近思錄

諸書曰此爲學之本也居母喪哀毀盡禮節爲近人所難能鄉人
或勸之曰李君何自苦爲君悲抑不能言意不欲以獨行掩鄉人
所短然其訓迪後子弟則必令讀禮經習煩苦嘗曰情與禮相輔
生禮教薄情乃漓矣於收合宗族之道尤極意聯屬修宗譜鉅細
遠近無遺於遠祖墳墓必歲時親埽祭設奠醑合食置祭祖規約
井井有條理其族知有不能婚嫁者必仗助完其事李君長八尺
餘聲徹亮聞遠爲人忼慷簡易色溫溫然毅人亦畏之嘗出遊有
羣爭者鬬然不相下微見君來卽屏息不敢語嘗惡俗戲博廢時
生事端多方勸俗亦漸化君有子曰正中以經生中乾隆癸酉科
舉人揀發湖北用知縣方正中赴部挑選先一日得上選正中意

初止欲得教職就近微祿養及得選上將爲令乃悲不自勝泣曰
吾父年已邁吾儻得縣遠遠不能養吾父祇增不孝吾不得赴部
籤掣人或勸之曰汝誠懇如是安知不近耶越數日果得湖北借
補沔陽同知君年近八十餘揚揚如少年至正中官舍常廳後危
坐約束徧家人內外見家人持緡錢入內舍必問所從來曰此官
雖卑微不可毫髮取公家物況取於民告以廉俸所易方釋問正
中治官事甚廉辦君以四十年乙未卒以正中官 封年八十一
配趙孺人先卒君時年四十餘終身不復娶子二人皆守其家學
孫五人次曰隴君卒之前年中甲午科湖南舉人爲歙人洪樸所
得士隴兄弟皆能文

論曰士之爲善於鄉者豈無益於人哉余聞李君以少壯力學勉
行不逮年四十餘時嘗以事宿寓舍夜半屋空中物墜有聲隆隆
直覆君面諦視之乃世所云陰隲文多詳釋嫺雅君得是書將三
四十年益博求史傳證引皆根據其子正中梓之嗚呼李君果於
爲善哉

右傳洪樸撰

莫紘

瓊居廣南大海之中明初始置府定安縣在府南八十里唐咸通中定其地爲忠州元置縣改州而明復爲縣至於今五指山又在其南境羣黎之所巢窟近代淺淺以文物甲於海表於戲祝融之方所被於向離之化者遠矣縣之莫氏合族而居於東門之山上村其地隆隆高出於一縣村有宗祠祠之近有堂曰詒穀堂及余門者甲午舉人莫生景瑞之家在焉其尊甫冕侯先生名紘率子姓以居之而堂之名詒穀則生之曾祖槐江先生所命也莫氏在宋故同安人有諱恭萬者始以萬戶來戍瓊之南境後不復於閩遂爲瓊之別子十九傳至諱文璽者當明季五世一身生一歲矣

遘家難或利所有欲甘心焉有老奴夜負以跳狂走四十里入澄
邁境而歸養於外家生子諱煦煦生子諱宇翰卽槐江先生也生
子諱雲升字石溪自雲升以上世以一人傳者凡八雲升始有二
子而冕侯先生爲之長莫氏累世實載厚德而槐江先生以文章
光采名爛爛動海上雖終身以諸生卒然羣從問字經所指授若
魁文若陶雍正中並成進士仕有聲海上人以先生爲人師石溪
先生其成行與學亦績厥父至於冕侯先生瓊人歟然宗之曰莫
氏世世師吾鄉也余聞之景瑞冕侯先生自少爲諸生至乾隆庚
辰行年五十有七以恩貢生辭學官而退老於家又十有五年
七十有二當今年乙未平生未嘗幾微愧怍於其左右諸子久之

而其言其行信於人人鄉人或有曲直訟之官不能決退而質之先生輒解手罷訟去其不之官而先之先生者先生爲立語人人無所不當意歸於不爭僉曰吾鄉相處也而出相爭吾悔不早見先生矣其蹤跡與漢王君唐陽君類歲辛酉先生當省試同府二生吳烈王曾並才而貧先生慨然與之俱二生道病及試罷而並大劇先生爲之乞醫藥夙昔左右之無不至復與之俱歸病且死水無與之舟陸無與之輿者二生張目視惟先生在旁歎曰吾友良苦語輒咽而鼻竅微屬氣先生仰天祝曰哀哉二生並有老母幸獲及家而瞑幽鬼明神尙憐之自往而返其里三千四百竟致二生於其母而死其家越二歲先生年四十而景瑞生人曰此先

生誠所感福所召也辛卯縣大水鄉人避水於高處環先生所居
先生爲啟宗祠以庇親戚架草舍以愒路人具糜粥兩月及水涸
而待之生活者無算此其落落見諸措施者繫先生之鄉人獨及
之邪先生二子景瑞舉於鄉而景環方爲學廩生並有文景瑞自
戊子應順天試余已薦其文從余遊者七八年矣今年應禮部試
報罷其秋將歸省其親而請余爲記曰先生其詳書景瑞先世始
末刻之堂中將詒後也余曰生家信乎若有駮之詩曰君子有穀
詒孫子者矣生不聞鄭君之箋曰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
道則可以遺子孫生家自遠祖累世以來不旣善且安樂邪生之
父或遇疾札凶耗而善及於人人則豐年之善人不將益賴以託

邪此其所詒生者不亦厚且博邪而生之穀且世世穫邪生其讖
之余當書是記以送生歸而系之詩詩曰

業業南海蠹五指山唐州曰忠元縣定安山木剋林其香穴蠹君
子居之芳行處室世以德馨如風斯扇八世一傳宋遷來縣高生
曾生槐江石溪父子人師薰瓊之黎冕侯七十書不舍手曰秉燭
明以照我後景瑞伯仲既承家學水求其珠山抱其璞雖耀其光
亦韞其藏清匪澄澄何淆濁妨襟建簪指金鷄鳴西東瞰珠崖郡
山目前斯堂在中嘉名詒穀遠祖之錫來孫之躅歲聿有豐潔祀
而燕我有吉禮賓客設牖南北奉案左右授几我醜我醕言笑卒
禮始春成冬陰陽氣調毫不體情幼不色驕於斯堂中式敬式和

匯編
卷之二
三十一

敢告海鄉視此雅歌

右詒穀堂記朱筠撰

黃本田

壬辰余歲試六安州士黃氏子憲裔實冠諸生試而登名於童子之曹者岳裔璞裔杏裔榜裔四人其試之冠曰鄭生大昕又黃氏之婚比試畢州進士黃君本田來謁望之樸然善士問之則鄭生之翁而五人者之父也余竊歎曰余何獨遇於黃氏又三年乙未余在京師黃氏之仲曰忠裔先以庚寅舉於鄉持揚州程庚爲其父進士所畫蓼莪圖者來乞余記之按圖進士坐磐石小草生石旁空天茫茫四垂無所其意殆取諸蓼莪之詩罔極之義耶余聞進士行甚至而德薰於其鄉六安人具能詳之進士雍正癸卯生己酉七歲而孤乾隆甲子二十有一而喪母今年乙未年五十有

三矣其在父喪也幼知戚喪母而毀既葬廬於馬鞍山中終月而後返虞終再期行視間傳終身遇諱日日不出戶而有所念其庚辰舉於鄉而丙戌成進士也既罷歸手奉 上賜緞帛各一謹製衣二襲號於墓而焚之告曰吾父衣是吾母衣是人視若子獲賜衣於 朝而父母瞑不之視邕則一慟且殆嗟乎進士之事親所謂不敢忘而慕者斯圖以之矣進士有再從弟本驥本騏少敏慧所居與城遠而鄉無良師進士爲厚致禮於兩人之師俾安其身以成其教曲折盡心力無所爲歲乙未本騏竟成進士進士有姑之子徐某一且出其舅氏空券金已歸者囁嚅來責金進士笑曰吾父手澤吾中見歸幸甚再與之金無他語更請爲嫁姑之女卒

嫁之進士之仲子婦陸病且死其媵婢李爲刲股乞命於天神子婦竟死進士曰是義婢吾女視之備禮往嫁爲民妻進士家僕往往有所負不辭而跳進士未嘗追之有一僕負逋尤多所負家無所於責則罷去有賣油孟者不勝貧進士憐之呼使前曰吾不能徧爲僕者償責然知若貧且不勝此負奈何賣油孟曰可奈何進士良久曰汝日日賣我以油而半其斤兩計可償若逋負錢卽罷之人豈知吾爲僕者償哉孟再拜諾且謝去進士嘗應試江甯同試霍邱竇生比儻舍病死進士爲具棺衣斂哭送之平生未嘗有交也進士嘗夢宅南管家臺者其地積然高阜有古衣冠偉甚或藍縷百千結數輩來請曰公當護某護某某管家臺下人也進士

寤明日鄰人請鬻臺隙地進士售之念曰吾慕杜氏葬在西階之
義卽售之而虛以爲圃不亦可乎自是進士宅南有故圃焉進士
既睦其九族而篤其三黨之親其厚意在於人人而澤及乎故鬼
之齟齬六安人人以爲然也余有感於余之獨遇於黃氏者若天
道然因以信進士之行得於所聞與徵於所見者其符不妄用作
蓼莪圖記拜手而復於進士之仲子忠裔忠裔進士子出嗣於進
士之叔父爲孫

右蓼莪圖記朱筠撰

張鍋魁

張鍋魁秦人鬻麵鍋魁於成都市以業爲名年三十許爲征金川
兵卒負糧赴軍營糧賊四十餘從箚中突出劫糧縛眾卒將刃之
鍋魁奪賊刀斫賊殆盡解眾縛裨將聞其事報大將軍呼至帳中
詢殺賊狀甚悉將官以官不官予之金不受仍歸賣鍋魁成都市
中崇甯米生同客樂安述其事余壯之秦州仲松嵐官蜀時曾作
詩在廣陵以示余余乃作張鍋魁歌

右詩序張九鉞撰

山崎三郎著 行状記 卷之三

三

閩安壯士

閩安壯士者閩南某郡人流寓閩安鎮之近山

俗呼穆縫山

家食指當

中農環山種植結廬其中無鄰並壯士善索絢衣食粗饒性伉直
遇不平輒義形於色時劇盜劉楚橫行江上鄉人莫敢指目壯士
嘗就里人治海舶椀索會有言楚輩淫掠狀者壯士憤甚且索且
詈曰奴輩夷居江麋非有宋江楊么梁山濼洞庭之阻直囊中物
探手可取耳將吏木偶坐令猖獗乃爾耶楚聞之大恚使人謂壯
士吾輩囊中物夜且造廬聽若探手取也眾爲壯士危咸勸令人
謝過結歡壯士夷然若不聞也者晚歸適曠黑其家周垣頗峻前
關圭竇乃敞闔扇滅燭以俟俾其婦率弟婦子婦居守者凡三人

閩安壯士傳

卷之二十一

壯士率一弟一子一傭人持數炬散伏林麓各當一面偵盜已登山則布簽椽杙斷盡徑路縛炬林外遙令相接作常山蛇勢而缺其一面盜數十人瞰其戶洞開而正黑闌若無人相顧叵測久之一人奮挺猱進兩少婦夾門伏棒齊下遏其挺不得動壯士婦挺從中出仆其人繼進再仆羣盜謀莫敢前壯士度盜且束手則挺金舉燎火光四起盜既深入中伏蒼黃扶傷從圍缺處奪徑走於是守者伏者並起合隊譟逐山鳴谷應光影蒙雜草木皆兵而林密徑黑枯株朽檝在處發難羣盜顛躓狼狽竄去鍾叟德霖云爾蓋乾隆三十四年間事也其後新制府至問楚輩所居怒曰所隔衣帶水耳何久不時得督責將吏期必獲隸卒莫得爲之窟穴遂

就縛壯士長子孫焉

右記陳庚煥撰

卷之十四

張書紳

讀武功張誠齋府君行狀暨墓表至其臨終誠子之言曰爾弗薄
民當如吾弗薄爾使民不薄爾始見爾不薄吾旨哉何其重以周
也世之稱民父母者知推己慈子之心以及於民未必知推其親
慈己之心以及於民知慈之宜推而不知卽孝之所以全也夫民
也以薄施則亦以薄報上下交相薄則交相賊禍且百端而有不
及於其親以傷其慈者乎則反是而不及於其親以完其孝者
乎府君言真格言而令子蔭堂君能成之殆慈與孝兩無憾者矣
余與府君蔭堂君初不相識歲辛丑十二月余奉命視學山東
則蔭堂由清平宰移嶧縣已歷年所是時東省歲歉頻又鄰河患

徵發時作窮民無知或相抗撓而諸生往往連歷其中甚乃陷首
禍議者咸以士習壞余既嚴檄諭誡之所至咨察恐後始接見蔭
堂則獨掀髯言曰民未有無故爲抗者也況士乎民吾子也士吾
子之才者也胥役則僕豎倫也父母之愛眾子常不如其愛才子
其愛婢僕又不如其愛子必也子之事父母而無敢輕訶撻其側
之人以抗父母必也然而僕豎朝夕給事吾側而子恆疏子或將
藉以達情於吾而不得吾又未必事事宜吾子輒信所不可信以
病吾子謂吾子皆不才獨僕豎才甯有是乎玉樹以爲子無不可
教在不使其與吾疏而有以得其情不使僕豎得中之而已他日
又曰玉之親吾民由士始若成人若小子擇其才而時進之居之

以善地導之以正業勸之以可喜馴之以不苛因以勸其餘未見
民之有異情也余敬聽而亟稱之既而校量案牘之數嶧獨希越
甲辰 車駕東南巡四月 旋蹕自南予與省垣諸公皆至嶧祇
候迎送時遠近被旱久二麥且不登獨嶧百里間橋梁道路無不
整古蹟若荀況祠以下無不舉男女包黍飯往來城鄉者趾相接
也詰之皆曰吾父母之食吾也自正月於茲矣諸公既嘉設法之
豫而怪其不以聞君則曰待請晚矣且分內事又幸眾力足辦可
無聞也於是益相與歎異不置而君且以失察逃犯望議期六月
當罷職會膠州牧缺撫軍爲力請於 上竟以授君順輿望昭公
道也去嶧之日士民涕泣遮道以萬數有徙而從之膠者膠之人

則又有聞而匿之他者膠視嶧尤繁庶賈廛商舶之所湊利藪甲
二東君至無所妄取與治之一如在嶧時明年檄署濟甯直隸州
裁數月而卻陋規平物價理積訟民以稱便比去亦如去嶧時又
明年嶧大饑司救者不如法民盼盼益思前父母乃復檄君攝振
事然後安君之初至膠也諸生趙節者篤行通經工詩文王夏亦
工詩皆年踰四十遇蹇而貧余始識拔焉節居距州六十里君特
造訪之節以憂謝不可竟白衣冠見爲之開設義學延以師禮其
他激厲裁抑無不備至膠之文學由是烝烝矣是皆余在東五年
所目擊而耳熟者君洵可謂不薄其民民亦洵不薄君願獨不識
君之皆自不薄其親推之及得讀君所爲尊府君狀今韓城相國

所爲表而後悉君本末惟誠齋府君之教孝以爲慈而蔭堂之體
慈以成孝也夫府君以經生老而卒能教其子以及於民君所爲
成其親志以及民者知必不獨區區一州邑間府君生平學行自
表狀外又有傳有記表章綦備吾獨歎夫世之爭相爲薄而不知
薄於民之卽爲薄於親也又歎蔭堂君之日周旋於薄中而幸以
完其所不薄也不厭縷書之以附府君傳後畱爲他日光撫軍者
明興公今刑部侍郎同時方伯爲陸公耀終湖南巡撫臬使爲馮
公晉祚嗚呼其可以觀矣夫

右書傳後趙佑撰

--	--	--	--	--	--	--	--	--	--

186-476

胡德銓

胡君名德銓字履東又字汝忠號敬亭其先系出唐銀青光祿大夫常侍公諱學因滅黃巢有功晉節度使宋紹興間十世祖諱縉字紳夫與岳武穆稱莫逆交適從師過歙駐上蔭山與武穆共登眺指今所居村落曰此地山川蟠固可安耕鑿而長子孫紳夫公因卜居焉遂爲歙之傳谿人閱十五世應章公爲君之高祖恬澹無爲元默自守精研性命之學其曾祖承瑗公益紹其緒潛心洛閩諸書著有研性錄一編孝友傳家世德罔替君爲伊尊人芥園公次子自幼穎悟過人讀書日數十行下動筆灑灑千言輒傾其曹偶年甫十四芥園公捐館武林凶問及里門哭踊如成人禮旣

又念慈親在堂哀慟中尋復強顏曲慰孺慕之忱出於至性季弟
楷川公夙爲堂上鍾愛君特友睦逾常楷川公邁惡疾臧獲輩懼
不敢擣邁君獨躬爲料檢藥餌扶搯滌滌時屆嚴寒目不交睫衣
不解帶者兩月有奇而卒不起手足情深幾於五中摧裂從姪立
誠夫婦相繼殞於杭君爲營理殯葬從姪孫裕種孤生纔四閱月
自襁褓迄成人撫之如一日壯年嘗往來嚴陵太末閒置田數畝
於壽陽壽陽胡應三君之族姪也青衿一領艱窘特甚君憐而以
田贈之其他族姓有絕少依藉者或按月振給或歲時提攜家故
不甚豐至濟人之急常不惜傾囊與之蓋其友愛陸端類率如
此讀者通曉大義罔閒寒暑得古人之閒而研搜之墨乙硃圍緣

批夾註其於河洛原本爻象變易爲圖爲說曲暢旁通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著有周易通言一書屢易其橐閱數十年始竣嘗嗜青鳥之術自郭景純葬經卜氏雪心賦暨倒杖篇疑龍經發微論穴情賦堪輿寶鏡諸書凡屬地理正宗靡不研究居恆嘗謂葬書乃人子所必讀欲慰先人之靈於九原徒委諸庸師俗學是猶以非藥而毒其親豈不痛深骨髓吾先人菟裘未卜此事非異人任以故二十餘年徧覽欽邑川原雖祁寒暑雨不辭跋涉丙戌春始得卜吉邑北鳳凰山麓焉先是君之四世祖與妣合葬墓爲鄰豪所侵豪恃勢多金人莫敢誰何君乃挺然獨出號召通族子姓嘗奔馳烈日中往返數百里而遙按籍呈圖豪始俯首無詞訟乃得息

其先塋亦藉以安又君之十八世祖南山公墓在邑之大由山當
洪武初年奉敕浚永豐渠塌久而傳譌浸至淹沒君緣素精堪輿
故得徧歷山陬僻壤訪諸故老傳聞偵知確鑿斷碑雖仆剔蘚而
讀馬鬣依然族人謂安侑先靈君之功無與抗衡者居恆謙以自
持和以處眾絕少疾言遽色惟見義必爲則慷慨以赴不遺餘力
督子姪讀書勉圖上進常不少寬貸居家儉約雅不喜豪侈惡習
歿之日發篋而視裘帛之衣不盈笥親串咸爲嘆息生平著述周
易邇言外有形家書數種及詩古文詞若干篇皆藏於家未付梓
君生於康熙庚子年十二月初四日子時卒於乾隆丙申年六月
十五日卯時享年五十有七子四人長以濂次以淑出嗣楷川公

後次以澄次以溶孫男五人

右傳王杰撰

日... 月... 年... 不... 第... 卷... 第... 二... 一...

三...

黃林

蘇州府治齊門內有地名沙河塘土曠人居少邑中貧者死不克葬輒委棺焉歲久木腐骸露出狗析而食之既互三四里暴棺至數千邑人黃君過而哀之倡於眾集金四百買地橫山之麓舉而瘞之腐者以版傅或盛以甕得三千有奇請僧誦佛經施瑜伽法食而遺之半歲而工竟其事者李君蕙紉沈君浴鯨而予亦與焉時爲乾隆四十年逾年而君遽卒越五年將葬諸孤述君行事乞余銘其墓君諱林字協周世居蘇之長洲縣今分隸元和少事親孝母病爲壇禱北斗求以身代積四十九日方假寐忽聞異香幡幢蔽空下中攤神人如世所肖道姆狀名呼君曰林爾誠孝奈爾

母數盡何君搏頰求哀神人乃曰憐爾孝心當延爾母數旬爾已而果然性慈仁持不殺戒教授生徒輒盡力有以急告者無弗應也年四十餘始補諸生卒年四十八妻汪孺人子二人長莖府學生次敬敷孫一人和萬君卒之年沈君亦卒先是予開近取堂周里中孤寡之窮乏者君與沈君實助之自兩君之卒而能助予者少矣豈獨君所倡莫爲之繼而已乎悲夫爲之銘庶其有繼之者

銘曰

德韜於躬體甯其封以游乎無窮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爰漣

贈君名漣字千波姓爰氏世爲杭人得姓始於虞廷之爰斯羅長源撰國名記謂爰斯國於齊地世爲有爰氏是以國爲氏也唐以前官闕不著宋建炎間有官右職者自汴梁徙家鹽官而吏部侍郎煜祕閣學士晉均有重名於時譜牒被燬世系脫略卽徙居省城亦不能訊知爲何代矣相傳前明中葉有孝廉雲橋公與從弟龍山公竝官司訓居貢院東今所稱學官巷是其舊址也雲橋公四世孫昭叔公諱朝煇爲君曾祖始遷居大方伯里祖公遠公諱均郡庠生考緯成公諱錫武潛德勿耀以醇謹鄉里稱長者昭叔公有人倫鑒當徐文敬公爲諸生時一見嗟異之曰此公輔器也

會徐來議婚遂以三女歸之未幾卒復以第五女續婚焉文敬公
官家宰 予告回里爲外舅父母置祀產若干畝以供春秋墓祭
之需至今勿替緯成公弟漢宸公諱錫鬯康熙壬午舉於鄉計偕
報罷疾作卒於京無子緯成公卽以季子婁江爲之後婁江醇謹
似其父勤學工文章從遊王雲廷封公門公愛之妻以胞妹雍正
己酉領鄉薦明年亦計偕歸病卒王孺人痛無子誓以身殉首觸
棺血濺袂哀號聲徹四壁見者無不助泣君亟抱次子蕙拜孺人
前曰此吾弟子也母徒傷身爲幸善撫育之慰老姑痛子心且告
且哭哭聲震一堂予時入拜柩前淚溼襟袖不能止君少孤家貧
力學事父及母吳太孺人至孝倍嬰恆不釋不得已棄書逐什一之

利雖隱闕閭中人事少暇手一編不廢夜則假戚友通鑑綱目二書篝燈反復披閱密友過從每貰酒煮菽乳相娛樂飲酣劇談舉上下千數百年人才之邪正政治之得失洞燭其興衰治亂之所由而詳述其本末精於史學者多遜之兄弟四人涌西靜瀾兩兄以中壽死弟叟江又沒經營喪葬心力交瘁食指日益繁乃北走京師旋轉客滄州及山東海豐既謀甘脆之奉亦下贍諸寡孤所至受鉅萬金寄不私一錢篋中所主欽其行誼禮爲上賓事無鉅細咸諮之時才子荃姪蕙已先後補博士弟子員每報平安命以所課藝郵寄文佳則色霽閒有疵瑕遺書督責之曰藝精於勤毋悠忽以愒日中遭吳太孺人憂戴星奔入門褰縵帷一慟幾絕曰

吾之行役三千里外者徒爲負米計而今竟何如言已嗚咽不自
勝營葬畢復遊海豐居無何慨然曰人生如電抹違松楸而羈異
地奚爲者遂束裝歸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美偕二三舊侶邀於湖
山佳處樂而忘倦視人世聲利馳逐之場掉頭不顧蓋中有所得
而自全其天者多也乾隆己卯荃登賢書君一啟顏曰吾家讀書
一脈庶有所續迨官河南盧氏令必以清慎勤相勸曰此服官三
字箴也奉此以往上以報國下以恤民無忝厥職世所稱能吏
非所望於若也荃於乙未秋陳情終養歸循陔視膳融融愉極
天倫樂事君於歲時享祀必親自綜理不肖旁貸蓋尊祖敬宗之
孝思老而彌篤云生於康熙丁丑年十月初三日歿於乾隆丁酉

年九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一 敕贈文林郎如子官配徐孺人
有賢行先卒 敕贈孺人子一卽荃孫三曾孫一君女妻子姪彭
壽君姪蕙又爲子兄館甥蕙之二女復爲子孫婦是里中積素累
舊之好莫如予兩家而溯自束髮以迄垂白遊從往來之密亦莫
如予兩人爰因荃之請摭拾其本末以諭後人無腴詞無溢美擬
諸有道之碑或無愧焉

右家傳汪沆撰

李特秀

君姓李氏特秀名也論升字也樸庵其別號也孝莊門人所私謚也邑增生諱王會者考也邑增生諱進之者王考也處士諱攀雲者大王考也儒學訓導君所候選者也孺人黃氏其配也邑學生曰安者其嗣也曰陳釋珍鍾崑璋諸生葉蕃黃友瑄君之四子壻也壽六十有六康熙癸巳六月二十七日乾隆戊戌五月二十七日君生卒之年月若日也君幼而穎敏早通詩書易三經少從其伯考愚山先生學舉子業嘗期以國器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修潔學識醇深輒爲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訖困於場屋晚而以明經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負至性少孤恨無以養厥考奉

母孝謹嘗侍疾寢食不違左右中需廁踰親自澣滌與其仲同居
數十年分甘潤寡友愛怕然生平廉介自持不營求非分終身粗
衣糲食晏如也舍旁嘗構一室竹窗素壁階前雜蒔花木授徒其
中時展卷風簷花徑下脩然自得非慶弔親串外足不踰鄉閭閒
與族鄰款接溫恭謙謹羣飲其和若鄉曲以事就商手指口畫裁
決悉當不爲世俗和光之行尤喜周人之急聞有陳某者鬻其女
於遠客券成歸金矣臨岐父女哭別甚慘君廉知之願捐金代贖
客轉以敗約讓君君曰市人子女非販他物比賭斯景况堅要前
約心能忍乎客悟領金還女而去其隱德多類此聞君好談理學
嘗謂吾輩當以眞知實踐爲事不以詞章見長今綜厥所爲庶幾

知道者余司訓此土十餘年僅一面晤益然有道之容噫亦可風
已爲之銘曰

開塘之麓林木鬱蔥發祥有自溯厥宗公百世松楸不改宜爲君
子之幽宮

右墓誌銘黃紹統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俞煥

公諱煥字文光號曉園含五公季子也兄諱起元諱烈竝有令譽而公尤爲父母所鍾愛父辛苦次三年哀毀骨立居母喪亦如之先是母病乳癰朝夕左右衣不解帶醫藥罔效則親吮血污而後獲痊厥後或自瘡痂諸子爲撫摩輒揮去曰憶昔吾母病苦遲之又久今乃分痛何害耶言已淚泫泫雨下公少讀書不屑章句學格言懿行勤加輯錄擇其與庭訓脗合者計欲見之設施識之不忘比長懼竭甘旨養借其兄遊江湖閒家漸裕因遂以其餘潤竟含五公之志龍溪族肇自燕勳公故有祠曰敘倫冬烝之典尙闕輸田百畝供祀事且備餽膳推之備荒興學具有條理湖龍溪而

上始遷婺源者爲長田祖諱昌累世墓在焉委於榛棘者久爰白
當事正其經界表其墓道又捐建祠宇俾同邑俞氏子孫皆得以
時集詣瞻拜修祀事焉俞氏舊望河間其著於江南者在晉時有
諱縱者方蘇峻叛內史桓彝遣分守蘭石蘭石者今之旌德也力
戰死於旌旌民祀之子孫家焉公過旌瞿然有感及歸見夢益奇
之乃謀諸眾議於唐山之麓沿溪抱隄直接石橋改故道環繞村
外其間擇址建縱公祠祠之費公獨任嗚呼公性至孝又能推祖
父之孝及於其先可不謂知本務歟公居家日淺遇義舉輒踊躍
解囊囊惟恐不及修學宮建鳳山仙姑橋其最著者於甯國則建
涇縣志協橋於太平則造蕪湖蠟磯祠澇港埠岸江神廟於蘇州

饒州竝輪建會館於江甯作江上草堂闢江干水路振饑施棺置
義冢地百餘畝於黔立禦火祠百神廟於楚修洞庭亭漢陽臺榭
凡夫足跡所至義行難更僕數交遊多名士酬贈篇章甚夥竝登
太平江甯邑志其僑居江甯也以捐振故議敘主事後捐修城工
加五級循例授中議大夫乾隆壬辰年公七十歸里祭告焚黃父
老嫗朋交稱觴賀公固辭曰吾成祖父志豈欲希榮耶顧吾老矣
恐一旦不測因悉召諸逋負者折券棄其債死則焚之逾六年而
公卒既卒無慮遠近爭嗟歎

論曰功不可以虛冒名不可以倖邀司馬氏謂仁義之附比於魚
首禽歸蓋有慨乎其言之非篤論也公稟慈祥之性所見尤大且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三
遂終其身樂於爲善雖老無閒其爲族姓矜式宜已不然藏而厚
亡固無論若龍溪故多慷慨慕義之士富好行其德獨公也乎哉

右傳王佩蘭撰

呂揚庭

君姓呂氏名揚庭字對宸號誠齋江蘇常州人弘文院大學士宮元孫也曾祖方嘉祖鈞俱歲貢生父灝候選州同知母徐氏鈞無子灝以兄子爲鈞後君幼而沈靜有器度九歲讀五經卒業下筆成章年十九爲諸生每夏夜讀書兼衣以禦蟲炳燭則就池掬飲無何入太學應南北鄉試凡十二不售君三世素封均財好義家遂以落泊君雖貧益慷慨喜施與遇人窮厄不以難辭嘗佐山西陽高令周君世紫幕縣有軍餉解省省與縣相距千餘里限甚迫無能任者君於是道捷徑履山險兼晝夜行塗半遇虎馬驚墜澗捫葛披榛僅乃得免三日達省中令賴以謝重譴後周君坐法死

君已他往單車赴弔并傾囊恤其家同里吳啟文夙與君爲撫摩
交館於君族父榆社令瀟署中君聞其疾從陽高往視會卒適屆
秋試或勸君行君泣然曰脫余去誰與送吳君喪者竟畱畢事君
爲青陽書院長時族子元燮有遠行路過舟覆旋遭病君畱養兩
月病良已厚資其行君性孝友成童侍丁父艱哀毀不食遂患瘡
腸出寸餘係母以敗絮摩掌久之然後愈嘗侍太夫人疾不脫冠
帶者三月筋骨爲傷後遇陰雨夜輒作楚不得眠太夫人治家嚴
有不當意輒責君君退而喜曰余年已踰四十尙承母訓人子之
幸也伯兄孝廉君重華病於京邸君正送吳君之喪在亳州聞之
戴星而往至月餘兄歿君拮据摒擋扶襯首途更遠取吳君柩同

歸有持兄券至者錢罄解衣授之不令鬻所負焉居恆事寡嫂以敬撫孤姪以慈同氣中處瘠推肥能忘其困乾隆四十三年卒於家娶錢氏封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錢公人麟女子一星垣府學廩生女一孫男一寶璐孫女一

論曰君嘗拒奔女於衛輝旅舍終身未嘗言其事真盛德君子也跡其生平敦氣節重然諾求之昔賢殆朱暉劉翊之亞歟願其才萬不一試而沒沒以死嗚呼其可悲已其子星垣幼能委已於學長而益奮余讀其文而偉之必將有所以不朽其親者在矣遇不遇詎足爲君惜哉

右家傳鄭虎文撰

戴宗誥 郭連選

戴宗誥字湘漁湖南湘陰監生乾隆四十三年歲饑孟飯值百錢宗誥減糶施需多所全活知縣王業銓旌其門嘉慶六年又饑富民皆閉糶長沙亂民喻次山率眾劫鄉里去縣境數十里官治之緩縣民亦相率強糶富民懼諱言有穀饑民益無所得食數千人相屬於道奸民煽結爲變宗誥集富民倡議減糶籍境內貧者計口授食過境饑民資送之以次往諭煽亂者眾乃散知縣陳光詔以仗義急公旌其門同郡郭連選字廷舉湘潭人性仁厚邑中嘗有喪不能舉者七家貧不能婚者三家夫婦不能相守將離異者五家連選爲之經營皆得所而後已至其養邵氏孀姊賙大宗之

國朝...
嫡嗣尤爲時所欽子汪璨孫如翰皆成進士

右傳李元度撰

楊禾

乾隆辛巳予遊淮安得交邱君蘭城問所與遊之賢者曰楊君禾字稼軒事繼母孝博學敏文詞異日稼軒至視其色温信可愛敬余客舍與稼軒夾勺湖時時過從置酒縱談稼軒證據古今指陳得失賢否鑿鑿中事理諷論經藝殫極奧博爲文操筆就不自珍惜或勸之應舉笑而不應以貲爲太學生孫軒自高會以來皆仕宦有文學其父去三公延馬芝園於家教稼軒兄弟又嘗從齊息園遊稼軒固質敏其所浸漸不偶然也稼軒雖世宦然不豐於財拮据備甘旨撫寡弟婦盡恩禮賦獲童役欣欣如也與人交振人之急無所惜而嚴於取甲午黃河溢灌淮安舉城皆逃余亦避水

運河舟中時囊畜四金日啟窗指數往來人覓蘭城稼軒旣得見大喜各贈以二金稼軒辭曰君客中甯有長物當畱以備緩急余曰君家沒於水罄所蓄老母遷寄他所可無晨炊耶乃受余將北歸稼軒偕同人餞於河上舉杯屬余曰君歸必不出懼相見無期不覺淚下旣以見懷詩刻石寄余邀復來遊閱數歲余以事過淮安漏再下款其門闈者見余驚喜大呼曰韓先生至稼軒披衣出握手唏噓慰勞遽要蘭城命酒談竟夜是時大暑汗雨下淮安盛蠱蟲不覺其倦也後淮人有南役者寓書問訊未至而蘭城書來曰稼軒沒矣嗚呼可悲也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母某氏繼母某氏妻某氏子某憶與稼軒蘭城秋夜坐勺

湖畔天晴無點雲月明鑑人可透肌稼軒談麻法歷舉梅定九李
厚庵之說與西學相證合意興飄然不知身在人世也計平生惟
與昌樂閣懷庭讀書程符山中時復有此嗚呼可再得哉所著詩
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老子解易蘊易蘊已行世余爲之序將以
某年月日葬山陽之某鄉某原蘭城以書來徵銘乃泫然而銘之
銘曰
便便其腹厥行翼翼不遊於世耽幽獨有文在笥子其續銘以貞
之永丕紉

右墓誌銘韓夢周撰

朱圻

邵武朱鏞以歲辛丑來應禮部試聞其父訃奔喪卽塗爲余泣求銘其墓石曰鏞父以去臘徧除考終於家鏞不及視含飯子道不可容幸先生哀而賜之立言之文庶託以無窮焉余謹諾按君諱圻字伯宏一字懃齋累世居邵武曾祖紹裘祖晉父炳君早以事父孝聞父歿盡哀禮而事祖母危復以孝聞祖母疾君禱於神而瘳少閒呼君謂之曰嚮夕吾髣髴見一老人草衣而蕙帶手授我菊梗二十有一日爾孫爲爾祈也吾寐而差閒爾果祈邪後越二十一年危年九十一竟無疾而終祖母居恆故好施舍君則別儲一室凡穀麥錢帛具以待危之所欲施者毋缺供焉曾祖母童有

族子老而破其產無以活君則歲出米八石屬之邱家源金山寺僧俾給其朝夕食竟畢其身其推曾祖母之愛也自父及祖母歿君歲遇伏臘令子孫弗爲酒食如常日日吾不獲養尊老者而顧令若曹卑幼者向我數數拜邪君每行上壑壑以水晶名山峻而滑窮於攀躋君雖老必令子孫掖而上思慕涕洟如少時後至七十有五子孫力勸公今雖掖亦不可上也乃止而家祭焉君旣以孝弟力行而遇物也厚且直會縣修學縣人推君董其役自歲丁亥至己丑凡三年而君則寒暑風雨往無一日輟一日有匠人設餅食召董事者會食君詫問諸君董役閒當餽匠人而反受匠人餽邪眾皆慚而罷時匠人將欲以他木附廟木閒眾口也以君故

不行府北門有溪樵水所經流以合於杭川者也北通建陽西達江西以往兩漲橫作行者病甚好民或買舟賣渡居奇日再渡耳窮且擔者輒望洋而泣君毅然錫田八十石建義渡二榜人六月給食歲給修船費而人大便利君少時有故人吳生廷機才而早死臨卒屬君曰吾貧讀書而死得妻不嫁足矣重爲君累奈何君泣曰諾吳生妻居僻巷君數至門外給粟焉後病而屋漏延君入視君曰否自是不復至其門而粟月日以給凡幾十年後吳妻七十有一而卒固請君至令媪扶拜於牀下君逡巡引避吳妻曰今日邂逅先夫於地下拜君之德畢矣君隱行類此者尙多君生於康熙辛巳秋八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子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八

十有一娶邱先君卒側室胡子八長鑑國子監生邱生次錯國子
監生胡生次鈇縣學附生邱生次鉤胡生次辨乾隆戊子本省舉
人邱生次鎔次銘並國子監生次鏡並胡生自庚午邱卒後君不
復入側室曰義也孫七濤鑑生深濤錯生濟濤口生濤鏗生濤鎔
生銘曰

君歲歲拜兮水晶壘送君藏於北門之外兮子孫擗且踊孝視世
世兮鄉人講行者跋兮墓木萋以華

右墓誌銘朱筠撰

夏寶傳

六安夏秀才寶傳少任俠出雅雨虛公之門虛請成債僕無冒從者夏奮然往居三年虛蒙賜環始與俱歸厚贈以報之不受人以此高之乾隆庚子科以過八十欽賜舉人

右記余金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七目錄

卓行十五

朱慶庸

陳鼂

黃圻

江春

陳名賢

許穆宗

王聯

王瑾

張中泰 張中和

李坊

焦蔥

許溶

黃能均

解士雄

趙登模

李鎮

邢復誠

蔡璘

塞勒 黃惠色

趙瓏

易龍長

向永來

李七

宋法

陳才高

董靜芳

蔡鵬

何元襄

賈義士

黎駟

補錄

易龍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十五

朱慶霄

嘉慶二十二年秋翰林侍講朱君珩以其家將以是年之十有二月癸酉合葬其大父母於本鄉路西沖之原乃敘述其行事而假辭於其友胡承珙且曰君本邑人家不十里遙又媼親知之最真且悉也故以請昔柳子厚之銘魏府君也曰居又同閭歐陽文忠之誌楊次公也曰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承珙文不足以傳後願未敢以不信辭於是按狀銘之曰公諱慶

賈字滂深先是自婺源徙涇曾祖諱明情充鄉長順治閒 賜六
品頂帶祖諱文綸早世父諱武勳 貤贈通奉大夫入祀鄉賢祠
大夫公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劬苦於學不得志有司遂棄去習
賈漢陽然志不在賈也家少裕卽告歸闢精舍積書其中延師課
諸孫及羣從子孫公朝夕往視灑掃饌食唯謹每較藝令列坐一
堂自督守之旣成以請於師獎善黜不中程者歲率如是以終其
身不懈蓋公自嘆於其學之未卒業也故嗜學如飢渴視能學之
士如珞珍而望其後之人之學如望歲焉憶予兒時癸卯歲江南
省試揭曉吾族雋者二人而公孫今貴州巡撫理亦於是年與鄉
薦里中咸嘖嘖曰若祖能尊師傅甚誠而有禮故獲此其識者曰

是有隱德而不曜子孫將食其報其後殆未可料也當時竊心識之以今觀之豈不益信公晚歲名德愈邵一鄉推爲巨人長者其他嗜義一如其嗜學然有族弟幼孤母攜以適人不相聞百計訪求竟歸之爲授室子嗣以繁其誠懇有始終如此今其家多以學致通顯者又多好善樂施予皆公教也公娶於我族夫人氏自始歸公至白首受封儉勤一節其訓子若孫也如公其治家纖悉凡公所不暇及者胥賴之配良嗣慶於是乎在公卒於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由國子監生以孫理貴 贈階通奉大夫夫人後公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七先 封安人 晉贈夫人子四人長安沆 贈朝議大夫後公八年卒次安淮 贈通奉大

夫次安邦 馳贈奉直大夫次安桂 贈奉直大夫皆先公卒女
一適國子監生汪雲龍孫瑤廩貢生理乾隆丁未進士由翰林院
編修歷官刑部侍郎江蘇巡撫今官貴州巡撫琛布政司理問
馳封奉直大夫琇國子監生珏早卒瑄州同知琦嘉慶壬戌科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今官侍講曾孫二十人元孫二十有八人來

孫四人系曰

在昔耆老坐塾左右以化於鄉公率其幼媚學是牖昕夕黽皇勤
而不有以惠厥後厥後克昌我銘其幽如石斯壽曰滋不忘

右墓誌銘胡承琪撰

陳鼇

陳鼇湖南黔陽人乾隆三十四年歲貢生博學能文主龍標講席多所造就爲人方正而意度慈和渾厚見者如坐春風四十三年舉鄉飲大賓長子超羣己亥科鄉舉亦以文行著稱

右傳易變堯撰

海六先生者黔陽孝廉陳子超羣之父也乾隆己亥秋余典試湖南得陳子挹其意氣儼然豪士庚子春闈不第遽告歸余謂之曰無然也明春辛丑接屆會期南北往返奔走胡爲陳子愀然曰親年垂七十膝下惟羣一人耳歲丁未來京則已喪父服闋持行狀乞立傳予嘉陳子之孝而悉先生之賢固隱德君子也因爲綴成

之先生諱鼇海六其字曾祖良能本向氏以舅子繼姑爲陳啟容
後卜居縣城南祖瑞生父虞拔代傳忠厚及先生覺斃子立益奮
於學能強記一目十行每挑燈夜讀寒暑罔閒年十八補弟子員
食餼於庠試輒冠軍督學使者咸以國士目之而卒數奇以明經
終先生性至孝逮事曾祖父母三代問寢視膳色養至誠年六十
祖母猶存日夕不離側效斑衣嬉戲以爲常家不甚豐而寒苦鄰
族多賴舉火乾隆戊戌旱饑先生酌盈劑虛全活甚眾主講龍標
義學多所造就時策諸生以實用爲期子超羣初入學謂之曰爾
以此沾沾自喜耶及舉於鄉曰吾祖宗世積忠厚此亦非爾之能
也生平與物和煦不激亦不隨居近官衙非公不入當道重其方

正舉鄉飲賓老成典型聞者欽服先生素履蓋如此予謂吾輩讀
書士遇有通塞道無隱見得志則勲名事業固足耀後世而垂無
窮不得志則修德進善化服鄉閭亦賢哲所以自勵矧德盛者必
昌不於其身而於其子若孫異日陳子擢高科登顯仕豐功盛烈
光大門閭何莫非前人之德行基之也書不云乎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若先生者功業罕所表見鄉之後進樂誦其文余則謂
先生之隱德可以風矣

右傳徐立綱撰

三
十
三
日
三
月
三
日
三
月
三
日

一
日

黃圻

黃圻字觀光號東山青浦人祖朱芾廣西鎮安府知府多惠政著有崧邨陰橐父驥幼以孝聞君性慷慨喜結納好施予讀書識其大者居家怡怡肅肅里黨多薰其德而化其爭赴人急難不計有無悉應之卒焚其券有守舟童子被竊主人譴責無所措爲償之與家人言述司馬溫公積金積德之辨甚詳家人耳熟焉念家無儲侍無以行其志乃出遊楚幕凡可以置力者無不盡心爲之其佐理人不及知其施於外如乾隆四十三年楚省大疫巡撫出金瘞埋後大雨暴露爲加封築歲以二人司其事數十里內無不完固者有蘇人久流寓不得歸助之返鄉楚中人無不知黃公高義

能仗助人無及物權而行及物事皆其類也四十出遊歷二十餘年長子數往請歸乃始束裝至江西有他舟潘姓者貲盡訴於君代償其負挈之行潘酬以硯不受君卒後潘來謝乃備言之君至蘇忽病歸數日卒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巳時也其至誠感神與爲善不倦見於臨歿者有如此配孫孺人與公合德嘗施所耳熟語以教子長鏗國學生次鎔縣學生孝友一門能世其家

右小傳王希伊撰

江春

乾隆己未冬余 恩假歸娶路過揚州初識江公穎長余年二十
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時兩淮司馬莢者侈侈隆富多聲色狗馬
投筦格五是好而公獨少年淵雅與王已山程午橋諸先生遊山
賦詩余灑然異之亡何雌務寢削商中耆舊凋謝恭遇 國家大
典禮大徭役大府無可咨詢惟公是賴公閱歷既久神解獨超輔
志弊謀動中款要每發一言定一計羣商張目拱手畫諾而已四
十年來凡供張 南巡者六祝 太后萬壽者三迎 駕山左天
津者一而再最後赴千叟宴公年已六十餘每跪道旁 上望見
輒喜召前慰勞詢問家常所 賜上方珍玩加級紀錄之恩莫可

紀算轉運使出都請訓 上面諭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廣達者公行鹽旗號也公自念一商人並非勳舊閱閱而 帝心簡重如此受寵若驚躬躬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丁丑辦治淨香園稱 旨賞給奉宸苑卿銜壬午盤獲內監逸犯有功晉秩布政使銜辛卯 上知公貧 賞借帑三十萬以資營運一時羣商之趨下風受指麾者或相噎媚退有微詞公絕不與校未幾兩淮提引案發 上震怒不測羣商就逮京師勢洶洶度不能自脫而公慨然一以身當 廷訊時唯叩頭引罪絕無牽引 上素愛公又嘉其臨危不亂有長者風特與赦免其他鹽政諸大吏咸伏歐刀而公與羣商拜 恩而返妻孥迎門先眇後笑方知大樹之下可借

餘陰無怪其干霄而捧日焉先是揚州城南有高阜相傳前明康
海讀書處公家其旁葺而新之疊石穿池請 駕臨幸 上喜平
山之外得近處小憩爾 幸其園賦詩以 賜公抱七歲兒迎
駕 上抱膝上摩其頂 親解紫荷囊賜之 恩幸之隆古未有
也公長身蘊立角犀豐盈晚年雖鬢白如銀而神采煥發聰強不
衰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賦琴歌不申旦不止邗江地當衝要公
鄉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藝得珍怪之物及法書名畫無不從從然
屢及公門如龍魚之趨大壑公一與申納周旋必副其意使去以
故賓從藉公起家者無慮數十輩而公轉屢空身歿之日家無餘
財人以比古之樊龐卿陳孟公一流而風雅過之公諱春字穎長

生時白鶴翔於庭因別字鶴亭本籍徽州歙縣祖演徙居揚州父承瑜皆以公貴贈封如公官生幾子幾女皆不育繼弟昉之子振先爲後又天公歿之前一日再繼其弟子振鴻壬寅春余持公詩遊黃海一邱一壑如得導師歸告公公曰我將遊天台亦持君詩作證兩人盍以名山作交易耶嗚呼息壤在彼而公有志未行竟從此訣其可哀也已公卒時年六十九以某年月日葬某原銘曰四民之末三揖以前問厥由來奇賞自天奕奕江公宏智辨達手握牢盆葬枯粟乏善與人交靡不有終赴義若熱艾物必豐均輸國計軍餉河防惠我黎烝

闕

石墓誌銘袁枚撰

陳名賢

君姓陳氏名名賢字聖周連江人自其遠祖明廩生僑至君父光堂七世皆爲諸生君生四歲而孤母王氏撫之以事舅姑子嘗爲作傳君祖修士念一孫子然有少子先出繼心欲歸之屬纊時以左手書字不成君跪請曰男字邪必歸叔父令服子喪君祖連頷之而瞑君果歸之其善體祖志也君以太學生五試於鄉不售乃罷去曰古者休息本俗有族墳墓聯師友相係受葬救賙賓之教是可行也乃出其貲婚嫁中外族之孤周其貧者葬棺槨之無後者君曾祖登嘗三復東湖水利溉田千頃有欲竊壅者懼君不可乃陷以利君搏其頰曰是使予不成孫也君之遠祖在宋時有名

琳鄉舜申及德一者葬週溪山墓荒不祀君登山鳥嘲啾於古樹
求之得碑則爲土人種地瓜成田矣號之官土人乃鑿滅碑字不
可辨夜有神燐聚散入其屋比令來履勘假寐頃見絳衣者三人
揖之乃案譜志歸其墓於陳蓋君追遠之誠所格也距縣三十里
有賢義溪水發則溺人君既助修石梁而南關外通濟橋枌於隋
大業閒其下水仰受福安甯德侯官羅源古田五縣之川而注於
海橋洞十有六其五無石梁中二洞廣五丈有奇以木代石屢朽
君與同志五人倡修之戊戌春伐石於靈果山得大石梁五小者
八乃繩所過泥田而勝其徑勝內輦石償其值不二旬而辦辛丑
大石梁折其一君再身任之勞劇而疾作癸卯六月十有九日石

梁成君扶病落之歸曰吾可以死矣蓋其勇於義而不愧乎勤事也七月二十五日卒君生於康熙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妻王氏先卒子一滋源廩生女一適同縣廩生楊廷岳孫四敬本敦本嚴本政本女孫二

贊曰滋源子二十年前攝府事所取連江童子試第一人屢試高等及子視學詢學官舉滋源優行生或疑之子曰是行不優乎抑文不優乎子所手定優生三人其二爲甯化張騰蛟霞浦游光釋二人者舉鄉試第一第二名以去而滋源先闈期丁憂豈非命歟君宜見其子之達而故遲之抑滋源能世其善行則不朽其父者自在達不達固不可知也滋源乞子爲文傳其父甚哀子不忍辭

國朝書目考卷之三十一
爲敘其略授之使藏家乘焉

右家傳朱珪撰

許穆宗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爲海甯人余作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五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娶於姚生四子而君爲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爲養乃輟儒業習買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賃屋於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間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餐母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麓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萼樓塾日汲修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爲人買有誤畀以五十金者數百里反之其營宅也里人有將構覺者潛以骨一罍實其下君見之惻然命改地瘞之加葢薦焉其人大感愧一夕移之

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讓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
及兄之孤女皆有恩意養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於鄉
振粟社粟修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於其力故知與不知
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鵠立音聲越然身有二
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已熟視指之曰此
所謂陰騰文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
火息有於火中見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沒羣以爲陰德之
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賢行孝於姑勤於家約
不困豐不泰生子三閻國子監生良模縣學廩膳生嘉猷乾隆己
酉舉人教習官學生以知縣用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尙繩孫

八人三人補州學附生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間等奉其柩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寅以甯其親德之宥以穀其後其取於己也詳而天其昌之行之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取於世也廉而天其咸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惟古君子之室而後其式之

右墓誌銘張惠言撰

王聯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麓得向所撰王君事略鼠囓過半庚子秋閒筆也苦冗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鷲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菽鱸於庠乾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窶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肩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

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
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處
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譚厚德事莫不舉王
君云

右書事焦循撰

王瑾

師諱瑾字素懷一字獻之少與兄諱璉及澧先子同學於呈貢曹氏澧未毀齒先子將授以書慨然曰吾就外傳時八齡矣同隊固不一足惟王氏兄弟秀出仲猶少吾二歲清溝濁渠當時已共指且伯氏早譽於鄉仲設帳授徒甚盛顧念舊見我未嘗白眼恨所居稍遠爾太稚弱不能遣往從事澧心識之不敢忘及年十八始得及門受業師之爲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介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講論技藝亦斤斤於是深疾時俗所談墨裁以爲窮達有命惟不知命者斯爲所搖

奪蒙童但能執筆輒課以辨別字形兼日用所需物今書數事使之肄習或謂子爲教高者既過高卑者何又過卑師笑曰此自小學遺意人多不察且子視諸童他日固皆能列之於學官之於朝耶不能而使可各適於日用亦其父兄之所望耳前後五十餘年及門高下殆千餘人師誨之不倦如一日禮之執贄當丁丑歲春辛巳八月當道簡入五華書院師曰貧窶若斯得資膏火甚善然彼地兩逸才儁所匯稍能樹幟皆必大有挾持藝僅若爾今往亦輒爲株何前後大不相及吾虞爾之退機將自此始先子亦以爲慮乃命所有課業皆復請正如追隨函丈時戊子辛一第北上丙申誓歸從及門前輩施君培應時侍杖履一日顧而歎曰吾不幸

二子成名幸無一人於吾前瑕疵二子之品者二子歲月方長幸更以所及見槩所不見耳未幾澧復北上牽迫久之以內憂歸徒能拜墓一痛則猶權厝佳城未卜也嗚呼吾師生平蘊蓄道德本諸身以爲教豈惟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卽當時同輩諸老語之無不心折故少司馬錢公士雲嘗言久不見素懷見素懷之徒如見素懷施君培應溫溫得素懷之雅吾宗澧落落得素懷之間嗚呼澧固無足長短然豈契之不深能爲是言耶今年諸子咸謂澧曰先考妣窀穸未定日夜靡不盡心然求得有時將敬合窆非子不能爲志以掩諸幽敬對曰澧分內也謹按師本河陽武氏自考諱良俊始爲昆明王氏婿生三子伯氏改復本姓仍入河陽籍中戊

平司訓奉文旋卒弟亦復本姓入武庠兄弟友愛老而益篤初娶蕭孺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孺人賢能內助師恃舌耕諸所不繼紡績鍼黹彌縫之生六子長祖堂次祖墟次祖壩次祖壁次祖墉後師七年卒次祖均女二人師生於康熙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午時卒於乾隆甲辰年五月二十六日寅時孺人生於康熙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時卒於乾隆辛丑年七月初七日午時

右墓志錢澧撰

張中泰 張中和

張君中泰字聖言弟中和字致齋涇之南冲人中泰本名子論中和名子鑄後入監始俱易今名考法臣公生三子伯子鑄早世二君其仲叔也性孝友法臣公疾中泰侍湯藥歷寒暑罔閒泊縣綴配查孺人嚮而泣公曰勿慮次兒夙知大義當無異余存越宿殞中泰慟絕中和年甫十一亦哀毀若成人時鑄子耀僅五歲中泰謹奉母恩撫弟姪嫂矢貞體恤尤至勤敏節儉家日起中和已壯遇事必咨兄以行嘗在外聞母病三晝夜馳七百里歸親滌廁脲備憂悴耀羈客舍傷足劇中泰竭力護視出重貲延醫曰必全瘳忍貽釐戚竟如舊兄弟並買江右之餘干與某共業數十載某卒

分財利無毫髮私並翼覆其介婦獲完節有縣吏張某愆苦貧中
泰子金俾逐末除吏籍尋生子森資穎更給膏火久之舉於鄉李
徐兩姓因漑田致訟有司莫能決將鬪勢洶洶中和極意調濟令
鑿渠盈涸適均爭遂息至今賴焉又增造江泚渡舟免行旅擠休
乾隆甲辰餘干饑穀價騰涌首捐囊勸振多所全活踰年稔而我
邑復歉甚卽自江右運米百餘石周里之急者凡諸善舉皆墟篋
互倡不懈益勛中泰居易簣以祖祠未及建爲憾屬中和暨子麗
川曰成吾志兼命築書舍公諸同族中和遵率兄子糾宗而謀祠
克立書舍則所構凌雲家塾者是也二君晚鄉居德器彌粹中泰
喜排難往往立解尠質成公庭者中和誠羣從務忠厚毋驕閭黨

或梗訓正責之輒引咎退無後言其風誼足服人如此余曩不識
二君君嫺查渠閣教授撰行略轉乞作傳教授素肫樸言宜可信
乃爲詮次顧余史官也稱名不諱蓋特從史體云

論曰獨行卓行著前史多有奇節近代郡縣志列懿行格稍降矣
顧使鄉人敦誼廣推解卽足表見所以爲勸也乃或驚其名未覈
其實至兄弟競爽者尤寡如二張君雖非許之虞劭丁之儀屢而
能拔闈閤隱然爲士君子吁亦難矣哉

右合傳朱琦撰

李坊

故友李君坊字仲言後易字仲謀籍祥符入開封府學爲廩膳生
乾隆乙巳夏四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年三十有九予未及走赴踰
歲過其家當君之忌日與君知交孫偉卿張西園會哭若初喪之
者君方十五六歲時伉俠慕交遊與兄敬堂知名於世敬堂行修
潔動必以禮法而君落落喜事數與人接喤然大言竊比古倜儻
非常之節自爲矜詡由是人多歎其奇然性尤簡易奴視其僮伍
不一置意居常佯佯不適欲求四方得友有風烈者一當其人或
以某告君趨見而返恚曰向殊妄聞此曹徒一行尸耳乃勞某過
從邪他日君在京邸鄉人官廣平者慕君邀君主其幕不合意棄

去閒從李西村官所前後幾五年自西村初署縣事及得補實君
恆不避嫌怨爲之左右其僮奴僕御胥吏外內聽役日有常約違
輒痛繩之或有驕頑君手扑其人一署飲暗莫不屏懾後西村以
憂去君於交代委悉強力綜練條分簽疏事覈其實以故與後事
者忤至詬厲不少願藉俾西村幸無累然後自謀歸策蹇走三千
餘里轉賃以抵里門至是亦倦於遊矣癸卯冬十月聞兄在京師
疾亟馳赴旬餘兄奄逝君既謀歸兄之柩奉母及弱小南返迨營
葬畢而君已感疾形寢削懶不酬應人獨喜與余言夜分嗽液狼
籍喉間咯咯漸如嘶猶不返內室予強之去戒明輒來予坐隅馳
辨如故數日子告歸君以所蓄之馬命僕謹護送予謝馬君笑曰

猶慕苟曲邪吾謂此馬幸負老統生不虛作馬矣勉乘之何如老
統者予舊字所知呼之脫口多如是也予別後歷長沙越歲歸聞
君病遣人走視之君荅書字跡詰曲不復可次獨其略云某幸依
君言今遂獲歿於牖下終死不敢忘予心慘其語歎仲謀竟不起
邪未幾果卒初君在京師謝弔者當過一顯人自具小柬書名投
其名竟去不顧人多以是非君君曰吾狃野習安識所謂士大夫
禮且如公等指卽謹易手本亦與今外司道府謁尙書同儀獨非
僭邪禮不下庶人吾諸生何殊於庶人幸勿復言聞者羣服其辨
而不知君固負氣以詭詞解也君曾祖澹根江西瑞州府知府祖
松乾候選直隸州州同父輝獲嘉縣縣丞自君之兄貴並 贈君

祖父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君元配周孺人繼王孺人皆先卒子大軫嗣君從兄增周孺人出次狗兒君遺腹生今王孺人出也女二幼未字人以某年月日葬君谷家莊先塋之次附獲嘉君墓之右嗚呼予交君淺也然得識其與予所目知者亦足以見君已

右墓石誌武億撰

焦蔥

焦子循以通經澤古名於時尤深於三禮余未之識也一日函所著羣經宮室考與其尊府君狀來請爲文以表於阡於是知循之學蓋皆尊府君有以啟之君諱蔥字佩士其先從山東遷江南居江都黃珏橋今爲甘泉縣人祖源父鏡皆不仕君少得王氏祖修說易之學及壯而病閉門誦經不屑科舉壹以篤行爲先勇於爲善若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天性然也自少孝友父母歿祭必泣然終身如一日姊二無子各置田以贍其食次姊早卒遺女教育遣嫁如己生舅之子貧無依藉飲食之五十年勿替戚有貧者將斥其所居以償之君曰吾豈迫人以棄屋者卒不取族中貧者給

以米死喪者濟以棺斂之費佃戶貧則減其租年荒則散穀濟饑者君家素饒坐好施中落勿悔也後亦往往稱貸於人一日將賣田以償適姻戚有喪無以殯君悵然曰吾尚有田不可使某無所殯分田直予之其他率多類是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橫逆至則受之不報謂人甯負我無我負人故鄉黨皆推爲善人長者嘗與眾渡江中流風大作同舟人曰未有善人如焦君而溺於江者吾輩可恃以無恐也中年於宅左構書塾植以竹樹客至雖卑幼必加禮談經論文危坐竟日不諧謔不履非禮地戒循務窮經誼毋蹈俗學倖科第譁世取寵失 國家取士求賢之至意以通易理故善著熟於焦贛易林兼通郭景純諸家之術歿前一歲知數將

盡啟笥取人借券毀諸火負於人者令償之曰不欲子孫失忠信也配孺人謝氏無出側室殷氏生循及律徵孺人皆愛而撫之循病至十餘日不寐鄉黨尤以爲賢太學君生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卒乾隆五十年某月日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某年月日太學君歿後三月亦卒年六十有六卽以五十年十二月合葬於所居宅東二百步嗚呼自明以科舉文取士士所以受於親與親之所以教子莫不苟且捷得其弊日流於庸惡猥鄙而太學君澹於進取且著書勸其子務期於經明行修通先王制作之大可謂知本也已兩漢大儒重師法亦重家法是以克昌厥後今以太學君之德演衍蘊蓄而循克守樸學當入於儒林獨行無疑故列序事實以

表諸阡使後來矜式者徵信焉

右墓表王昶撰

許浴

同里許君天樹天柏偕其姪編修君煥衰絰踵予門持其封公行狀泣而請曰先子卜葬有日矣將奉吾母程孺人柩耐生祖妣孫安人之塋而合窆焉掩幽之石尙虛其詞敢以請予交許氏且三世重以婚姻之好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公諱浴字月波許故爲新安望族世居歙縣唐模村高祖應徵公遷於杭遂爲錢塘人祖象之公生四子其次友期公績學植德載郡乘公爲友期公第四子甫九歲而孤毀若成人少長遭繼母喪盡禮哀敬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許氏有孝子敬事諸兄式好無間言事所生母孫安人先意承志能得其歡心同母兄早世孫安人殯葬竭誠

盡慎無違禮安人賢德公會乞余傳以彰其懿行於所生存沒事
具前傳蓋公孝友出天性嘗推愛同氣及所親無不至其好善也
無伐施故爲善甚摯而公之女兄弟夫或貧困旣周卹之與謀生
計及卒又爲營葬兆族子甯不能婚助使完娶復招之學於家塾
族有單傳子幼嬰危疾適過之爲審處方藥歸已就寢忽念曰是
病殆非淺莫濟卽披衣起叩市門得卽趨使服之疾良已公嘗謂
醫雖小道而爲博濟之方故於載籍獨畱意偶試之輒效而曰此
子自不應夭死孰使余適見之而中夜復動念邪其篤於親誼善
不自伐類如此素慕公明子石之爲人未暇從事於文藝事親極
孝日獨誦孝經不去口昔徐份跪誦三日而愈親疾皇侃限課廿

徧以擬梵經公孝性天至與古爲徒於此槩見又嘗錄古先格言
爲菜根談一編及氣賭酒色等戒嗟乎世之詫爲奇節實古之庸
行也世之薄爲常談乃古之至言也漢朱公叔獨著崇厚論以挽
澆薄公之文意不越此又嘗解橐金代償里某急逋某女得免鬻
其躬行厚德足以風世者里人都稱道不置云慈雲嶺祖墓歷久
荒榛漸失其趾族屬惑於青烏家言聽闌人不爲禁公喟然曰獨
不見王充陳乾所辨論邪卒爲之表界道葺頽圯補松楸舉復其
舊觀昔人云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若公之燭理不惑超乎流
俗之見謂通大道者非邪要本乎孝思之一往誠篤故能見義之
勇若此公行四并女兄序次故行六里黨稱六佛子亦猶前公私

諡若貞文貞曜之著其實歟配程孺人溫恭淑慎其事實具詳張
南漪孝廉權厝志生子二長梓卽編修烺父也次天樹國學生側
室馮孺人子二天柏天栢梓與天栢俱先卒並敦樸忠厚世其家
風孫六烺豐燦嗣焜嗣煥嗣灼曾孫五立陞立階立陽立隆
女五並許配士族公以承重孫烺貴 賜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
士烺授職編修方備員 禁廷公天爵有餘而世榮正未有艾又
考終杖朝之年八十有一嗚呼可無憾也已爰爲之銘曰

惇睦孝友標的無兩德量可師門風足尙恬和溫潤璞玉渾金情
諒不淑理遺相侵車馳衣敝昔者咸與屏蔽風雨宇忘寒暑至性
寬博恕以加人臧獲誠服致死效勤雖靡祿俸亦有散遺異物同

施行野奚刺淨華不尙居身清約大者如斯細事可略龍蛇恒化
渺若山河鄉飲罷社朋酒輟歌生壙預作親壠是耐慶樂之陽無
閒孺慕巖石以待銘示後人係世滋大曰德與仁

右墓誌銘汪沆撰

按許公孫煇乾隆戊子由庶常授職編修銘詞龍蛇恒化公卒年當在乙巳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三

黃能均

君諱能均字彬士號我平姓黃氏其先歛之檀墅人寓海州六世
令甲寓卅年者入籍爲土著君於是爲海州人曾祖渤庠生祖某
本生祖辰居父彤文以君仲弟階 贈朝議大夫母李太恭人生
五丈夫子君其長也君幼而敏達念羈居寡援感奮欲自樹立年
十八棄舉子業從其父遊江淮閒習鹽筴工計然策淮北鹽以贖
與淮南煎鹽異君候天時相地利輯竈戶鹵丁心竿手搗凡井畦
廩困市舶關津皆執其利權爲斂散之法由是轉運無蹠其父大
奇之旣而買田數百頃率其弟督僮僕力耕海州田多磽确無圩
埂溝洫歲苦旱潦君治田最善且通白圭占法所植黍稷杭稻與

太陰歲星準歲入獨倍稊倉庾充溢其家用是大起君既擅高貲益練於事結納賓客聲譽滿江淮閒當事者咸器重之州境濱海承黃淮下流北達沂西通沭海口沙日積沂流水驟至不能洩則瀦於青伊湖蕩滿西南境黃淮北決建瓴東注海潮壅遏倒漾則四境皆汪洋成澤國田廬漂沒賦稅無所出太守任公憂之以咨君君條陳利害數千言任公乃議減災區糧視下下則君分都析里以告而私田不與人皆服其公乙巳歲淮北大旱民飢道殣相望君傾倉廩煮糜粥以哺餓者病則給醫藥死則予棺槨葬無地者設義冢埋之費緡錢無算州有大徭役輒出家財爲眾倡城東恬風渡扼海口險甚君造渡船二城西沙壩橋跨薔薇河潮噉橋

壞君易以石自州城至板浦路繞錦屏山西苦紆遠君鑿山之東
別開一徑行旅皆便之其他贊衢濬港崇節祠宇皆細行不可勝
紀君天性孝友母病六載日侍無倦容執父喪已艾猶爲孺子哭
建祖祠置墓田迺析其產以肥沃讓諸弟而自取磽者門戶事獨
力持之家居儉約而周卹三族內外嫻以訖交舊若鄰里無吝色
待君舉火者經紀其喪葬婚嫁者無慮數十家以故宗黨皆翕然
頌君爲長者君爲人深沈有大度不輕喜怒狀貌甚古穆年七十
二而卒由國子生候選州同以振荒議敘晉階奉直大夫君旣以
治生廢讀意甚曠常感激冀發舒於後迺購經史圖籍數千卷課
其季弟學未成而天課其子若孫日夜淬礪之皆斐然有文行眾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先臣傳三十一
三
謂爲善無不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殆可於黃君徵之云配方
宜人有淑行能佐君治其家先卒子三長勤裕己酉科拔貢生候
選直隸州州判先卒次勤嘉虞貢生候選訓導出嗣次勤和例貢
生家孫崇業州庠生諸孫皆幼

贊曰自余爲海州學博士徵考文獻見舊志率略予今以甲乙科
顯者私心竊怪之及詢之父老僉云校中明倫堂舊自良方移置
坎位闕科目者垂二百年至乾隆乙巳太守林公修學校始復其
舊趾明年而楊君鈍舉於鄉吁可異已夫學校之興興於人心而
地氣亦有助焉海州於漢爲東海郡經術文藝代有名賢至明猶
以科目著而後稍凌夷衰微豈果地氣耗竭邪抑亦人心之不奮

也君以歛人白籍海州會修學宮首出貲力以鳩眾役僮所謂好
行其德者歟吾聞崇學所以勸士故廟貌新則嚴祭祀齋舍整則
勤誦習士之有志於學者果能感動奮發砥行立名德藝成而科
目亦由此日盛殆非堪輿家所能推測也然則君之功烏可量哉

右家傳翁咸封撰

五
十
三
年
十
月
三
日

三

解士雄

解翁名士雄字勦武海州白堽埠鎮人也少孤以力田起家入貢爲國子生爲人樸魯儉約布衣疏食而性好施予有古睦嫻任恤風族黨中力不能殯葬者嫁娶愆期者皆待翁以給歲暮農事畢則周行村塾閒視破屋內有鶉衣塵甌者輒予以粟布故一鄉稱爲解善人乾隆五十年海州大旱民饑州牧林公光照設廠煮粥以振翁率先捐錢八百緡助之旣而念所居白堽埠鎮被災最劇復卽其家別設粥廠分男女爲二棚翁偕其妻分督之中夜起率婢僕浙米執爨清晨餓者環集翁夫婦先啜一盂然後操杓散給無不飽飫以去日常數百人自冬至夏閱六月所全活無慮千人

是歲農無畱種弃田不耕翁出所藏粟麥計畝而貸之種不立文
券獲而償者不取息不償者置不問會郡縣將上捐振籍林公嘉
翁行誼欲達其名於大府翁遜謝曰鄉耻自以其私洽比鄰里何
敢炫需求榮耶其恭慎不矜如此翁治家有法教子孫勤讀子二
國崇附貢生國祺廩膳生孫三宗培增廣生宗常附生宗濤監生
妻李孺人亦賢淑有鬻田於翁者李歸甯聞其家父子聚泣勸翁
還其田一女適諸生臧文煥以節烈 旌翁與妻皆壽踰七十而
卒感其德者多爲之出涕其家置田既廣越有小旱翁禱於神輒
得雨飛蝗不食其禾人皆以爲好善之報云

論曰海州素稱瘠壤凶荒洊告稽之志乘 朝廷蠲免振貸歲不

絕書 恩澤亦孔厚矣而富民願輸家財以佐縣官者則罕見焉
豈盡人心之偷薄歟以余所聞解翁煮粥事經理周密哀矜惻怛
誠哉其爲善人也官斯土者苟知周官保息之方振窮恤貧必以
安富爲本則當敬禮如解翁者以化導各鄉俾五族相救五黨相
調庶幾有裨海邦之荒政哉

右小傳翁咸封撰

國朝三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三

趙登模

事爲眾情所利未有不宜亟興者亟興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成以此見興事之難也洞庭天下巨浸南匯眾水北輸之江至巴陵城下兩渚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荆河腦招舟而濟日千餘人以非通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業貧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爲苦又未嘗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夏秋水盛江或反主洞庭洪波洶涌重舟絕流一再簸蕩輒同沈沒卽春冬涸淺然風飄不時重舟之患亦復如之巴陵趙氏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死力撓其成至訟於督

撫各憲司子膺 簡命來視學非有地方之責投牒訴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且眾怒集焉今冬予按試岳州闔屬諸生以事旣成請爲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登模嘗幕於浙所捐水田原置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基置屋又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義且眾情利之然撓者曾無多人必至今而燄始熄彼其利在己立心專而黨徒之志壹也義渡之設獲濟者眾然所利者在人賢者造事終藉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產置渡者之心爲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惡勞

役役然終日爲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多載爲便必先堅緻其舟帆檣篙櫓之屬亦必完好而後求濟者不敢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良然操之者以爲非己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又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爲患又豈小小哉事扞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以爲姑盡吾之所爲餘以付之來者於君子造事之哲或猶有所未盡也夫利人之心誠專又必與我爲徒者亦無不壹其志斯永永無敵之道矣雖然又豈可爲後來者寬哉前人美意所存視其力所可致卽無不致其力君子人與

右義渡記錢澧撰

李鎮

乾隆丙午歲夏五月李君遵疾終於寢越明年配宋孺人亦相繼以卒其孤子洲徒跣號泣謀所以歸二親之柩者乃於今歲卜地合窆新塋之次先期命其弟渡走清化往返幾千里再拜奉狀泣以請銘蓋予初哭君喪卽心諾而銘之至是忍不如請按狀君諱鎮字異凡號松亭其先范氏自宋世居登封爲著姓迨明中葉有諱尙者遷魯山遂別族爲李氏君五世祖也君曾祖讓明鴻臚寺序班祖世柄歲貢生父坦附監生晚無子因置側室景孺人始舉君及弟銳故君七歲而孤當君父之存也家故饒財性尤憫儻好推解無所擇悉委之於人比身歿業遂中落而君兄弟方弱益不

支乃朝夕務拮据勤勞畢力以持門戶年十七入貲爲國子監生
與幼弟依日相慕愛事景孺人曲折得其歡心後景孺人旣卒君
五十餘矣歲時饋奠必親飭潔伏地一痛如始喪所生者聞與兩
子言之亦未嘗不流涕也其篤於孝如此君姿貌沈毅目炯然射
左右望之屹不可犯然性獨樂易好與人酬接庭前蒔老梅數株
多叢竹菊雜花卉身自灌溉有老松僵偃如龍蒼鬣壓屋香君顧
之而嘻輒盤桓其下號所謂松亭由此也暇則摹繪事酒酣引筆
落落自喜或劇飲歡甚與好事者校拳勇大相娛樂以故人多愛
從君遊有梁愆者依門下未幾以他事被繫君身保任而釐潛逸
去蹤跡莫可得幾爲當事者所中傷君一不置意而好客如故他

日君獨遊縣之東山遭羣惡少脇掖一少年少年左右顧顛躓不
肯行詢之則羣惡少出穢言欲行強污者君大怒徒手搏數人盡
仆奪少年以歸遣僕謹送之固近邨田家子也君負氣而尚義烈
其遇事奮發類如是者多傳在人口嗚呼君行誠有似於古人耶
君配宋孺人淑慎持婦儀勤於生事相君克復舊業積瘁至三十
餘年尤應銘法君生雍正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乾隆五十一
年五月初十日年五十有五孺人之生當雍正五年五月二十日
其卒爲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子二長洲縣學生次渡女五
長適陳履謙次適林世榮次適丁文元次適師公麟次適王錫嘉
孫一格君初爲二子擇師遠至偃師從予遊或阻之君奮不顧堅

命卒業閒自學所歸必課問師云何二子蹲循具以對則大喜以故君視予尤莫逆予遊長沙往還皆主君家散後將至京師復迂道與君昆季連日夜樂飲一夕飲薄醉君忽忽不適指渡泣曰是兒當遠隨庶其學之成也顧某老且夕不忍離奈何予爲數寬慰之乃已嗚呼今二子學幾成矣其益表君之阡君何憾也邪君先塋地迫隘不可以容窆故改卜於縣西宗家莊北原其葬期實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歲春三月二十日計予與君甲辰相識迨今方六年而始終生死之感如是是益用自哀也已銘曰

巢於顛毀復完若翼之起天不愆噫乎君之生可死君實克爲子君實克爲子是爲有子終君死

右墓誌銘武億撰

皇朝詩人傳及詩話卷之二十一 卓行十五

三

邢復誠

君諱復誠字良生高澗邢氏祖諱之鵬考諱本岐祖考皆娶陳氏君爲人樸誠慈和與人無爭而好施予乾隆三十四五年閒高澗大水壞民廬舍旣而大疫君多所振施以濟民困又爲設醫藥葬埋至五十年大旱民病尤亟君盡出藏穀千餘石以食眾又假貸數百金以佐施自其大母陳孺人建石橋於邨溪之上久而圯君復建焉又買石治塗以便行者君考嘗欲爲邢氏設義倉未就君與弟復吾卒就之置義田五百畝君祖於宗祠旣置祀田矣至君益之又數十畝故鄉族無不愛戴君者然君遇之謙甚未嘗敢自德也君年八十二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嘗以急公議

敘授職直隸州同知娶劉氏生增廣生國秀繼娶楊氏生允模側
室費氏生國學生晉國學生國助晉從余學於江甯余在江甯見
高澗人多言君長者晉之來君沒既葬於先隴之次矣而晉求補
爲君誌余因書所聞而銘之曰

斯民憊矣其生危孰職撫是顛則持邑有魁艾敦愛慈積而能散
眾所飴遺休逮後理不疑刻石藏幽視來茲

右墓誌銘姚鼐撰

蔡璘

乾隆己亥秋余遊洞庭觀荷於消夏灣愛其桑麻鋪紛山幽而水
清知必有隱君子家其間弟子徐心梅爲道蔡君涵虛閣可遊遂
叩其扉君外出見其子子範修然自束人風可愛今十有四年矣
心梅以狀來曰蔡君業已委化顧其行義甚高望先生爲傳以永
其名余舊史官也聞幽之責其曷敢辭謹按君姓蔡名璘字勉旃
以太學生居洞庭山東蔡里生而醇粹通識懿文遊楚貿遷以其
羸奉高堂恤孤穉嘗過湘潭見楚人以箒茅構舍多鬱攸之災爲
置水龍激射行火所歛融風頓息鄉人之不能歸堦者爲謀裨窟
以掩諸幽尤重諾責敦風義有友某以千金寄君不立券約亡何

其人亡君來其子而歸焉其子愕然不受曰嘻無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無券者且父並未語兒知君笑曰券在心不在紙而翁知我故不語郎君知卒與之輦而致之嗟乎人心醇古動稱三代然而周當極盛時卽有質劑二字載於地官司徒章鄭注以爲今之畫指券也先生距周二千餘載而行事宅衷乃在黃農虞夏以前猗歟休哉卽其寄金之父之子亦復乎其不可尙也已鄉人以此重君凡遇疑難事從從然爭來就決人指消夏灣爲高陽里云卒年八十有三

論曰君有子勝斐然之志無江左虛勝之風較漢之獨行則行己純比周之逸民則濟物廣謀所位置其在楚國先賢襄陽耆舊間

手

右傳袁枚撰

欽定四庫全書

五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五

三

塞勒 黃惠色

奇中丞生父姓黃名惠色與苑副塞勒交好塞老矣時以無子爲
戚惠公慰之曰君無憂我有二兒今婦又有身若雄也卽以相畀
已而中丞生甫免乳卽裹文葆抱交塞公屬曰嗣後兩家僕媵俱
禁聲憤母洩露使兒知塞公夫婦欲養中丞愛憐倍於所生至十
六歲惛然不知爲惠氏子也亡何將應童子試寫履歷塞公矍然
曰吾甯絕嗣不可改祖宗以欺君父誘中丞與遊聞入惠公家指
惠公曰此汝父也吾非汝父也今送汝還父惠公驚失色中丞惶
也塞公卽告所以還兒之故且曰兒貌英秀天資超絕必腰銀艾
我福薄不足以當遂與惠公各以一童子推讓者再言畢駭馬馳

去中丞無如何仍歸宗應試旋中進士作刑部郎中外遷至臬使
布政使而塞公夫婦相繼殞歿中丞感養育恩欽欽在抱嘗於元
旦默禱於天有可以面奏之日必謀所報乾隆五十七年授江蘇
巡撫入覲謝恩畢奏曰臣乞主上天恩卽連叩頭淚盈涌
幾不能聲上愕然曰汝求何事而急迫若此曰臣有二父上
大笑曰父是何物而可以有二耶中丞備述原委請以本身應封
之典賤封義父兼請以第三子廣麟繼義父爲孫上曰汝具摺
來但異姓請封繼嗣部議必駁待議上朕自有處分中丞摺到吏
部引例駁奉旨著加恩照所請行

贊曰惠公之仁塞公之義中丞之孝三者皆東漢獨行傳中所希

有也論者稱塞公爲最難何也譬如鄰有嘉樹代爲辛苦壅植者
久矣正將纍纍結實而一旦還其主人於心遽能忽然乎至於日
後中丞之貶封繼絕皆非塞公初心所能希冀而逆料者也塞公
眞古賢哉然惠公能知塞公之賢而忍割毛裏之恩縣其烝嘗因
明生誠談何容易中丞圖報禱天果如所願方知 皇上卽天也
先天而天不違聖人之言於斯益信且人但知中丞之孝塞公而
不知卽中丞之孝惠公蓋體惠公不忍絕其友之後而以己子爲
彼孫是卽惠公未竟之志欲行之事也善繼善述惠公九原有知
亦當稱孝三賢所爲於世道人心皆有關係故備書之聞伯夷柳
下惠之風者百世之下可以觀可以興矣中丞名奇豐額滿洲正

白旗人

右合傳袁枚撰

趙瓊

乾隆丁未余攝清豐宰與大名尹葉曉山友善因得與其戚趙雨亭交爾余移署滿城適曉山緣事戍邊雨亭偕往路出方順橋余餞之酒三行賦詩贈別雨亭慷慨高歌意氣壯甚歲癸丑余由粵還直補官過桐訪之雨亭已鬢鬢斑然矣而豪俠之氣猶見於眉睫間酒次爲余道出關事甚悉因高其義爲之傳

雨亭名瓊安徽桐城人前都憲鈇其遠祖也少讀書性倜儻不羈輕財重然諾有古俠士風丁未歲過表甥大名尹葉君陽署甫逾月賜緣事戍伊犁戚友蒼黃星散奴僕脫身去賜父母老且病痛子子身投荒日夜憂泣雨亭毅然曰與人共安樂而不與同患難

者非義也。玉門關果不能生度耶。余雖老尚堪一行，遂偕往。躍馬
鳴鞘，略無難色。至伊犁，將軍愛暘才置幕中，甚得所。雨亭始告歸，
曰：汝居此安余，且歸復汝父母，當再來。終不使汝寂寂萬里外也。
歸一載，暘母卒。雨亭慮暘聞訃哀毀，復往慰之。至關外，聞暘隨將
軍移駐塔爾巴哈台，改轅而北。將軍聞雨亭至，降階執手，曰：義士
果來矣。敬禮愈重。由是雨亭之名大著。關外將歸，將軍厚贈之，俾
同貢馬者行。重其義也。先有葉椿者，暘族孫，河州牧中之子也。以
監糧事久戍伊犁。雨亭再出關，椿母以金託寄伊犁。在烏魯木齊
西塔爾巴哈台，在烏魯木齊北相距遠甚。音問阻絕，雨亭歸路出
呼圖壁，遇巡檢陳君棻。陳亦皖人，因述椿始知椿死。伊犁久雨亭

曰椿家無三尺童白頭老母日望其子歸今椿死遊域旅魂飄泊
情何忍且余既挾若貲來當攜若柩歸因與陳君貸資助費迂道
八千里載其柩以歸於桐

李仲子曰文中子有言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自古慨之雨亭以垂白之年往返五六萬里以急戚黨之難收恤
孤弱骸骨以歸故土豈非趨勢慕利者所竊笑爲至愚耶然古今
之忠孝節義大率智者所不爲而愚者爲之也噫難矣

右傳李符清撰

易龍長

易公龍長行一晉忠愍侯四十一世孫璧臣公第三子也發跡石
塢老屋起家貧窶素敦古處乾隆初負耒山中闢荆棘種菽粟櫛
風沐雨以有餘貨遂賃田而耕焉繼頗豐裕置恆產腴腴南畝而
以詩書課二子隆師重道曰吾雖勞終不以謀生事分兒曹誦讀
心也已而二子皆得游泮所謂富而好禮者非歟晚年臻巨富新
堂構築宏麗矣湘俗豪家待佃禮甚踞正輸外雜派尤苛公槩矯
其弊而優禮之省免之取租不計潮耗入後自甘颺暴歲有旱潦
寬減不虧其佃以故耕其田者亦常由貧而致富云公性寬厚正
直橫逆之加而不怒善言訓人而無隱勤儉不改常薄於自奉然

事二親則竭力以供甘旨處諸昆則輕財而敦友恭且好修橋路
未嘗刊石記名蓋不欲伐善施勞也永先君子九峯公官禮部侍
郎因省親京都述其行事稱其爲人公欣然曰是不俟執經學古
而天性純篤合聖賢之道者必隱君子也其後必昌遂命永以長
女適公長孫筠亭因獲薦蘿附今公藏魄先人之墓前謹誌不朽
永不能贊一詞卽以先君子之所贊公者贊之云爾

右墓表羅定永撰

友人易君良翰述其曾大父龍長先生軼事多可聽自其少以耕
起家歲校其贏餘置田田益多耕益勤晚年乃大富盡以其田賃
耕者而日行田指視而董勸焉賃耕者亦日益勤歲時宴勞與坐

鈞禮歡若家人租課入計斗甬輸之倉不加權槩布廣席前除有
需濡就席暴之不以責賃耕者久之賃耕者自相誚讓簡料所納
租乃敢進湘俗隨租有雜征若雜若稻秉一弛不問他善行服鄉
里甚眾此尤嘖嘖傳誦漢制力田科名臣大儒多始任耕是以農
與士并貴自唐以後口分永業日失其故自爲耕者十無一二大
率受役富民而已千餘年來農失其業而實與名皆亡若先生者
其猶有躬耕樂道三代之遺風乎能爲農所以成其爲隱君子也
蒿蕪嘗聞之先人曾大父望湖公家巨富歲施貸於人逾年一加
會計不刻期不責息子弟私疑其過弛望湖公詔之曰緩急所時
有吾以有餘應人之緩急而取償焉幸矣何多責乎諸債者聞而

爭相先而息反贏此皆在乾隆盛時士大夫相習爲純厚誠若固
然而人心風俗之累積以成乎古處者尤可深長思也若先生之
風誠未易求之輓近百數十年中而其時人知敦實不爲名善行
在一鄉沒齒而無有聞蓋又不知其幾也非易君兄弟之貴顯卽
先生之潛德誰與明之故夫行善而有聞亦豈不在乎賢子孫哉

右軼事郭嵩燾撰

向永來

向永來湖南乾州人向峯僕也乾隆六十年苗變峯遠出峯母楊氏老不能行永來負之逃至張排岩與楊俱遇害

右傳李元度撰

李七

乾隆乙卯宜制府縣總督陝甘時好盤詰私販凡回疆屯戍官吏
私往來販玉者盡被所獲立正典刑有故巡撫某貪吏也以罪戍
邊使其僕李七往來販玉事發李挺身自認謂主人初不知情大
吏脇以三木李執辭如初因論李大辟罪某奪俸而已及被刑日
李尚謂人曰奴代主戮是其分也初無悔心嗚乎公以宗戚之近
而爲商賈之行乃使其僕銜冤地下今雖華衮顯然不及死者多
矣

右錄宗室昭榑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四

宋法

吾於郃舅氏家得義僕一人曰宋法明決有膽略嘗犯死以脫主於難人高其義以老老稱之先是有匪人造逆詞詭託朝奏無知者傳之筆賈崔以示舅曰妄也麾之適周姓人袖以去無何大獄起自兩廣沿及荆襄江左右漸至於銅由周以及郃郃固可以崔爲卸者也時各省洵洵誅首惡不得逮繫頗多舅素尚意氣以爲止之自我亦足以安天下言於官官駭而周代供及崔官不之信白於上官訊有日矣於是老老奮然流涕言曰吾聞獄之疑者必刑訊主書生也峻法求之死矣脫銳然白誣是自求死矣今日之事危矣遂自白於官曰禍由小人鞠之如周之供木交於脛者三

骨肉糜爛矢口不移終以疑讞解蘇獄度必死勇憐之終欲自承
老老曰主承之與奴承疑信之別也疑則死在身信則禍在族且
主之死謂之伏法伏法者無名奴之死謂之就義奈何惜奴一死
而不成奴以義名乎況死與不死未可知急則亂亂則交死主其
無庸會首惡伏辜餘得矜免既還主人禮之弗受曰生爲主生死
爲主死分耳終其身無一言及前事者老老剛而信吾父叔嘗言
諸舅共試事寓齋夕晡後坐談移時老老各具燈檠於案呼曰讀
書作文非談笑時也各斂聲而退歲大饑邑令劉公勸災其鄉不
以保甲申報爲據曰爲我召法老老來來則以其言爲進退稱平
允由是搢紳士大夫無不呼之爲法老老云君子曰是皆可風也

作老老傳

右傳章謙存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五

四

恒貞之月美香示本

名曰臣三十一

五

陳才高

跣足傭者楚人也陳其姓才高其名少孤鮮兄弟窮不得活去之甯州東南長茅里終歲傭人以脫於飢寒跣足役作雖巉厓荆棘中履蹈如坦途無所苦人以是羣呼跣足傭者傭狀甚癯蓬頭垢面膚如漆擁敝衫補綴鍼紉纍纍若蟻蝨然嚴冬無牀褥穫稻草藉地而寢嘗暑月從客宿館舍客張帷夜半苦蝨不得寐起燭之則傭方倚牆壁齧雙眸炯炯恣蠶喫喝嗜噬客叱曰馱子何不揮之去傭笑頷之睡如故生平不葷不飲酒不畜妻子其傭於人也日取十錢多與之不受暇則閉戶捆屨三四日不食亦不飢也掘土納錢積月檢視遇廢疾餓寒者出授之往歲傭冒暑踰毛竹

山暵甚求飲不得幾死適刈蔗者憫之斷節揉汁以甦傭歸盡發
所藏卽其地構亭日煮茗飲行者又廣其惠於它地焉一日余散
步東皋見傭披髮持長鋤襍眾中芟人田眾再休獨傭俯首疇癯
創勑不輟眾固止之固勿聽眾怫然旣相與斥之曰吾僭與子俱
傭也傭無常主吾僭食倍子取又倍子而人卒不聞異視子然則
子何太自苦爲傭曰然子輩所求乎人者誠是雖然吾性拙又衰
得飽一日腹卽窮一日力猶懼忘事獲天殃敢舍業嬉乎今子輩
不已之求而使吾效尤可乎言訖愈執業不輟余心其言因從人
得其生平行事如此

右傳萬承風撰

董靜芳

董君靜芳表兄祝魯齋壻也弱冠遊四方名公卿多其才爲人孝友勇於義自以幼失怙恃旣贅於祝傾貲爲外氏養生送死最後又有信陽負骨事初魯齋祖迪前公由副貢令清苑有五子十孫登進士舉茂才者八先後殂謝盡君皆葬之獨魯齋之伯中調公病卒莊浪公舍叔愚亭公容死信陽骸骨久未歸魯齋老貧無子言輒涕泣告其女以爲大憾君聞而心識之會遊秦徧訪得中調公後人以告魯齋喜曰吾祖其不餒矣願叔尙爲異鄉之鬼可若何復歛歔竟日魯齋沒後十數年君有武昌之役遂取道德安府貽書應山令莫公子捷告以收骨事給文沿途查訪由應山縣至

信陽

耳州城北有瑚璉書院者乾隆丙子丁丑年愚亭

公嘗掌教於此院側伴書庵老僧猶能言之而未詳死狀時知州事者諸公以謙吾鄉人也投以文翌日遣役來得公之去妾春梅嫁後復寡言公有殤女曾許字醫官吳棟之子又紹興徐書紳者久負公銀乃共謀槩葬於城北三十里許梁家墳時徐已故吳年八十餘偕之出城荒冢纍纍中見羣鴉噪一大樹跡之得土中仆碑鐫曰浙杭海甯縣歲貢生祝諱濬字愚亭公之墓吳曰此徐所立也三十餘年矣請於官收骨貯橐中歸瘞之祖塋告祝氏家廟此癸丑冬事余聞而嘉歎之今年正月君出遊記相示敘始末甚悉先是君之伯慕梁公沒其長嗣曰可大無子而久客於楚君嚮

然曰大宗何可絕乃乞其弟虎文子善餘攜之武昌後之蓋其往也爲董氏縣宗祀其歸也爲祝氏斂旅魂數月之間兩舉孝義事厥功偉矣願愚亭於君妻叔祖也視世父疎甚而能跋涉數千里負骨還故土尤人情之所難古今所罕有者此豈僅足風世已哉抑余重有感焉祝故龍山右族自東田公至司空公四世科甲司空之孫又登鄉薦子卽迪前公也吾姑母于歸之日其家方盛後雖稍落同堂猶振振也姑壻及愚亭昆季文譽籍甚數十年間絕無一存微君則兩世數十喪尙不免暴露遽問信陽枯骨哉然卒皆收瘞之者由魯齋之得君爲壻也君曰此外舅志也吾成之而已魯齋嗣子曰懋和孫曰德驥德瑞中調公之子東生家陝西之

威甯孫曾凡五人祝氏有後董氏之昌可知矣

右書事周廣業撰

蔡鵬

鵬姓蔡字乘南一字柳堂世居紹興之蕭山父某始遷於杭鵬乘質敦厚兒時卽遲重不戲長喜讀書爲文章必揆於繩墨不如是不愜也已而戰藝數不利外內蔭又傾遂舍去居買區以世其業然不專事心計暇卽手一編於諸書多所涉獵時與鵬爲深友者余之外則有胡應煌高觀海屠國用潘世鼎吳錫麒朱應登數君子更相過從風雨不輟時出其所爲詩文鵬咸爲評論之各如其瑕瑜有縱臾其復理舊業者輒笑而不荅鵬於酒爲大戶每當分曹角勝恆先自引滿連舉數十觥眾人或頽唐號呶鵬獨視以醒眼故一歲無慮數十會終不見其有心迷舌出時天性尤友愛以

弟某體素弱雖爲家督讓逸任劬怡怡之色悉由於中衣食務自刻削不喜爲娉嬉之費至義所當爲及踴門以急告者發橐無少悵故門內外之譽日藹鬱焉乾隆辛丑余隨牒畿輔遂與鵬別別十一年歸鵬豪情逸氣不減曩昔諸子咸翩翩矯翮矣謂余曰君海舶抵滙涖邪余亦謂曰君啖蔗入佳境邪旗亭湖舫相得益歡遂以姊之季女歸鵬第三子惜余僑居異縣歲不過四五見見時未嘗不以此爲恨耳鵬尋以家庭多故多愁尠歡羣居則向隅獨居若欺魄向之所謂豪情逸氣銷磨殆盡不數年竟以是得疾不起悲哉方鵬在拂逆時有旁支墳墓爲人侵削鵬曰此豈忍坐視邪卽糾合族人悉復其故爲修墓立石而去又從母無子依其女

之壻壻貧乏不能養鵬以曠宅數椽居之月奉薪米歿復爲營葬
殮其好義之心固不以境裔異也人以是益多之年五十有八配
周氏先鵬歿子四人某某皆妾某氏出

論曰讀書不成名而友朋知其能文貨殖不致富而友朋知其好
義盛德不中壽而友朋知其得疾之由蔡君者又何愧乎

右傳沈赤然撰

何元襄

公諱元襄字孔培號劬齋廣州順德人 封陵水縣教諭以孫貴
晉翰林院庶吉士公兄弟四人相友愛少時同築紉蘭齋以奉父
同得上壽瓊州太守旌爲同胞四皓者也公顧闊達不矜小節其
父可閒公將卒呼公兄弟前曰若能睦何恨雖然貧亦士累投書
各一經白鏹各六鎰且讀且各事生產公數奇未一載而白鏹盡
乃語其配蘇夫人曰我且行矣汝爲我事姑徑去之宋之楚沿長
江而下登金陵入吳渡錢塘徧歷秦望諸山慨然有經世之志旣
不合乃走入交趾居十二年與賈客相往來默識其山川風俗關
津險隘及時政之得失嘆曰是國將亂時黎阮之變猶未萌也謝

其客從間道歸而橐中之裝盡矣公益困乃請入山采鐵其兄弟
同出白鏹六鎰助又耗其資公益前往無懼色兩弟則力阻之公
不聽既發其鑛鐵多竟致白鏹二十萬公乃進兩弟言曰若之阻
我者愛我也伯兄之助我者成我也伯兄食指多請取其半我與
參分之均兩弟皆感泣如公教時賈客尙有負公數萬者或勸之
收責公曰彼不余畀將訟之乎非敢市義然惡用是區區者爲悉
燒其券公之入交趾也家徒四壁蘇夫人偕其側室梁力紡績以
供堂上饌已則粗糲三盃而覆其一盃貯之甕積以釀酒積數十
石酒酒香冽不類常酒人爭異之倍其直得償先人與公之金以
置祭田百畝子孫迄今食其賦焉公長子司鐸陵水時乞迎養公

公不可曰我向好遊足跡半天下不獲兄弟與俱今老矣女伯叔
幸健在我忍舍我兄弟而從女遊乎乃重葺紉蘭齋合宗人聚飲
爲樂無虛日以壽終於家子三人長某乾隆乙酉拔貢陵水教諭
次某早卒次某太學生 封翰林院庶吉士女一人孫十二人有
己巳翰林今知德清縣者球之鄉薦師也故得奉命詮次其家狀
以備史官採錄

右家傳鄭祖球撰

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三

賈義士

賈義士者忘其名山西汾州人也汾州人挾其資放債取息滿天下而義士往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疑者設藥肆市中乏資義士貸以資薄其息而依之以居疑長義士一歲呼義士爲弟甚相得也居年餘疑病將死告義士曰汝來吾家情好甚篤今吾不幸將死吾死妻子之責其在汝矣義士許諾疑婦某有殊色狡而淫疑亡未三月卽思卷其資以它適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重資遣媒往聘旣成說矣樊氏宗族十數輩爭諫以爲不可婦怒不食欲死或請終喪弗許請待期月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卽恚曰若山西人何與吾家事吾將還若資逐若出義士無可奈何忽忽不

樂數日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告婦曰而真欲嫁乎而家
簿籍皆吾經而資大半吾所貸吾收資而資亦無幾且有子在
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孤寂欲覓婦以代飪汲而爲吾婦而子
卽吾子肆中事一切無改而喪夫有夫是兩便之道也婦大喜告
媒絕李氏趣吉與義士成婚安陸城中十萬戶聞之爭罵義士負
德而笑樊巖託孤爲不知人義士旣婚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
往數月婦不能堪詬罵交作義士使人好語之曰吾屬有微疾故
久在外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值巖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巖
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
及其躬願謂婦曰汝向謂吾山西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

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之梁拔佩刀割婦髀肉熾炭於鑪炙之陳之靈几復三揖而言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爵因取啖之且啖且罵婦哀號乞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四十其子年十八矣先是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爲樊子聘爲婦遣樊子往從學晝經營藥肆夜則課樊子讀書至是樊子入於庠乃擇吉完姻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遲生子十年吾非娶婦不足以制婦死命十年假夫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也今樊子幸成立婦亦年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尙無子吾妻歎居吾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數千

謹收藏無忘乃父卽日雇騾車輦其行李出城當是時安陸人十萬戶爭歎服樊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愈愚子曰自古義烈之事半出於徇名眾人所屬耳目則白刃蹈若坦途若夫先冒不韙之名而從容以成其事設年不及待則苦心終不自於天下此必有實愛其君與友之心而無一毫之己與者乃能之嗚呼豈易及哉昔人論程嬰之事難於杵臼蓋杵臼奉主而死世已奉若神明程嬰導警入山甘爲賣主之賊十五年之唾罵爲不可忍也今觀義士受友之託說術求全雖身遭眾罵不以爲病及乎功成身退不矜不伐可謂純德之士矣族兄耀歸自郢中爲余道其事徵之常往來郢中者其言信因爲敘述將告於

當世之君子而惜乎不傳其名也

右傳孫燮撰

國朝音林韻政切編

卷四十五 卓行十五

長

黎駟

乾隆己酉福文喪王既受阮光平降乃遷安南故王黎維祺宗族人京入懷黃旗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駟等四人不得薙髮改服上怒置諸獄中及今上卽位命移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詠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阮福映滅光平裔獻表稱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放四臣歸國亦蠻夷中俊傑之士也

右錄宗室昭捷撰

186-630

116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十七補錄

卓行十五

易龍長

湘鄉易芝生太守以其曾祖龍長公墓表見示卽羅九峯先生所稱隱君子也隱君潛德久弗耀羅公觀成爲表之跡其生平孝弟力田敦善行而不怠有士大夫所難者蓋忠恕根於天因心作則不煩繩削而自合由忠恕行非行忠恕也隱君二子始以庠生起家又數十年芝生昆弟乃大顯於時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豈不信哉曩與芝生共事長沙榷局重其爲人勸之仕不應猶有隱君子之風焉

K820-46

1573341

2

大和歌集卷之七十四

右書墓表後諱鍾麟撰

186-63



21101000233874